



茅盾自選集







茅盾自選集

天馬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發行

實價大洋壹圓

(外埠另加郵匯費)

“茅盾自選集”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者	茅盾
裝幀者	陳之佛
發行者	天馬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老靶子路天馬書店  
分發行所：  
各省各特約所各大書坊





影 近 者 作

稿上的表現，我在幻感、動搖，以及那未完的註釋面，  
共作了兩人的表現，我應該苦心再處理那些題  
材。然而寫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我却從沒過稿打稿過  
似乎因為自家不滿意那致却舊作，就連帶地撇開  
了那些舊題材。另外我還有一種不成理的意見：我  
以為那些「歷史事件」一頁得裝至十萬字以上的  
篇幅裡，這繞到寫個林檎透能。而我那時的精  
神不行，我寫長篇，最以一個原因是我那時候對  
于那些「舊題材」的從我估定價值還沒有把握。  
自家覺得寫了出來時大概仍是一老滴，一也不



# 目錄

## 一 序文

我的回顧……………一——八

## 二 小說

創造……………九——五六

陀 螺……………五七——九〇

大澤鄉……………九一——一〇四

喜 劇……………一〇五——一二二

林家鋪子·····	一三三—一九四
小巫·····	一九五—二二〇
騷動·····	二二一—二六六

### 三 隨筆

叩門·····	二六七—二七〇
霧·····	二七一—二七四
浴池的 Sketch ·····	二七五—二七八

### 四 後記

自選集後記·····	二七九—二八〇
------------	---------



## 我的回顧

一九二七年九月，我開始做小說，到現在已經整整五個年頭了。五年來，除了生病，（合算起來，這也佔據了兩年光景，）我的精神時間，幾乎完全在小說的構思與寫作。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算是例外。那時並沒生病，却也不做小說；那時，我寫了些學術的（說來自己覺得慚愧）小本子，例如中國神話研究之類；那時候，有幾位朋友勸我專心做小說，不要弄那些『雜著』，他們對我的期望，我很感激，可是天性喜歡東拉西扯的我並不能嚴守朋友們的規勸，後來我又寫過

一些神話方面的雜著，甚至於大胆地論述西洋文學的源流變遷等等。

現在來算這五年工夫的總賬，回頭看看，我不免『汗流浹背』了。雖則朋友們對於我的期望是寫小說，而我在五年來亦已胡亂寫成了一百萬字的小說，可是這些作品當真有點意思麼？

我所能自信的，只有兩點：一，未嘗敢『粗製濫造』；二，未嘗爲要創作而創作，——換言之，未嘗敢忘記了文學的社會的意義。這是我五年來一貫的態度。至於我的觀察究竟深刻到怎樣，我的技術究竟有沒有獨創的地方，那我自己是一點也不敢自信！雖則我常常以『深刻』和『獨創』自家勉勵，我一面在做，一面在學，可是我很知道進步不多，我離開那真正的深刻和獨創還是很遠呀！現在已經不是把小說當作消遣品的時代了。因而一個做小說的人不但須有廣博的生活經驗，亦必須有一個訓練過的頭腦能夠分析那複雜的社會現象；尤其是我們這轉變中的社會，非得認真研究過社會科學的人每每不能把牠分析得正確。而社會對於

我們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會現象的正確而有爲的反映！每每想到這一些，我異常興奮，我又萬分惶悚；我慶幸我能在這大時代當一名文藝的小卒，我又自感到我漫無社會科學的修養就居然執筆寫小說，我真是太膽大了！

然而我還是繼續在寫。因爲我知道我還沒有老，我的腦神經還沒有硬化，我還能夠學習。每逢翻讀自家的舊作，自己看出了毛病來的時候，我一方面萬分慚愧，而同時另一方面却長出勇氣來，因爲居今日而知昨日之非，便是我的自我批評的工夫有了進展；我於是仔細地咀嚼我這失敗的經驗，我生氣虎虎地再來動手做一篇新的。我永遠自己不滿足，我永遠『追求』著。我未嘗誇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這樣的心情，使我年復一年，創作不倦。

現在總算寫了一百萬字了，其中有七十萬字是長篇小說。我的創作才能畢竟如何，人家大概早已看了出來；但在我自己，却覺得我的創作活動還只不過開了一個頭。人家問我：那幾篇是我自家得意的作品？我不能回答。雖則無論長篇短

篇，我從構思到成篇，從來不敢草率，但是過後再看，沒有一篇是自家得意的。所以我不能回答。但假使把我現在已經發表的作品全部當作我努力上進的『里程碑』來看時，那我倒有幾句話可說。

我的第一次作品是長篇小說幻滅，接着又寫了動搖和追求；也是長篇。第四次的作品創造方是短篇。這算是我對於短篇小說的嘗試。那時候，我覺得所有自己熟悉的題材都是恰配做長篇，無從剪短似的。雖然知道短篇小說的作法和長篇不同，短篇小說應該是橫截面的寫法，因而同一的題材可以寫成長篇，也可以寫成短篇；但是那時候的我笨手笨脚，總嫌幾千字的短篇裏容納不下複雜的題材。第一個短篇小說創造脫稿時，我覺得比做長篇還要喫力，我不會寫短篇小說！

以後我又寫了自殺等四五個短篇。在題材上和技術上，都和那創造同屬一類，實在可說是浪費筆墨。一九二九年冬天病後，神經衰弱，常常失眠，已經寫了三分之一的長篇小說虹也無力續完，（這是想把『五四』到『五卅』這一歷史的時

期作爲背景的，但剛剛寫到『五卅』運動爆發就因爲生病而停頓了，）于是我  
再試試短篇。這結果就是那篇陀螺了。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見怎樣，在我自己呢，  
却覺得陀螺和從前寫的短篇有點不同，至少，從前那種『無從剪短似的』拘束偏  
促，是擺脫了一些了。

但在題材方面，這陀螺還是和創造等篇沒有什麼兩樣。那時我離開劇烈鬪爭  
的中國社會很遠，我過的是隱居似的生活。我沒有新題材。並且最奇怪的是我那  
時候總沒想到應用自家親身經歷過的『舊題材』。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幾年裏震動  
全世界全中國的幾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這些『歷史的事件』都還沒有鮮明  
力強的文藝上的表現；我在幻滅，動搖，以及那未完的虹裏面，只作了部分的表  
現，我應該苦心心地再處理那些題材。然而寫著陀螺那時候的我却從沒這樣打算  
過。似乎因爲自家不滿意那幾部舊作，就連帶地撇開了那些舊題材。另外我還有  
一種不成理的意見：我以爲那些『歷史事件』須得裝在十萬字以上的長篇裏這纔能

夠抒寫個淋漓透澈。而我那時的精神不許我寫長篇。最後一個原因是我那時候對於那些『舊題材』的從新估定價值還沒有把握。自家覺得寫了出來時大概仍是『老調』，還不如不寫。

但是想改換題材和描寫方法的意志却很堅強。同時我又走向血肉鬪爭的大都市上海來了，這是一九三〇年春天。而病又跟著來了。這次是更厲害的神經衰弱和胃病。小說再不能做，我的日常課程就變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裏發狂地做空頭，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辦什麼廠，看人家……然而這樣『無事忙』的我，偶爾清早起來無可消遣，（這時候，人家都在第一個夢境裏，我當然不能去看他們，）便也動動筆，二百字，三百字，至多五百字。豹子頭林冲和大澤鄉等三篇就在那樣的養病時期中寫成了。這算是我第一回寫得『短』。以前的短篇至少也有一萬字光景。在題材方面，我算是改換了；我逃避現實。自然我不缺乏新題材，可是我從來不把一眼看見的題材『帶熱地』使用，我要多看些，多咀嚼一會兒，



要等到消化了，這纔拏出來應用。這是我的牢不可破的執拗。我想我這脾氣也許並不算壞！

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我的身體方纔好些。再開始做小說，又是長篇。那一年就寫了三人行，路，以及子夜的一半。本年元旦，病又來了，以後是上海發生戰事，我自己奔喪，長篇子夜擱起了，偶有時間就再做些短篇，林家舖子和小巫便是那時的作品。題材是又一次改換，我第一回描寫到鄉村小鎮的人生。技術方面，也有不少變動；拏創造和林家舖子一對看，便很顯然。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見怎樣，在我自己，則頗以為我這幾年來沒有被自己最初鑄定的形式所套住。我在第二短篇集宿莽的弁言裏有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已經發表過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難問題也就是怎樣使自己不至於粘滯在自己所鑄成的既定的模型中。』旁的作家怎樣，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嘗過此中味道的。

所以當作我的短短五年的文學生涯的『里程碑』來看時，我就覺得創造，陀

蟬，大澤鄉，林家鋪子，小巫等篇對於我頗顯得親切了。叩門等三篇隨筆因為也多少可以表示我的面目，想起來時也有親切之感。而我也就以這幾篇作為一個選集，應了朋友介紹的書坊的要求。

茅

盾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 創 造

### 一

靠着南窗的小書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帶了幾分『你奈我何』的神氣，冷笑着對角的一疊正襟危坐的洋裝書，牠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賽銀墨水盒橫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潔的吸墨紙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對。紙版的一隻皮套角裏含着一封舊信。那邊西窗

下也有個小書桌。幾本捲皺了封面的什麼雜誌，亂丟在桌面，把一座茶綠色玻璃三稜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桿自來水筆的筆尖吻在一張美術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頰上，凝結了一大點墨水，像是牠的黑淚，在悲傷牠的筆帽不知去向；一隻刻鏤得很精緻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紅眼睛，怨艾地瞅着旁邊的展開一半的小紙扇，自然爲的是紙扇太無禮，把牠擠倒了，——現在牠撒嬌似的橫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細綠字：『嫻嫻三八初度紀念。她的親愛的丈夫君實贈。』然而『丈夫』二字像用刀刮過的。

織金綢面的沙發榻蹲在東壁正中的一對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發椅做牠的侍衛。更左，直挺挺貼着牆壁的，是一口兩層的木櫥，上半層有一對玻璃門，但仍舊在玻片後襯了紫色綢。和這木櫥對立的，在右首的沙發椅之右，是一個衣架，擎着雨衣斗蓬帽子之類。再過去，便是東壁的右窗；當窗的小方桌擺着茶壺茶杯香煙盒等什物。更過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妝臺了。這裡有一扇小

門，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橢圓大鏡門的衣櫥，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對窗前的大柚木牀，和那珠絡紗帳子，和睡在牀上的兩個人。和衣櫥成西斜角的，是房門，現在嚴密的關着。

沙發榻上亂堆着一些女衣。天藍色沙丁綢的旗袍，玄色綢的旗馬甲，白棉線織的胸襖，還有緋色的褲管口和褲腰都用寬緊帶的短褲；都捲作一團，極像是洗衣作內正待落漂白缸，想見主人脫下時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鏤花灰色細羊皮女鞋的發光的尖頭；可是牠的同伴卻遠遠地躲在梳妝臺的矮腳邊，須得主人耐煩的去找。牀右，近門處，是一個停火几，琥珀色綢罩的檯燈莊嚴地坐着，旁邊有的是：角上繡花的小手帕，香水紙，粉紙，小鏡子，用過的電車票，小銀元，百貨公司的發票，寸半大的皮面金頭懷中記事冊，寶石別針，小名片，——凡是少婦手袋裏找得出來的小物件，都在這里了。一本展開的雜誌，靠了檯燈的支撐，又犧牲了燈罩的正確的姿勢，異樣地直立着。檯燈的古銅座上，有一對小小的展

翅作勢的鴿子，側着頭似乎在猜詳雜誌封面的一行題字：婦女與政治。

太陽光透過了東窗上的薄紗，灑射到桌上椅上牀上。這些木器，本來是漆的奶油色，現在都鍍上了太陽的斑剝的黃金了。突然一輛急馳的汽車嗚嗚的聲音——響得作怪，似乎就在樓下——驚醒了牀上人中間的一個。他睜開倦眼，身體微微的一動。濃郁的髮香，沖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轉過頭去，看見夫人還沒醒，兩頰緋紅，像要噴出血來。身上的夾被，早已擦在一邊，這位少婦現在是側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織的長及膝彎的貼身背心(Vest)，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氣中了，珠絡紗篩碎了的太陽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動的水珠。

——太陽光已經到了牀裏，大概是不早了呵。

君實想，又打了個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來，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時他還覺得很倦，無非因為今晨三點鐘醒過來後，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見



窗上泛出魚肚白色，纔又朦朧的像是睡着了。而且就在這半睡狀態中，他做了許多短短的不連續的夢；其中有一個，此時還記得個大概，似乎不是好兆。他重複閉了眼，回想那些夢，同時輕輕地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

夢，有人說是日間的焦慮的再現，又有人說是下意識的活動；但君實以爲都不是。他自說，十五歲以後沒有夢；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這句話。

『夢是不會沒有的，大概是醒後再睡時遺失了。』她常常這樣說。

『你是多夢的；不但睡時有夢，閉了眼你還會做夢呵！』君實也常常這麼反駁她。

現在君實居然有了夢，他自覺是意外；並且又證明了往常確是無夢，不是遺忘。所以他努力要回憶起那些夢來，以便對夫人講。即使是這樣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輕輕放過；他不肯讓夫人在心底裏疑惑他的話是撒謊；他是要人時時刻刻信仰他看着他聽着他，攤出全靈魂來受他的擁抱。

他輕快地吐了口氣再睜開眼來，凝視窗紗上跳舞的太陽光；然後，沙發榻上的那團衣服吸引了他的視線，然後，迅速的在滿房間掠視一周，終於落在夫人的臉上。不知道爲什麼，這位熟睡的少婦，現在眉尖半蹙，小嘴唇也閉合得緊緊的，正是昨天和君實嘔氣時的那副面目了。近來他們倆常有意見上的不合，嫻嫻對於丈夫的議論常常提出反駁，而君實也更多的批評夫人的行動；有許多批評，在嫻嫻看來，簡直是故意立異。嫻嫻的女友，李小姐，以爲這是嫻嫻近來思想進步，而君實反倒退步之故。這個論斷嫻嫻頗以爲然；君實却絕對不承認，他心裏暗恨李小姐，以爲自己的一個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壞了，昨天便借端發洩，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評了一番，最使嫻嫻不快的，是這幾句：

『……………李小姐的行爲，實在太像滑頭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謂政治活動，究竟她明白什麼是政治？嫻嫻，我並不反對女子留心政治，從前我是很熱心勸誘你留心政治的，你現在總算是知道幾分什麼是政治了。但要做實際活動——

嚇！主觀上能力不夠，客觀上條件未備。況且李小姐還不是把政治活動當作電影跳舞一樣，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時髦玩意罷了。又說女子要獨立，要社會地位，咳，少說些門面話罷！李小姐獨立在什麼地方？有什麼社會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爾登，在月宮跳舞場！現在又說不滿於現狀，要革命；咳，革命，這一向看厭了革命，卻不道還有翻新花樣的在影戲院跳舞場裏叫革命！……」

君實說話時的那種神氣——看定了別人是永遠沒出息的神氣，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罵槐，更使嫻嫻難受；她那時的確動了真氣。雖然君實隨後又溫語撫慰，可是嫻嫻整整有半天納悶。

現在君實看見夫人睡中猶作此態，昨日的事便兜上心頭？他覺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離開他，覺得自己再不能獨佔了夫人的全靈魂。這位長久擁抱在他思想內精神內的少婦，現在已經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見解了。這在自負很深的君實是難受的。他愛他的夫人，現在也還是愛；然而他最愛的是以他

的思想爲思想以他的行動爲行動的夫人。不幸這樣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嫻嫻非復兩年前的嫻嫻了。

想到這裡，君實忍不住微微啣了一口氣。他又閉了眼，冥想夫人思想變遷的經過。他記得前年夏天在莫千山避暑的時候，嫻嫻會就女子在社會中應盡的職務一點發表了獨立的意見；難道這就是今日趨向各異的起點麼？似乎不是的；那時嫻嫻還沒認識李小姐。似乎又像是的；此後嫻嫻確是一天一天的不對了。最近的半年來，她不但思想變化，甚至舉動也失去了優美細膩的常態，衣服什物都到處亂丟，居然是『成大事者不修邊幅』的氣派了。君實本能的開眼向房中一瞥，看見他自己的世界縮小到僅存南窗下的書桌；除了這一片『乾淨土』，全房到處是雜亂的痕跡，是嫻嫻的世界了。

在沈鬱的心緒中，君實又回憶起嫻嫻和他的一切瑣屑的齟齬來。莫千山避暑

是兩心最融洽的時代，是幸福的頂點，但命運的黑絲，似乎也便在那時走進了他們的生活；似乎嫵媚的變態，最初是在趣味方面發動的，她漸漸的厭倦了靜的優雅的，要求強烈的刺戟，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實意見相反了。買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戲，上一回菜館，都成爲他們倆爭執的題材；常常君實喜歡甲，嫵媚偏喜歡乙，而又不肯各行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張完全勝利。結果總是犧牲了一方面。因爲他們都覺得『各行其是』的辦法徒然使兩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輪替着都有失敗都有勝利，那時，勝利者果然很滿意，失敗者亦未始沒有相當的報償。事過後的求諒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敗者的愉快。這樣的爭執，當第一二次發生時，兩人的確都會認真的煩惱過，但後來發現了和解時的澈骨的美趣，他們又默認這也是愛的生活中不可少的波瀾。所以在習慣了以後，君實常常對嫵媚說：

『這回又是你得了勝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嬌養的小姐，你不要以爲你的勝利是合理的，是久長的。』

於是在軟顫的笑聲中，嫻嫻偎在君實的懷中，給他一個長時間的吻。這是她的勝利的代價，也是她對於丈夫爲愛而讓步的熱忱的感謝。

但是不久這種愛的戲謔的神祕性也就磨鈍了。當給與者方面成爲機械的照例的動作時，受者方面便覺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張失敗的隱痛卻在心裏跳動了。況且嫻嫻對於自己的主張漸漸更堅持，差不多每次非她勝利不可，於是本不願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實行了。這便是現在君實在臥室中的勢力範圍只剩了一個書桌的原因之一。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來了。這是個無聲的痛苦の鬭爭。君實曾經用盡能力，企圖恢復他在夫人心窩裏的獨佔的優勢，然而徒然。嫻嫻的心裏已經有一道堅固的壁壘，頑抗他的攻擊；並且嫻嫻心裏的新勢力又是一天一天擴張，驅逼舊有者出來。在最近一月中，君實幾次感到了自己的失敗。他承認自己在嫻嫻心中的統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終不很明白，爲什麼兩年前他那樣容易的取得了夫人



的心，佔有了她的全靈魂，而現在卻失之於不知不覺，並且恢復又像是無望的。兩年前夫人的心，好比是一塊海綿，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收了去，現在這同一的心，卻不知怎的已經變成一塊鐵，雖然他用了熱情的火來鍛鍊，也軟化不了牠。『神祕的女子的心呵！』君實納悶時常常這樣想。他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諷刺；希望諷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嫵媚心裏的鐵。於是李小姐成了諷刺的目標。君實認定夫人的心質的變化，完全是李小姐從中作怪。有時他也覺得諷刺不是正辦；許會使嫵媚更離他這些。但是，除了這條路更沒有別的方法了。『呵，神祕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嘆着氣這麼想。

君實陡然煩躁起來了。他抖開了身上的羊毛毯，向牀沿翻過身去；他竟忘記了自己的左手還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嫵媚也驚醒了。她定了下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邊，又輕輕的翹起頭來，從丈夫的肩頭瞧他的臉。

君實閉了眼不動，他覺得有一隻柔軟的臂膊放到胸口來了。他又覺得耳根邊被毛茸茸的細髮拂着作癢了，他還是閉着眼不動，卻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個身體壓上來，另一個心的跳聲也清晰地聽得；君實再忍不住了，睜開眼來，看見嫋嫋用兩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對面的瞧着他的臉，像一匹貓偵伺一隻詐死的老鼠。君實不禁笑了出來。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嫋嫋微笑地說，同時兩臂一鬆，全身落在君實的懷中了。女性的肉的活力，從長背心後透出來，淪浹了君實的肌骨；他委實有些搖搖不能自持了。但隨即一個作痛的思想抓在了他的心：這溫軟的胸脯，這可愛的面龐，這善蹙的長眉，這媚眼，這誘人的熟透櫻桃似的嘴唇——一切，這迷人的一切，都是屬於他的，確實確實屬於他的，然而在這一切以內，隱藏得很深的，有一顆心，現在還感得牠的跳動的心，卻不能算是屬於他的了！他能夠接觸這名為嫋嫋的美麗的形骸，但

在這有形嫵媚之外，還有一個無形的嫵媚——她的靈魂，已經不是他現在所能接觸了！這便是所謂戀愛的悲劇麼？在戀愛生活中，這也算是失戀麼？

他無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不理會嫵媚的疑問的注視。突然一隻手掩在他的眼上；細而長的手指映着陽光，彷彿是幾枝通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細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貼的圍繞着，凡三匝。這是他們在莫干山消夏的紀念品，前幾天斷了線，新近才換好的。君實輕輕的拉下了嫵媚的手。細珍珠給他的手指一種冷而滑的感覺。他的心靈突然一震。呵，可紀念的珠串！可紀念的已失的莫干山的快樂！祝福這再不能回來的快樂！

君實的眼光惘惘然在這些細珠上徘徊了半晌，然後，像感觸了什麼似的，條條地移到嫵媚的臉上。這位少婦的微帶惶悚的眼睛卻也正在有所思的對他看。

『我們過去的生活，那些日子你覺得頂快活？』

君實慢慢的說，像是每個字都經過深長的咀嚼的。

『我覺得現在頂快活。』

嫻嫻笑着回答，把她的身體更貼緊些。

『你不要隨口亂說喲。嫻嫻，想一想罷——仔細的想一想。』

『那麼我們結婚的第一年——半年，正確的說，是第一個月，最快活。』

『爲什麼？』

嫻嫻又笑了。她覺得這樣的考試太古怪。

『爲什麼？不爲什麼。只因爲那時候我的經驗全是新的。我以前的生活，好像是一頁空白，到那時方才填上了色彩。以前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感到特別興味，而且也很模糊了。只有結婚後的生活——唔，應該說是結婚後第一個月，即使是頂瑣細的一衣一飯，我似乎都記得明明白白。』

君實微笑着點頭；過去的事也再現在他眼前了。然而接踵來了感傷。難道過去的歡樂就這麼永遠過去，永遠喚不回來麼？

「那麼，你呢？你覺得——那些日子頂快活？」

嫻嫻反問了。她把左手撫摩君實前額的頭髮，讓珍珠手串的短尾巴在君實眉間攪盪。

「我不反對你的話，但是也不能贊成。在我，新結婚的第一年——或照你說，第一月，只是快樂的起點，不是頂點。我想把你造成爲一個理想的女子，那時正是我實現我的理想的開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並未達到真正的快樂。」

「我聽你說過這些話好幾次了。」

嫻嫻淡淡的插進來說；雖然從前聽得了這些話，也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現在卻不樂意聽說自己被按照了理想而創造。

「可是你從來沒問過我的理想究竟是成功呢抑是失敗。嫻嫻，我的理想是成功的，但是也失敗了。莫千山避暑時候，你的創造剛好成功。嫻嫻，你記得我們在銀鈴山瀑布旁邊大光石頭上的事麼？你本來是頗有些拘束的，但那時，我們

坐在瀑布旁邊，你只穿了件 Vest，正和你現在一樣。自然這是一件小事，但很可能以證明你的創造是完成了，我的理想是實現了。」

君實突然停止，握住了嫻嫻的臂膊，定着眼睛對她瞧。這位少婦現在臉上熱烘烘了；她想起了當時的情形，她轉又自怪爲什麼那時對於此等新奇的刺戟並不感得十分的需要。如果在現今呀……

但是君實早又繼續說下去了：

『我的理想是實現了，但又立即破碎了！我已經引滿了幸福之杯。以前，我們的生活路上，是一片光明，以後是光明和黑暗交織着了。莫干山成了我們生活上的分水嶺。從山裏回來，你就漸漸改變了。嫻嫻，你是從那時起，一點一點的改變了。你變成了你自己，不是我所按照理想創造成的你了。我引導你所讀的書，在你心裏形成了和我各別的見解；我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相信書裏的真理會有兩個。嫻嫻，你是在書本子以外——在我所引導的思想以外，又受了

別的影響，可是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

君實的臉色變了，又閉了眼；理想的破滅使他十分痛苦，如夢的往事又加重了他的悵悶。

## 二

君實在二十歲時，滿腦子裝着未來生活的憧憬。他常常自說，二十歲是他的大紀念日；父親死在這一年，遺給他一份不算小的財產，和全部的生活的自由。雖然只有二十歲，卻沒有半點浪漫的氣味；父親在日的諄諄不倦的『庭訓』，早把他的青春情緒剝完，成爲有計畫的實事求是的人。在父親的靈牀邊，他就計畫如何安排未來的生活；他含了哭父的眼淚，凝視未來的夢。像旅行者計畫明日的行程似的，他詳詳細細的算定了如何實現未來的夢；他要研究各種學問，他要找一個理想的女子做生活中的伴侶，他要遊歷國內外考察風土人情，他要鍛鍊遺大



投艱的氣魄，他要動心忍性？他要在三十五六年富力強意志堅定的時候生一子一女，然後，過了四十歲爲祖國爲社會爲人類服務。

這些理想，雖說是君實自己的，但也不能不感謝他父親的啓示。自從戊戌政變那年落職後，老人家就無意仕進，做了『海上寓公』，專心整理產業，管教兒子。他把滿肚子救國強種的經綸都傳授了兒子，也把這大擔子付託了兒子。他老了，少壯時奔走衣食，不會定下安身立命的大方針，想起來是很後悔的，所以時常教兒子先須『立身』。他也計畫好了兒子將來的路，他也要照自己的理想來創造他的兒子。他只創造了一半，就放手去了。

君實之稟有父親的創造慾的遺傳，也是顯然的。當他選擇終身的伴侶時，很費了些時間和精神；他本有個『理想的夫人』的圖案，他將這圖案去校對所有碰在他生活路上的具有候補夫人資格的女子，不知怎的，他總覺得不對，——社會

還沒替他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蹉跎了五六年工夫，親戚們爲他焦慮，朋友們爲他搜尋，但是他總不肯決定。後來他的『苛擇』成了朋友間的譚助，他們見了君實時，總問他有沒有選定，但答案總是搖頭。一天，他的一個舊同學又和他譚起了這件事：

『君實，你選擇夫人，總也有這麼六七年了罷；單就我介紹給你的女子，少說也有兩打以上了，難道竟沒有一個中意麼？』

『中意的是儘有，但合於理想的卻沒有一個。』

『中意不就是合於理想麼？有分別麼？倒要聽聽你的界說了。』

『自然有分別的。』君實微笑的回答，『中意，不過是也還過得去而已，和理想的，差得很遠哪！如果我僅求中意，何至七年而不成。』

『那麼，你所謂理想的——不妨說出來給我聽聽罷？』

舊同學很有興味的問；他燃着了一枝烟捲，架起了腿，等待着君實的高論。

「我所謂理想的，是指她的性情見解在各方面都和我一樣。」

君實還是微微笑的說。

「沒有別的條件——咳，別的說明了麼？」

「沒有。就是這簡單的一句話。」

舊同學很失望似的看着君實，想不到君實所謂「理想的」，竟是如此簡單而且很像不通的。但他轉了話頭又問：

「性情見解相同的，似乎也不至於竟沒有罷；我看來，張女士就和你很配，王女士也不至於和你說不來，爲什麼你都拒絕了呢？」

「在學問方面講，張女士很不錯；在性情方面講，王女士是好的。但即使她們倆合而爲一，也還不是我的理想。她們都有若干的成見——是的，成見，在學問上在事物上都有的。」

舊同學不得要領似的睜大了驚異的眼。

『我所謂成見，是指她們的偏激的頭腦。是的，新女子大都有這毛病。譬如說，行動解放些也是必要的，但她們就流於輕浮放浪了；心胸原要闊大些，但她們又成爲專門鶩外，不屑注意家庭中爲妻爲母的責任；舊傳統思想自然要不得的，不幸她們大都又新到不知所云。』

『哦——這就難了；但是，也不至於竟沒有罷？』

舊同學沉吟地說；他心裏卻想道：原來理想的，只是這麼一個半新不舊的女子！』

『可是你不要誤會我是寧願半新不舊的女子。』君實再加以說明，似乎他看見了舊同學的意思。『不是的。我是要全新的，但是不偏不激，不帶危險性。』

『那就難了。混亂矛盾的社會，決產生不出這樣的女子。』

君實同意地點着頭。

『你不如娶一個外國女子罷。』舊同學像發見了新理論似的高聲說，『英國

女子大都是合於你的想像的。得了，君實，你可以留意英國女子。你不是想遊歷歐洲麼，就先到倫敦去找去。」

「這原是一條路，然而也不行。沒有中國民族性做背景，沒有中國五千年文化做遺傳的外國女子，也不是我的理想的夫人。」

「呵！君實！你大概只好終身不娶了！或者是等到十年二十年後，那時中國社會或者會清明些，能夠產生你的理想的夫人。」

舊同學慨歎似的作結論，意要收束了本問題的討論；但君實却還收不住，他豎起大拇指霍地在空中畫了個半圓形，鄭重的說：

「也不然。我現在有了新計畫了。我打算找一塊璞玉，——是的，一塊璞玉，由我親手雕琢而成器。是的，社會既然不替我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我就來創造一個！」

君實眼中閃看躊躇滿志的光，但舊同學却微笑了；創造一個夫人？未免近於

笑話罷？然而君實確是這麼下了決心了。他早已盤算過：只要一個混沌未鑿的女子，只要是生長在不新不舊的家庭中，即使不會讀過書，但得天資聰明，總該可以造就的，即使有些傳統的性習，也該容易轉化的罷。

又過了一年多，君實居然找得了想像中的璞玉了，就是嫻嫻，原是他的姨表妹；他的理想的第一步果然實現了。

嫻嫻是聰明而豪爽，像她的父親；溫和而精細，像她的母親。她從父親學通了中文，從母親學會了管理家務。她有很大的學習能力；無論什麼事，一上了手，立刻就學會了。她很能感受環境的影響。她實在是君實所見的一塊上好的『璞玉』。在短短的兩年內，她就讀完了君實所指定的書，對於自然科學，歷史，文學，哲學，現代思潮，都有了常識以上的了解。當她和君實遊莫干山的時候，在那些避暑的『高等華人』的太太小姐隊中，她是個出色的人兒：她的優雅的舉止；有教育的譚吐，廣博的知識，清晰的頭腦，活潑的性情，都證明她是君

實的卓絕的創造品。

雖則如此，在創造的過程中，君實也煞費了苦心。

嫻嫻最初不喜歡政治，連報紙也不願意看；自然因為她父親是風流名士，以政治為濁物，所以嫻嫻是沒有政治頭腦的遺傳的。君實却素來留心政治，相信人是政治的動物，以為不懂政治的女子便不是理想的完全無缺的女子。他自己讀過各家的政治理論，從柏拉圖以至浩布士，羅素，甚至於克魯泡特金，馬克思，列寧；然而他的政治觀念是中正健全的，合法的。他要在嫻嫻的頭腦裏也創造出這麼一個政治觀念。他對於女子的政治運動的見解，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如果大多數女子自己來要求參政權，我就給她們。』英國的已頗激烈的『藍襪子』的參政權運動，在君實看來是不足取的。

他抱了嚴父望子成名那樣的熱心，誘導嫻嫻讀各家的政治理論；他要嫻嫻留

心國際大勢，用苦心去記人名地名年月日；他要嫻嫻每天批評國內的時事，而加以糾正。經過了三個月的奮鬥，他果然把嫻嫻引上了政治的路。

第二件事使君實極感困難的，是嫻嫻的樂天達觀的性格；不用說，這是名士的父親的遺傳了。並且也是君實所不及料的。嫻嫻這種性格，直到結婚半年後一個明媚的四月的下午，第一次被君實發見。那一天，他們夫婦倆遊龍華，坐在泥路旁的一簇桃樹下歇息。嫻嫻仰起了面孔，接受那些悠悠然飄下來的桃花瓣。那淺紅的小圓片落在她的眉間，她的嘴唇旁，她的頸際，——又從衣領的微開處直滑下去，黏在她的乳峯的上端。嫻嫻覺得這些花瓣的每一個輕妙的接觸，都像初夜時君實的撫摸，使她心靈震撼，感着甜美的奇趣；似乎大自然的春氣已經電化了她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神經纖微，每一枝極細極細的血管，以至於她能夠感到最輕的拂觸，最弱的聲浪，使她記憶起塵封在腦角的每一件最瑣屑的事。同時一種神祕的活力在她腦海裏翻騰了；有無數的感想滔滔滾滾的湧上來，有一



種似甜又似酸的味兒灌滿了她的心；她覺得有無數的話要說，但一個字也沒有。她只抓住了君實的手，緊緊地握着，似乎這便是她的無聲的話語。

從路那邊，有了個衣衫襤褸的醉漢來了，映着酡紅的酒臉，耳槽裏橫揷着一小枝桃花。他跟踉地高歌而來，他楞起了血紅的眼睛，對嫋嫋他們瞥了一眼，然後更提高了嗓子唱着，轉向路的西頭去了。

「哈，哈，哈哈！」

醉漢狂笑着睨視路角的木偶似的挺立着的哨兵。似乎他說了幾句什麼話。然後，他的簸盞的身形沒入桃林裏不見了。

『哈哈，哈，哈……』

遠遠的還傳來了漸曳漸細的笑聲，像扯細了的糖絲，裊裊地在空中迴旋。嫋嫋鬆了口氣，把遙矚的目光從泥路的轉角收回來，注在君實的臉上。她的嘴角上浮出一個神祕的忘我的笑形。

『醉漢！神游乎六合之外的醉漢！』嫵嫵贊頌似的說，「這就是莊子所說的別足的王駘，沒有脚指頭的叔山无趾，生大瘤的甕瓮大癩，那一類的人罷！……君實，你看見他的眼光麼？他的對於一切都感得滿足的眼光呀！在他眼前，一切我們所崇拜的，富貴，名譽，威權，美麗，都失了光彩呢。因為他是藐視一切的，因為他是把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是非，小大，都一律等量齊觀的，所以他對於一切都感得那樣的滿足罷！爸爸常說：醉中始有「全人」，始有「真人」，今天我纔深切的體認出來了。我們，自以為聰明美麗，真是井蛙之見，我們的精神真是可笑的貧乏而且破碎呵！」

君實驚訝地看着他的夫人，沒有回答。

『記得十八歲的時候，爸爸給我講莊子，我聽到「藐姑射仙子」那一段，我神往了；我想起人家稱贊我的美麗聰明那些話，我慚愧得什麼似的；我是個不堪的濁物罷哩。後來爸爸說，藐姑射仙子不過是莊生的比喻，大概是指「超乎物外」

的元神；可是我仍舊覺得我自己是不堪的濁物。我常常設想，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的看法，應該像是站在雲端裏俯矚下面的景物，一切都是平的，分不出高下來。我曾經試着要持續這個心情，有時竟覺得我確已超出了人間世，夷然忘了我的存在，也忘了人的存在。』

嫵嫵凝眸望着天空，似乎他看見那象徵的藐姑射仙子泠泠然御風而行就在天的那一頭。

君實此時正也忙亂地思索着。他此時方才知道嫵嫵的思想裏竟隱伏着樂天達觀出世主義的毒。他回想不久以前，嫵嫵看了西洋哲學上的一元二元的辯論，曾在書眉上寫了這麼幾句：『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物畢同畢異。』這不是莊子的話麼？他又記得嫵嫵看了各派政論家對於『國家機能』的駁難時，曾經笑着對他說：『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都是的，也都不是的。』當時以為她是說笑，現在看來，她是有莊子思想作了底子的；她

是以站在雲端看「蠻，觸之爭」的心情來看世界的哲學問題政治爭論的。君實認定非先掃除嫻嫻的達觀思想不可了。

從那一天起，君實就苦心的誘導嫻嫻看進化論，看尼采，看唯物派各大家的理論。他鑑於從前把兩方面的學說給她看所得的不好的結果，所以只把一方面給她了。雖然唯物主義應用在社會學上是君實自己所反對的，可是爲的要醫治嫻嫻的唯心的虛無主義的病，他竟不顧一切的投了唯物論的猛劑了。

這一度改造，君實終於又奏了凱旋。

然而還有一點小節須得君實去完工。不知道爲什麼，嫻嫻雖則落落有名士氣，然而羞於流露熱情。當他們第一次在街上走，嫻嫻總是離開君實的身體有半尺光景。當在許多人前她的手被君實握着，她總是一陣面紅，於是在幾分鐘之後便藉故洒脫了君實的手。她這種舊式女子的嬌羞的態度，常常爲君實所笑。經過

了多方的陶冶，後來嫻嫻膽大些了，然而君實總還嫌她的舉動不甚活潑。並且在閨房之內，她常常是被動的，也使君實感到平淡無味。他是信仰遺傳學的，他深恐嫻嫻的腴腆的性格將來會在子女身上種下了怯弱的根性，所以也用了十二分的熱心在嫻嫻身上做工夫。自然也是有志者事竟成呵，當他們遊莫干山時，嫻嫻已經出落得又活潑又大方，知道了如何在人前對丈夫表示細膩的昵愛了。

現在嫻嫻是『青出於藍』。有時反使君實不好意思，以為未免太肉感些，以為她太需要強烈的刺戟了。

### 三

這麼着在剎那間追溯了兩年來的往事，君實懶懶地倚在牀欄上，悶悶的趕不去那兩句可悲的話：『你破壞了你自已，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二十歲時的美妙的憧憬，現在是隔了濃霧似的愈看愈模糊了。嫻嫻却先已起身，像小雀兒似的

在滿房間跳來跳去，嘴裏哼着一些什麼歌曲。

太陽光已經退到沙發榻的靠背上。和風送來了遠遠的市囂聲，說明此時至少有九點鐘了。兩杯牛奶靜靜的候在方桌上，幽幽然噴出微笑似的熱汽。衣櫥門的大鏡子，精神飽滿地照出女主人的活潑的情影。梳粧台的三連鏡卻似乎有妒意；牠以爲照映女主人的雪膚應該是屬於牠的職權範圍的。

房內的一切什物，浸浴在五月的晨氣中，都是活力瀰滿的一排一排的肅靜地站着，等候主人的命令。牠們似乎也暗暗納罕着今天男主人的例外的晏起。

牀發出低低的嘆聲，抱怨牠的服務時間已經太長久。

然而墜入了幻滅的君實卻依舊惘惘然望着帳頂，毫無起身的表示。

『君實，你很倦罷？你想什麼？』

嫵媚很溫柔的問：此時她已經坐在靠左的一隻沙發椅裏，拉一隻長統絲襪到她腿上；羊毛的貼身長背心的下端微微張開，盪漾出肉的熱香。

君實苦笑着搖頭，沒有回答。

「你還在咀嚼我剛才說的話麼？是不是我的一句「你自己的手破壞了你的理想」使你不高興麼？是不是我的一句「你召來了魔鬼，但是不能降服他，」使你傷心麼？我只隨便說了這兩句話，想不到更使你煩悶了。喂，傻孩子，不用胡思亂想了！你原來是成功的。我並沒走到你的反對方向。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我確是比你走先了一步了，但我們大概還是同一方向。」

沒有回答。

「我是馴順的依着你的指示做的。我的思想行動，全受了你的影響。然而你說我又受了別人的影響。我自然知道你是指着李小姐。但是，君實，你何必把一切成績都推在別人身上；你應該驕傲你自己的引導是不錯的呀！你剝落了我的樂天達觀思想，你引起了我的政治熱，我成了現在的我了，但是你倒自己又看出不對來了。哈，君實，傻孩子，你真的玩了黃道士召鬼的把戲了。黃道士燒符念

咒的時候，惟恐鬼不來，等到鬼當真來了，他又怕得什麼似的，心裏抱怨那鬼太  
「猶惡，不是他的理想的鬼了。」

嫻嫻撲嗤地笑了；雖然看見君實皺起了眉頭，已經像是很生氣，但她只顧格格地笑着。她把第二隻絲襪的長統也拉上了大腿，隨即走到牀前，捧住了君實的面孔，很嫵媚的說：

『那些話都不用再提了。誰知道明天又會變出什麼來呀！君實，明天——不，我應該說下一點鐘，下一分鐘，下一刹那，也許你變了思想，也許我變了思想，也許你和我都變了；也許我們更離遠些，但也許我們倒又接近了。誰知道呢！昨天是那麼一會事，今天是另一會事，明天又是一會事，後天怎樣？自己還不會夢到；這就是現在光榮的流行病了。只有，君實，你，還抱住了二十歲時的理想，以爲推之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君實，你簡直的有些傻氣了。好了，再不要獸頭獸腦的癡想罷。過去的，讓牠過去，永遠不要回顧；未來的，等



來了時再說，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君實，好孩子，嫻嫻和你親熱，和你玩玩罷！」

用了緊急處置的手腕，嫻嫻又壓在君實的身上了。她的綿軟而健壯的肉體在他身上揉研，笑聲從她的喉間汨汨地泛出來，散在滿房，似乎南窗前書桌角的那一疊正襟危坐的書籍也忍不住有些心跳了。

君實却覺得那笑聲裏含着勉強——含着隱痛，是嗥，是嘆，是咒咀，可不是麼？一對淚珠忽然從嫻嫻的美目裏迸出來，落在君實的鼻囟邊，又順勢淌下，鑽進他的口吻。君實像觸電似的全身一震，緊緊的抱住了嫻嫻的腰支，把嘴巴埋在剛剛側過去的嫻嫻的頸頸裏了。他感得了又甜又酸又辣的奇味，又愛又恨又憐惜的混合的心情，那只有嚴父看見敗子回頭來投到他脚下時的心情，有些相像。

然而這個情緒只現了一刹那，隨即另一感想抓住了君實的心：

——這便是女子的所以爲神祕麼？這便是女子的靈魂所以畢竟成其爲脆弱的

麼？這便是女子之所以成其爲 *Sentimentalist* 麼。這便是女子的所以不能發展中正健全的思想而往往流於過或不及麼？這便是近代思想給與的所謂興奮緊張和徬徨苦悶麼？這便是現代人的迷亂和矛盾麼？這便是動的熱的刺戟的現代人生下面所隱伏的疲倦，驚悸，和沉悶麼？

於是君實更加確信自己的思想是健全正確，而嫻嫻毀壞了她自己了！爲了愛護自己的理想，爲了愛嫻嫻，他必須繼續奮鬥，在嫻嫻心靈中奮鬥，和那些危險思想，那些徒然給社會以騷動給個人以苦悶的思想爭最後之勝利。希望的火花，突又在幻滅的冷灰裏爆出來。君實又覺得勇氣百倍，如同十年前站在父親靈牀前的時候了。

他本能的斜過眼去看嫻嫻的臉，嫻嫻也正在偷偷的看他。

『嘻，嘻……嘻！』

嫻嫻又軟聲的笑起來了。她的頰上泛出淡淡的紅暈，她的半閉的眼皮邊的淡

而細，媚而含噴的笑紋，就如攝魂的符籙，她的肉感的熱力簡直要使君實軟化。呵，魅人的怪東西！近代主義的象徵！即使是君實，也不免搖搖的有些把握不定了。可是理性逼迫他離開這個妖冶的誘惑，經驗又告訴他這是嫻嫻躲避他的嘮叨的慣技。要這樣容易的就蒙過了他是不可能的。他在那噴紅的嫩頰上印了個吻，就鎮定地說：

『嫻嫻，你的話，正像你的思想和行動：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我們鼓勵小孩子活潑，但並不希望他們爬到大人的頭髮梢。小孩子玩着一件事，非到哭散場不休；他們是沒有寸量的，不知道什麼叫做適可而止。嫻嫻，可是你的性格近來愈加小孩子化了。我引導你留心政治，但並不以為當即可以鑽進實際政治——而况又是不健全不合法的政治運動。比如現在大家都說「全民政治」，但何嘗當真想把政治立即全民化呢，無非使大家先知道有這麼一句話而已。聽的人如果認真就要起來，那便是胡鬧了。嫻嫻，可是你近來就有點近於那樣的胡鬧。你不知道

你是多麼的幼稚，你不知道你已經身臨險地了。今天早上我就做了一個可怕的夢

——關於你的夢……」

君實不得不停止了；嫋嫋的忍俊不住的連續的小聲的笑，使他說不下去；他疑問地又有幾分不快地，看着嫋嫋的眼睛。

『你講下去哪。』

嫋嫋忍住了笑說；但從她的乳房的細微的顫動，可以知道她還在無聲的笑  
着。

『我先要曉得你爲什麼笑？』

『沒有什麼啲！關於小孩子的——既然你認真要聽，說說也不妨。我聽了你的話，就聯想到滿足小孩子的慾望的方法了。對八歲大的孩子說：「好孩子，等你到十歲，一定買那東西來給你。」可是對十歲大的孩子又說是須得到十一歲了。永久是預約，永久是明年，直到孩子大了，不再要了，也就沒有事了。君實

——對不對？」

君實不很願意似的點了點頭。他彷彿覺得夫人的話裏有刺。

「你的夢一定是很好聽的，但一定也是很長的，和你的生活一般長。留着罷，今晚上細細講罷。你看，鐘上已經是九點二十分。我還沒洗臉呢。十點鐘又有事。」

不等君實開口，像一陣風似的，這位活潑的少婦從君實的擁抱中滑了出來；她的長背心也倒捲上去了，露出神祕的肉紅色，恰和霍地坐起來的君實打了個照面。嫋嫋來不及扯平衣服，就同影子一般引了開去。君實看見她跑進了梳粧臺側的小門，砰的一聲，將門碰上。

君實嗒然走到嫋嫋的書桌前坐下，隨手翻弄那些縱橫斜亂的雜誌。嫋嫋的兀突的舉動，使他十分難受。他猜不透嫋嫋究竟存了什麼心、說她是不顧一切的要

實行她目前的主張罷，似乎不很像，她還不能擺脫舊習慣，她究竟還是奢侈嬌貴的少奶奶；說她是心安理得的樂於她的所謂活動罷，也似乎不像，她在動定後的剎那間時常流露了中心的彷徨和焦灼，例如剛才他雖則很灑脫的說：『過去的，讓牠過去罷；未來的，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然而她狂笑時有隱痛，並且無端的滴了眼淚了。他更猜不透嫻嫻對於他的態度。說她是有些異樣罷，她仍舊和他很親熱很溫婉；說她是沒有異樣罷，她至少是已經不願意君實去顧問她的事，並且不耐煩聽君實的批評了。甚至於剛才不願意聽君實講關於她的夢。

——阿，神祕的女子的心！君實不自覺地又這麼想。

神祕？他想來是不錯的，女子是神祕的，而嫻嫻尤甚；她的構成，本來是複雜的。他於是細細分析現在的嫻嫻，再考察嫻嫻被創造的過程。

久被塵封的記憶，一件一件浮現出來；散亂的不連續的觀念，一點一點凝結

起來；終於不得不承認，他的所謂創造，只是破壞。並且他所以破壞的手段却在嫻嫻的腦子裏生了根。他破壞了嫻嫻的樂天達觀思想，可是唯物主義代替着進去了；他破壞了嫻嫻的厭惡政治的名士氣味，可是偏激的政治思想又立即盤踞着不肯出來；他破壞了嫻嫻的嬌羞嫻靜的習慣，可是肉感的，要求強烈刺戟的習慣又同時養成了。至於他自己的思想卻似乎始終不會和嫻嫻的腦筋發生過關係。嫻嫻的確善於感受外來的影響，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對於嫻嫻卻是一絲一毫的影響都沒有。往常他自以為創造成功，原來只騙了自己！他自始就失敗了，何曾有過成功的一瞬。他還以為莫干山避暑時代是創造嫻嫻的成功時期，咳，簡直是夢話而已！幾年來他的勞力都是白費的！

他又想起剛才嫻嫻說的『你自己的手破壞了自己的理想』那句話來了。他不得不承認這句話是對的。他覺得實在錯怪了李小姐。

他恨自己為什麼那樣糊塗！他，自以為有計畫去實現他的憧憬的，而今却發

現出來他實在是有計畫去破壞自己的憧憬；他煞費苦心自以為按照了自己的理想而創造的，而今却發現出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迷亂矛盾的社會，斷乎產生不出那樣的人。

舊同學的這句話閃上他的心頭了。他恨這社會！就是這迷亂矛盾的社會破壞了他的理想的！可不是麼？在迷亂矛盾的空氣中，什麼事都做不好的。他真真的絕望了！

霍浪霍浪的水聲從梳粧臺側的小門後傳出來，說明那漂亮聰明的少婦正在那里洗浴了。

君實下意識地轉過臉去望着那個小門。水聲暫時打斷了他的思緒。忽然衣櫥門的大鏡子裏探出一個人頭來。君實急轉眼看房門時，見那門推開了一條縫，王媽的頭正退出一半；她看見房裏只有君實不衫不履呆呆地坐着，心下明白現在還



不是她進來的時候。

突然一個新理想撞上君實的心了。

爲什麼他要絕望呢？雖說是迷亂矛盾的社會產生不出中正健全思想的人，但是他自己，豈不是也住在這社會麼？他爲什麼竟產生了呢？可知社會對於個人的勢力，不是絕對的。

爲什麼他要喪失自信心呢！雖說是兩年來他的苦心是白費，但反過來看，豈不是因爲他一向只在嫻嫻身上做破壞工作，却忽略了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她，所以嫻嫻成其爲現在的嫻嫻麼？只要他從此以後專力於介紹自己所認爲健全的思想，難道不能第二次改變嫻嫻把她贏回來麼？一定的！從前爲要掃除嫻嫻的樂天達觀名士氣派的積滯，所以冒險用了破壞性極強的大黃巴豆，弄成了嫻嫻現在的昏瞶邪亂的神氣，目下正好用溫和健全的思想來扶養她的元氣。希望呀，人生是

到處充滿着希望的哪！只要能證明已往的過誤，『希望』是不騙人的！

現在君實的樂觀，是最近半個月來少有的了；而且這樂觀的心緒，也使他能夠平心靜氣地檢查自己近來對於嫻嫻的態度。他覺得自己的冷諷辦法很不對，陡然增加嫻嫻的反感；他又覺得自己近來似乎有激而然的過於保守的思想也不大好，徒然使嫻嫻認為丈夫是當真一天一天退步；他又覺得一向因為負氣，故意拒絕參加嫻嫻所去的地方，也是錯誤的，他應該和她同去，然後冷靜公正地下批評，促起嫻嫻的反省。

愈想愈覺得有把握似的，君實不時望着浴室的小門；新計畫已經審慎周詳，只待嫻嫻出來，立即可以開始實驗了。他像考生等候題紙似的，很焦灼，但又很鼓舞。

房門又輕輕的被推開了。王媽慢慢的探進頭來，烏溜溜的眼睛在房裏打了個

圈子，然後，她輕輕地走進來，抱了沙發榻上的一團女衣，又輕輕的去了。

君實還在繼續他的有味的沉思。嫻嫻剛才說過的話，也被他喚起來從新估定價值了。當時被忽略的兩句，現在跳出來要求注意：

——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是我先走了一步，但我們大概還是同一方向。

君實推敲那句『走先了一步』。他以為從這一句看來，似乎嫻嫻自己倒承認確是受過他的影響，跟着他走，僅僅是現在軼出他的範圍罷了。他猛然又記起誰——大概是李小姐罷——也說過同樣意義的話，彷彿說他本是嫻嫻的引導，但現在他覺得乏了，在半路上停息下來，而被引導的嫻嫻便自己上來了。當真是這般的麼？自信很深的君實不肯承認。他絕對自信他不是中道而廢的軟背脊的人兒。他想：如果自己的思想而確可以算作執中之道呢，那也無非因為他曾經到過那極

端，看着覺得有點不對，所以又回來了；然而無論如何，嫻嫻的受過他的影響，卻又像是可信了，她自己和她的密友都承認了。可是他方才的推論，反倒以為全然沒有呢，反倒以為從前是用了別人的虎狼之藥來破壞了固有的嫻嫻，而現在須得他從頭做起了。

他實實在在迷住了：他覺得自己的推論很對，但也沒有理由推翻嫻嫻的自白。雖則剛才的樂觀心緒尚在支撐他，但不免有點彷徨了。他自己策勵自己說：『這個謎，總得先揭破；不然，以後的工作，無從下手。』然而他的苦思已久的發脹的頭腦已不能給他一些新的煙土披里純了。

房門又開了。王媽第二次進來，怪模怪樣的在房裏張望了一會；後來走到梳粧臺邊，抽開一個小抽屜，拿了嫻嫻的一雙黃皮鞋出去了。

君實下意識的看着王媽進來，又看着她出去；他的眼光定定地落在房門上半晌，然後又收回來，在嫻嫻的書桌上徘徊。終於那象牙小兔子邀住了君實的眼光。他隨手拿起那兔子來，發見了『丈夫』二字被刀刮過的祕密了。但是他倒也不以為奇。他記得嫻嫻發過議論，以為『丈夫』二字太富於傳統思想的臭味，提到『丈夫』，總不免令人聯想到『夫者天也』等等話頭，所以應該改稱『愛人』——却不料這裡的兩個字也在避諱之列！他不禁微笑了，以為嫻嫻太稚氣。於是他想起嫻嫻為什麼還不出來。他覺得已經過了不少時候，並且似乎好久不聽得霍浪霍浪的水聲了。他注意聽，果然沒有；異常寂靜。竟像是嫻嫻已經睡着在浴室裏了。

君實走到梳粧臺旁的時候，愈加確定嫻嫻準是睡着在浴盆裏了。他剛要旋轉那小門的盜柄，門忽然自己開了。一個人捧了一大堆毛巾浴衣走出來。

不是嫻嫻，却是王媽！

「是你……呀！」

君實驚呼了出來。但他立即明白了：浴室通到外房的門也開得直蕩蕩，嫻嫻從這里下樓去了。她，夫人——就是愛人也罷，卻像暴徒逃避了偵探的尾隨一般，竟通過浴室躲開了！他這纔明白王媽兩次進來取嫻嫻的衣服和皮鞋的背景了。他覺得嫻嫻太會和他開玩笑！

「少奶奶早已洗好了。叫我收拾浴盆。」

王媽看着君實的不快意的面孔，加以說明。

君實只覺得耳朵裏的血管轟轟地跳。王媽的話，他是聽而不聞。他想起早晨不祥之夢裏的情形。他嗅得了惡運的氣味。他的泡沫沫的情熱，突然冷了；他還尊嚴的自許受傷了；而他的跳得更快的心，在敲着警鐘。

「少奶奶在樓下麼？」

便是王媽也聽得出這問句的不自然的音調了。

「出去了。她叫我對少爺說：她先走了一步了，請少爺趕上去罷。——少奶奶還說，倘使少爺不趕上去，她也不等候了。」

「哦——」

這是一分多鐘後，君實喉間發出來的滯澀的聲浪。小小的象牙兔子又闖入他的意識界，一點一點放大了，直到成爲人形，傲慢地斜起了紅眼睛對他瞧。他恍惚以爲就是嫵嫵。終於連紅眼睛也沒有了，只有白肚皮上『丈夫』的刀刮痕更清晰地在他面前搖晃。

## 陀 螺

一

「假的！什麼都是假的！」

這樣鄭重地作了結論，五小姐轉過臉去向坐在窗前的女友瞥了一眼——不，應該說是瞪了一眼，爲的是五小姐特別的眼球的筋肉運動即使在最溫柔地瞅着時也等於狠狠的一瞪。



女友還是那樣寂寞地微笑。

鄰家的頑皮孩子正在天井裏大嚷『不要月餅，要紅柿子。』兩個什麼人，大概是誰家的女僕罷，打起了怪刺耳的揚州腔，在窗外抱怨各人的東家太吝嗇，那有過中秋節不送禮，親戚朋友都沒來往，而且節賞也太少。

五小姐側着頭，輕輕地在鼻子裏哼一聲，彷彿哼出了那一切虛偽無理由的中秋節，月餅，送禮，節賞，——一切從今天早晨就煩擾着她心緒的塵緣俗態，翻身跳起來，在桌子上抓起一塊蘇達餅乾，蘸滿了奶油，就往嘴裏送。

奶油是多天的陳貨了，軟融在玻璃缸內，很像是淺黃色的濃鼻涕，蘸在蘇達餅乾上老是即刻就要掉落的神氣，所以五小姐不得不用舌頭急忙地先去舐，因而那喫相就很費力；當第三塊餅乾這樣地被喫着的時候，那位女友說出冷冷的一句來了：

『到底也還有什麼的，不一定是完全假的罷！』

「嚇，你——老徐，始終勸不破戀愛，所以我說你是癡！」

五小姐將咬剩的半塊餅乾丟在奶油缸裏，緊接口駁過去，跟着又是一聲宛曼的嘆息，然後再拿起餅乾來放進嘴裏。

微笑再浮上徐女士的口輔。五小姐的房東家的女僕在門口露出半個臉來了，手裏一個小盤，放着月餅蘋果之類。因為是罕見的文雅俊俏的女僕，徐女士竟縮住了已到嘴邊的回話，貪婪地看着。朋友中誰的臉龐兒也是這麼一個胚？這浮雲似的驀地飛來的感念，隨即又絆住了徐女士的思索。哦！如果在路上瞥見，準定會認是馨罷！不過這裏這一位有其文靜，卻不如馨那樣鋒芒逸宕。這是燙在馨身上的不可磨滅的革命的烙印。在那沸湯似的革命旋風中滾過來的人，誰也免不了燙上一個痕。

五小姐已經回過頭去，見是房東老太太給自己送的中秋禮，便說了謝謝，隨手接過盤子裏的東西來放在書架子的最下層。再回到原來斜坐着的姿勢，她跟隨

了徐女士的眼波又怪樣地瞪一眼，伸直頸頸子，又發議論：

『莫看輕她呢！長的好看，又聰明。你中意了她嗎？老徐，要是你變成男人，便沒福消受她剛纔溫柔的笑容。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嗎？心裏比你還明白些兒。她勘得破戀愛。總算承她的情，和我是什麼都肯譚譚的。』喂，小妹，前回你的東家還不好麼？他的太太有癆病，將來你還不是正夫人！幹嗎你不肯？』她只是微笑，不作聲。『我有個朋友，是讀書人，現在教書，一年有千把塊錢的進賬，沒有娶過親，給你做個媒罷？』老徐，她知道我不是玩話，你猜她怎麼回答呢？她板起了臉搖頭。哈，什麼戀愛，她是勘破了的。她說，將來進尼姑庵修行。嚇，你要說是迷信！可是你的戀愛何嘗不是一座偶像，不是迷信？什麼都是假的，什麼都是空！』

徐女士靜靜兒聽着，心裏還在比較這裏的女僕和舊友馨；成串的塵封的往事也拉出來了，一些愁眉，一些笑靨，熱情的眼波，慷慨的陳辭，幽鬱的咀咒，

啊，這一切！這癡歡苦恨癩怒，只使得人生醇化，聖潔，不是空，也不是假！徐女士沉靜的眼睛斗然耀着興奮的光彩，堅定地說：

『五姊，不能不反對你這意見！只有表面地生活了的人們纔覺得人生是假是空！人生不是荒唐的噩夢，也不是不可得知的神祕。人生是努力加理知！在人生的深處打過滾來的人是既不空想亦不幻滅。』

回答先是鼻子裏的一聲哼。五小姐把手裏的半塊餅乾丟在痰盂裏，隨即又燃起了一枝香煙。用力地吸進一口以後，她慢慢地斜過眼去瞪着徐女士，咬準了字音冷冷地說：

『等你到了我的年紀，我的境地，你自己再回頭看看今天的議論罷。只有走過了大半年人生旅程的人們方纔懂得人生究竟是什麼。你玩過萬花筒麼？——一種小孩子的什麼「教育玩具」哪！你從那小孔裏左看右看，你多麼驚異讚美呀！你想來這小小的紙筒裏的世界多麼豐富美麗複雜呀！可是拆破那紙筒來看哪，你只

得了幾片碎玻璃，歸根，什麼都是假，都是空！」

「然而這寥寥的幾片碎玻璃就是我所謂理智和努力。這是智和力創造出我們萬變的感覺的世界。」

這回徐女士是緊接口駁覆了。看見五小姐瞪着眼睛不作聲，她又接下去：

「你在小孔裏所見的現象是變幻不可究詰，可是這一切的變幻到底本源於碎玻璃片鼓側的形態和三稜鏡折光的角度，這兩者的必然的關係呀。這可以用數目字來求得的，這裏只有必然的真實，沒有神祕，也無所謂空與假！」

話轉到抽象的理論方面了。五小姐平時雖然喜歡析理，但今天的心緒委實太紛亂了，不耐煩這個。她將吸剩大半枝的香煙橫架在煙灰盤沿，向桌子上的小鐘望了一眼，站起身來說：

「四點鐘了，老徐，出去到公園裏走走罷。這一家子的中秋節的喜氣悶得人頭昏。」

於是來了洗粉，白玉霜，檀香粉，口紅，染髮水，司丹康，這一長列的化粧品。五小姐很敏捷熟練地搽着撲着，嘴那哼着一些什麼歌曲。最後是一雙嫩黃色的很容易被誤會是七八歲孩子穿的『跑鞋』那樣的短小而圓頭的皮鞋。五小姐扣好了鞋帶，挺直腰來正想說『走罷』的時候，驀地看見兩道淡淡的然而很有內容的笑暈停在徐女士的眉梢。

『喂，老徐，笑什麼？』

『我笑我是勝利了。』

五小姐猛轉過身去跨上一張椅子，從書架的最高層取下一瓶香水來在自己頸頸子間亂灑。

『我又笑，因為我得意，我又解決了一個問題。』

徐女士加着說，湊到五小姐肩下嗅那芳烈的白玫瑰香。

『勝利？問題！老徐！肚子裏藏着那樣的大禍根，還有心情笑！』

「要笑。因爲你剛纔說過，原來什麼都是空，什麼都是假！」

五小姐轉過身來讚許地挺着眉毛。

「但即使今天你這位宣揚空和假的說教大師，也還有若干到底不能空，更不能假；你執着你血肉的自己；你講究美麗，所以搽粉灑香水，你講究補養，所以奶油蘸餅乾，稀飯沖牛奶！」

二

從螺旋形的樓梯下去的時候，兩位都沒有話。五小姐在用心提防着樓梯板從她脚下滑走，徐女士又讓迷霧樣的雜念包圍住了。

看着偏了頭，弩出了眼珠，萬分費力似地用皮鞋頭去探索樓梯板的五小姐的側形，徐女士的鼻孔裏忍不住有些酸辣，這樣的感慨也突然浮上了意識：啊！衰老了！只一年不見，這位生氣虎虎的，「哭時要哭個痛快，笑時也笑個痛快」的

老姊姊，怎麼便意外地衰老了啊？這是因為那鮮紅的活潑的心已在被頹喪的黑齒所啃嚙，所以再沒有亢昂的叛逆的絕叫，卻只有虛無主義的低呻；這是因為中年的暮氣已經鑽進了她的血液，所以皇皇然追求着補藥，終天不釋手地咬着奶油蘸餅乾了。病態！可是這一切的病態總得有個中心軸。什麼是那個中心軸？

『五姊，想起去年的今晚上麼？觀月橋上的月色，不忍池中的荷香葉，而又  
是煙火耀彩，萬人空巷；佳節勝事，多麼熱鬧！』

淡然看了徐女士一眼，似乎又是一句『所以我說你是癡』，五小姐嘴裏哼着什麼詩句，繼續地努力下樓梯。

兩位悶着嘴，走過了女僕們的臥場——因為是在正房後面的走道，實在不成其為房。徐女士瞥見那位俊俏的小妹在翻看一本書。

『喂，她還看書呢！大概是準備着將來進了尼姑庵時念經罷？』

徐女士低聲說，拉着五小姐的衣角。



五小姐煞住了脚步，出驚似的回過臉來。

「誰啊？」

「就是你所謂總算承她情的那位漂亮的姑娘呀！」

五小姐的嘴唇披了一下，表示極不以爲然。約摸經過半分鐘，總算又踏到平平的地板上了，五小姐這纔鬆一口氣說：

「什麼佛經！進尼姑庵是打算修修來世，只要能念阿彌陀佛就什麼都成；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左右不過是那些蠢心腸。看書嗎？少奶奶教着她。」認得幾個字到底方便些。」嚇，爲的方便，也和念阿彌陀佛一樣。」

徐女士背過臉去伸舌頭，又抿着嘴笑。她分明看見這位老姊姊的前後矛盾的話語內有一顆疲倦了然而又憤懣的心在跳躍。五小姐向來就有這麼一點脾氣：要爲自己的牢騷助勢或是折服對面的意見，她往往會故意地褒揚某一人，給創造出一段『神話』；可是後來看到自己所創造的『神話』又產生了『副作用』，竟會當真增

高某一人的身分，她就不惜略略矛盾一下，再把她的『神話人物』親身燬滅。徐女士是見慣了這套把戲的，但像此時對於小妹的褒貶的輪轉竟來得這麼快，卻還是第一遭。如果不是心緒實在煩擾，精細的五小姐會這樣『失態』麼？

笑容從徐女士臉上逃走，換成同情的憂慮了。

客堂中有的是佳節的熱氣。奶媽正在揩拭一些大號的『水晶』盤子，幫着少女奶裝出滿滿兒一盤一盤的嫩黃色的天津梨子，綠的紫的葡萄，嬌紅的蘋果，和更紅的大柿子。月餅是高堆在兩個朱漆的圓盤裏，廣式的和蘇式的『平分秋色』。天井裏站着白銅的紙馬灰盆。桌子上巍巍然高戴了一座『斗香』，五彩的小小的尖角紙旗在微風中顫抖。孩子們圍在這『斗香』的旁邊，嘈嘈雜雜地搶說着一些聽不清楚的話。

從後面廚房中又送來那誘人饞涎的燒爛了的鷄鴨的香味。

五小姐立定在『斗香』前呆了半晌，然後懶懶地拖着腿走出大門，彷彿已經忘

記本來還帶着一位同伴。

「到那裏去好呢？」

像是物體逐漸消失了動力而終於靜止似的站在弄堂中，五小姐惘然說，眼眶中似乎飽孕了淚水，亮晶晶望着徐女士。

弄堂口跑進來兩個人，掠過五小姐的身旁時，從他們的熱鬧的談話中掉落了這麼兩句：

「我不明白禁止燒『斗香』和『革命』有什麼關係！」

「爲表示新氣象，正也不得不爾。」

五小姐驚覺似地急走了兩步，然後又立定了，氣咻咻地冲着徐女士的臉說：

「就是這麼一點，就是這麼一點呢！表面的，粉飾的，欺騙的；新招牌的鋪子裏賣的盡是破爛舊貨。烏黑黑兩扇大門背後，年年照例的『斗香』還是要燒的。

你倒還說不是什麼都假，什麼都空呢！」

對於這一段沒頭沒腦的議論，徐女士簡直想不出適當的應答。弄堂裏——雖然不是十字街頭，總不見得像是發表意見的場合。嗚，嗚！一輛汽車又在弄堂口駛過。聯想到的是大概有兩桿盒子砲站在車旁的踏脚板上。多麼威風！然而在威風的『蹺蹺板』的另一端又是準有些人太不威風。這當然是五小姐之所以憤懣的一個原因。可是她現在的發洩方式卻又如此和從前不同，徐女士凝睇沉吟着，五小姐的聲音又來了：

「還是到公園去罷。」

「去呀。」

「只要十分鐘就走到的。很大的公園。紅茶，兩角小洋一杯。雖然是「公園」，仍得買門票。常年票卻還便宜，只化一塊錢適用四個公園呢。」

五小姐懇切地說明着，搖搖擺擺向前走。徐女士低了頭不作聲。她記得這樣的『東道之誼』的指引，於今已是再度；僅在三四天前，徐女士已經依着五小姐的

指示到那公園去過，回來後也會對五小姐譚過園中的風景。

想到五小姐竟成爲這樣地健忘，這樣地心神恍惚，徐女士只好偷偷地苦笑，更說不出半句話。

### 三

走不到十多步路，譚話又在兩位中間抽出頭來。漸漸地轉爲熱烈了。

「莫生氣，聽我說啲！五姊，你確是變了。一個人的變，會有好些個方式，你的屬於對自己不利的。一種。不忙，聽我慢慢地說來呀。從前你要笑時就笑個痛快，要哭時也哭個痛快，姑不問你那笑或哭是否該當，然而總不失爲健康者的狀態。現在呢，固然不見你大聲哭了，卻也不見你大笑笑。現在只見你用眉毛來哭，在鼻子裏笑！」

「這是我的自由意志，我喜歡這麼辦。」

「然而你這所謂『喜歡』，實在是『不得不』！」

「有人禁止我狂笑麼？有人禁止我痛哭麼？」

「有。可不是一個兩個的誰某，而是你周圍人羣總和的病態心理。前幾天我就嗅到這病態的氣味，現在我是看清了牠的面貌了。這是想到要替自己留退步；要在自己和人們中間留一些給自己轉圜的空隙；發狂地講究粧飾，因為惟恐被人看出老態；發狂地講究補養，因為衰老的暗影時在打擾夢寐；總之，是喪失了自信力，喪失了勇往直前生活下去的氣概，是人生鬪爭中的敗軍心理，是既過了中年覺得仍是一無所有因而專心只圖晚年的一點安逸那樣佻佻小丈夫的沒落的心理。五姊，你自然不承認。但事實無可辯解。起心要搶劫的兵是沒有鬪志的。爲什麼？因爲他太早地計算到潰敗後個人的退步。一個人生氣勃勃地沒頭於生活的鬪爭和理想的追求時，是決不會想到什麼補養的。是鬪倦了的時候，纔有這些念頭。中年婦人比少女更愛粧飾，因爲她已經不能自信。」

徐女士收住了譚鋒，向五小姐臉上細細地瞧，準備着接受一番利害的反駁。然而例外地沒有，五小姐的兩行淒然的眼光遙射在前面的一雙背影。該是什麼不相干的路人罷，但也說不定有些和五小姐的相識者狀貌彷彿。五小姐是那樣認真地覷着。行人道旁的一棵樹像跳出來似的攔在兩位女士的面前了。三五個一隊的小姑娘橫穿過馬路去，元氣旺盛地笑着，嘈嘈地互相呼喚，像歸巢的小鳥兒。她們的活潑動亂的影子投射在夕陽的馬路上，猶如蒼闇的背景前突爆出幾點火花。當一切又歸原狀時，前面的雙影也沒有了，只有新秋的靜清的柏油路。

五小姐的突出的眼球還是準對着前方，遊魂似的躑着，忽然她腳下一個踉蹌，戛的站住，慌慌張張地旋過身來踩着腳說：

「呀，呀，該死，該死！忘記了，忘記了！」

「可是那封信呢？我記得你早就放在口袋裏呢。」

徐女士輕聲提醒着。

「噫！信麼？混賬信，鬼信！偏是這封信倒帶出來了！我是想起忘記了帶一本書哪！上公園去不帶書，那還成話？」

「那就回去拿書罷。」

徐女士說着，身體已經半面向後轉了；同時，她的腦膜上浮出兩個外國字。兩個外國字，是徐女士幫着五小姐記住的。五小姐每天到公園去『呼吸新鮮空氣』總帶着叫做藝術之什麼的一本書，而在歸來時一定是倦極了似的往牀上躺倒，嘴裏喃喃地念一個外國字，念過了兩三分鐘，就一定要請徐女士幫着記住。可是一星期來，徐女士被囑托『幫忙』的，翻來覆去總是那兩個字，那冊天天被五小姐捧進捧出的日本書的美術書籤似乎老是停在原地位，不會移動半步。

「Gil-game-shi還有H-u-r-ones-te-in！是麼？」

徐女士把眼光引着五小姐要她向後轉，微笑地用了吟詩的調子。

「對，對，Gilg——啊呀，我又念不上來了。怪事！沒有比這個再拗口，再



難記的了。最大的原因無非是，我還沒弄清楚這個字到底是書名呢，地名呢，還是學術名詞。外來語辭典裏也沒有。你看，他們誰也不喜歡看書，問問他們都搖頭，給你一個不知，哎！都不喜歡看書！」

於是幾分興奮的光彩騰上了五小姐的惘然的眼睛。三天前在詞源上翻得了一個『典故』的時候，這同樣的光彩也會裝飾過她的悒塞牢愁的面容。是這強烈的求知慾在五小姐心內構成了最後的防線抵擋着虛無幻滅的衝動。

『那麼回去拿書罷！』

徐女士熱心地再提議。西斜的陽光在五小姐的灰色頭髮上塗染了一些黃金。風吹弄她的怪樣的新衣，五小姐沉吟了一會兒，然後醒過來似的擡頭說：

『怎麼站定了不走呀，老徐！想什麼心事？哦，你說過要回去拿書麼？算了罷。今天是中秋節，我自己放一天假。上公園去！』

#### 四

一前一後趕着牽着似的，兩位女士進了公園了。那邊枕着一泓流水的大柳樹下的綠茵是五小姐天天來讀書的老座位，今天雖然沒帶書，五小姐還是不肯換地方。

『這裏，旁的人是不會來的。他們都歡喜到游泳池，木球場，或是布棚下面喝紅茶咖啡。啊，這些小資產階級，他們就歡喜這一套！』

在草地上坐定了後，五小姐抱住一對膝頭，將背脊靠着樹根，又發議論。似乎公園裏的『新鮮空氣』確有些洗滌心胸的效力，五小姐雖然還是滿肚子牢騷，卻已換了方向了。逢到這一套憤世嫉俗的大議論時，徐女士總是沉默地恭聽，至多回答幾個微笑。她是看得多，聽得多，早以為坐在大樹下抱膝高譚這一類的舉動雖然可以自讚為『革命的智識份子』，但何嘗有補於實際的分毫。而況那些放言

高論又只是這麼幾句老調。現在她仰臉看着天空的白雲，用半個耳朵聽五小姐的話語，卻是整個心在追索五小姐的更加喜怒無常的原因。不料五小姐的譚鋒忽轉，幾句話直刺到徐女士的心上來了：

「老徐，你是愈陷愈深哪！我看你明天不得了，可怎麼好？我是顧不到你呀！」

徐女士一怔，轉過眼去看五小姐的面孔，多麼嚴重的表情呀！但亦因為五小姐的嚴重的表示太過於誇張，徐女士立刻明白又是五小姐在那裏玩她的老把戲了。這也是五小姐的一種脾氣：看見自己的譚話並沒受到沒口的讚許或傾耳的諦聽時便要危言聳聽地撒個「謊」來突刺對方一下。自然她未必有多大的惡意，可是她亦決不肯考慮到假使對方是個神經質的人，也許會發生意外的不良影響。有時是對方愈恐怖則五小姐的無所爲而威嚇的「謊」亦愈大愈長。

只回答一個坦然的微笑，徐女士的眼光又移開了五小姐的面孔。

前面一對人來了。大概是不料這兒柳樹下竟還有人，喫驚似地將他們的糾扭得很緊的身體急忙地分開，匆匆地就跑進荷花池旁的假山石洞裏，送來一片曳長的豔笑聲。

『小資產階級！又要戀愛，又要怕人看見，哼！』

五小姐氣忿忿地罵起來了，眼睛裏卻已充滿了淒愴，呆呆地向空中望着。那一對男女的親熱地偎抱的姿態還浮在五小姐眼前。她苦着臉閉了眼睛，正待拿出『什麼都是假，什麼都是空』這件防身法寶來，立刻又被徐女士一句輕聲的怪話激起全身的戰慄：

『可惜我不是男子。』

『是男子便怎麼？』

『剛纔走過的一對人兒便不至於挨了你的罵！』

『不明白你這句話。』

『很容易明白，因為小資產階級的怕人看見的戀愛會招起非小資產階級者的無名的一股醋！』

五小姐不願再聽，也不願分辯，只歪過頭去看那邊遠遠地有一道矮竹籬圍着的兒童遊戲場。一個紅衣服的孩子正在盪秋千，他的愉快地努力着的小身體已經高出竹籬，快要和秋千架的頂木相平。充滿了活力的嘈雜的笑聲和掌聲從他下面起來，似乎托住了他的身體。五小姐看了幾秒鐘，忽然把兩手掩在臉上，低垂了頸頸子，蜷曲着，一動也不動。

接着是長時間的靜默。然後五小姐發見了什麼似的擎起頭來說：

『老徐。所以我說你是癡！』

『已經是第二次領教你這判決詞了。還有什麼教訓？』

『沒有了——反正你又不肯聽。』

徐女士抿着嘴笑，打算不理，但一轉念，還是追問：

『不應該專「愛」一個人；每個人都愛一下。這是你的老哲學，也領教過了。』

『哎，話不是這麼說的。我的意思是，既已愛過一個人，到可以放手的時候，還是早點放手罷，犯不着弄到碰牆撞壁，轉不過身。』

『哦，哦，這是你的戀愛哲學的最近訂正版罷。謝謝你贈閱一本。戀愛有什麼哲學，從前我不懂，近來卻觀察到所謂新女子中間有一種傾向正在一天一天的顯明：在位的太太們自己覺得不能再找一個更合用些的丈夫的時候，她是主張戀愛專一主義的；退位的太太們認明了已經再不能引起什麼男子的戀愛的時候，她一定是主張戀愛不專主義。』

『你又在罵人了。』

『確不是罵人。老姊姊，你是一天裏總得罵上十幾聲小資產階級的，該不會還再沾惹一星星兒小資產階級的唯心論。但如果據你所謂唯物的觀點來說，我剛

纔的議論便成了不可諱的真實。現在中國一般自號爲最革命最新的女子所謂「戀愛」，實際上還不是「獵取丈夫」？已經有了合用的丈夫的太太們惟恐失之，已得而復失者便打算贏進一個，連再贏進的希望都很少的新新的女士們當然要自解嘲地揚言是自家「不肯」專於一人，而且接着又要太息痛恨於普天下男子之太多了小資產階級的習性！」

「算了，算了，再譚下去，連我也要挨到罵了。」

「如果你覺得我的話語就是罵人，那麼對不起，我實在已經連你都罵在裏頭；不折不扣，是「罵」在裏頭！」

徐女士微笑着擡起頭來再看天空的白雲。

兒童遊戲場裏現在是悄悄地似乎沒有人了。一片紫霧停掛在遠遠的公園外叢樹的圓頂。猛然傳來了打靶的鎗聲，砰，砰！徐女士的望空的眼前煙霧似的舒卷着一些山水思想人物：長安的積雪，渭水的澌冰，八個月的圍城，白日，飛機，

炸彈，餓殍，革命，女兵，華清池的溫泉，病院，傷兵，殺不盡的「反」革命，倉皇渡江，潯陽，秣陵，呵，梅女士，海風，月夜的東照宮，咄，東海線午夜急行車中，『便衣』，盤問，又是病，嵐山，高雄，架空電車，琵琶湖；愛，嗔，癡，恨，而現在又是這日落的上海，又是這砰砰的鎗聲。多變幻呀！誰說不呢？然而總不是『假的』，也無所謂『空』！

五小姐這時在低着頭想，剛纔那邊湖山石洞中小資產階級一對兒的冷笑聲不知爲什麼竟被關進在五小姐的耳朵裏，忒楞楞地只在她耳膜上撞響。這使得她的思索不能集中。惘然再擡起頭來，看見徐女士的沉思的臉上頗有些安詳的微笑，五小姐的心窩突又辣刺刺地像塞進了一塊鹽，她的紛亂的意識中就迸出了興奮的一段話語：

『老徐，儘管你得意微笑，但現在你不是自己的地生活着！我相信最正當的生活是自己本位的生活。拿戀愛來做例罷：阿貓，阿狗，都可以戀愛一下。有空



閒的功夫，煩悶的時候，就去戀愛好了。應該一切行動都以自己爲中心，是主動，不是被動！」

『而在終於只證明了你的許多對象竟意外地「不肯」受你的「主動」而依你心願地「被」動着的時候，就大嚷一切都是假都是空罷？』

徐女士緊接上這一句，依然望着天空。

五小姐的臉色變了，似乎當真有點生氣。她站起來搖搖身體，鼻子裏哼了一聲，看着徐女士的臉說：

『好，好，儘管抓住了我那句空呀假呀來嘲笑罷！老徐，看你工作到疲倦極了的時候，不發牢騷，這纔是怪！教了一天的書，到晚來躺在牀上，就和剛從站籠裏放出來似的氣都喘不過來，老徐，你要是不喊，我就佩服你了。』

亮晶晶兩點淚珠已經在五小姐眼眶邊窺探，卻又被她努力忍住，轉成了慘然的一笑。這都分明地映在徐女士眼內，又鑽進了她的心。她懊悔着自己剛纔說的

話太尖刻了。帶幾分抱歉的意味，她也站了起來，很溫柔地說：

『五姊，生理的疲倦會影響成精神上的煩悶，你是工作過度。何苦這麼拚命幹呀！』

『何苦？現在不拚命幹，到老來活活地餓死麼？積穀防饑——』

五小姐突然咽住了，轉過身去匆匆地走進了那邊的女廁所。

徐女士望着同伴的伶仃的背影，忍不住這樣想：老了，老了；養兒防老，可是她只能積穀防饑，也許這就是她的心理變態的根本原因。

五小姐再回來時，眼眶邊微微有些紅，懶懶地又坐在草上，喟然說：

『我真羨慕這裏看守女廁所的老婆子。她的那間屋子多麼精緻，事務又簡單。老了幹不動時，我想謀這份差使。』

似乎在玩味這廁所看守者的生涯，五小姐靜默了一會兒，然後又輕聲地好像對自己商量：

『也還是不行的呢。公園是外國人的，在帝國主義者手裏要飯吃，洋奴，這一個惡名聲卻擔受不住。還是進尼姑庵去好些。』

徐女士縐着眉頭，從五小姐的臉上引開眼光，低嘆了一聲。

『當真的呢！老徐。我有一個先生就是這麼辦的。前月我去拜望她，覺得出家人實在可羨，清閒自在，無牽無累。可是要住尼庵，也得積蓄資本。總之，目前還是要拚命的幹，拚命！』

『拚命！不錯。但如果沒有到老就送了命，那你現在的拚命豈非是一場空？』

『所以我又講究補養。』

萬料不到有這樣一句答語，徐女士驚異地睜大了眼睛。但是五小姐並沒注意到，思慮很深的樣子，側着頭。

『哦，哦；這就是你先前所說的自己本位的生活之一端麼？我不贊成，也不

反對。但是，五姊，四十歲的人怎麼就總是想到死呢？並且現在拚命做事又是只爲了準備老的來臨！不要再想到老罷！拚命，努力，因爲生命力尙在我們血管裏奔流，因爲我們的生命力要求向外表現，因爲要把我們的生命力在灰色的人生上劃一條痕，深深的痕，因爲要把我們的生命力擴展到全社會，延續到未來的世紀！五姊，我們可以有死，卻不能老；永遠忘記了老罷，打倒這老的黑影！」

沒有回答。斜眼望那邊湖山石畔小路上一對一對地走過的人兒，五小姐苦着臉，輕輕搖動左手的指頭，半晌，她方纔回過頭來淒然說：

『快要黑下來了，大家都回去過中秋，賞月，團圓；而我呢——咳，這該死的中秋，中秋，叫人怎麼能夠忘記老呀！』

## 五

於是詛咒着中秋，詛咒着那些歡天喜地過中秋的小資產階級，詛咒着一切心

滿意得的人，詛咒着老，詛咒着疲倦，五小姐斜簽着肩膀，一拐一拐地走回『家』去了。徐女士放慢了脚步，對五小姐保持着兩尺多的間離，靜穆地微笑着。

從早晨就供在客堂內長桌上的一對紅而且粗的蠟燭已經明晃晃地點着了。二房東家的老太太正把剝好的生栗子分給孫兒女們。每天剝風乾栗子是這家老太太的『日課』。坐在她安靜的一角裏，這位老人家很像藝術家研修傑作似地成天價剝，剝；到晚飯前就把一天工作的結果分配給屋子裏的上下大小人們。在這『總分配』以前，老人家是不許任何人先喫一顆她所剝白的生栗的。並不盼望什麼人來幫忙；但如果有人坐下來幫助剝這麼五個八個，只要那位幫忙者並不隨手塞進嘴裏去，她也不拒絕，而且在她的慈祥的微笑中便閃耀着得了同志的革命黨式的喜悅。這在『總分配』時，老人家總不會忘記用一兩句話來替那位義務效勞者表揚，可是照例並不多分給那位效勞者一兩個栗子。

現在她老人家已經把一天工作的結果分成了六七小堆，等待照例的同時分

配，因為孩子們嚷得太利害，就先給了。少奶奶是活潑潑地常帶着笑容的，看見徐女士與五小姐一先一後地進來，便用她的充滿了生命力的聲浪說：

「徐小姐！老太太給你栗子了。她老人家剛纔說過，你今天幫她剝了二十多個，呀，五小姐，你該得的一份大概要賞小妹罷？人家給你送了好東西來了！」

因為這「人家」二字是說的特別漂亮而搖曳，五小姐立刻理會得是什麼人，她的淒淒然的眼睛立刻放出興奮的光彩來。更沒半句的周旋，只在喉間發出一聲「唔」，五小姐斜着肩膀就往樓上跑，那種輕捷喉急的神氣，怕只有十八九的女郎纔會有的。

徐女士也很了解似的微微一笑，領受了老太太給的栗子，坐下來便和少奶奶閒譚。孩子們圍住了祖母，指手劃腳地放直了喉嚨嚷，靠牆角擺着的loud speaker忽地嗚嗚然響了；先是公債市況，隨後是棉花，麪粉，橡皮；最後是沙沙地像有誰在演說。一片清涼的月色從漸濃的暮靄中透出來。俊俏的女僕小妹走來開了電

燈，便拖開方桌子擺杯箸。孩子們是更嚷得利害。

觀這空兒，徐女士跑上樓去換衣服。

五小姐坐在牀上，嚼着一些什麼。清冷的月光照見桌子上是月餅和蘋果，裝來的紙盒和篋筐都已經拆得粉碎。

徐女士將電燈捻亮。

似乎猛喫了一驚，五小姐急忙嚥下嘴裏的東西，弩着嘴說：

『莫開燈呀！你看月光多麼好。今晚上賞月！』

沒有回答。徐女士東張西望地，擡起了嘴唇，很誇張地用鼻子在嗅。房裏除了她的咻咻的嗅聲，就是五小姐嘴裏咕咕的咬嚼。

『你嗅什麼？』

五小姐又取過一只蘋果來剖爲四塊的時候高聲問。

『嗅麼？因爲這裏忽然也有了小資產階級氣味的什麼「賞月」了，我打算找尋

牠的來源。」

五小姐佯怒地瞪了徐女士一眼，又努力嚼蘋果。

「哦，找得了！原來是蘋果裏的來源。可是，老姊姊，下面就要開飯了，你這些蘋果還是留到半夜躺在被窩裏喫罷。」

「不——咄，誰還喫飯，在他們的快活團圓的桌子上。」

雖然調子還是挺硬，可是斜瞪的眼光中卻又充滿了悽惶。

「也許還趕得及到『人家』那裏去喫夜飯？」

徐女士很認真地輕聲說。

又是沒有回答。五小姐側着頭像在追想什麼遼遠的和愉快的，慢慢地將剖碎的蘋果放進嘴裏，十分玩味似的嚼着，然後自言自語地說：

「他，他知道我喜歡喫這個，這個！」

清冷的月光落在五小姐身上。徐女士看見此時的五小姐的臉色是異常地安



靜，恬適，而且瀰漫了活力。徐女士鬆一口氣，胸間的疑問得了答案：雖然是顯得困頓，頹喪，搖惑，衰暮，可是元氣還在。

樓下孩子們的嚷聲中這時新夾進了杯箸的敲聲。小妹的俏媚的臉兒也又在房門口出現。

「還是下去喫飯罷！」

五小姐挺直了腰說。站在椅子上，她恭恭敬敬地將喫剩的蘋果搬到書架頂，疊成三角塔的形式。月餅還沒喫過，則又重新裝進紙盒裏，也高高地供上書架頂，在蘋果的兩旁，左右各一盒。

## 大澤鄉

算來已經是整整的七天七夜了，這秋季的淋雨還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風。呼呼地吹得帳幕像要倒坍下來似的震搖。偶而風勢稍殺，嗚嗚地像遠處的悲笳；那時候，那時候，被蓋住了的猖獗的雨聲便又突然擡頭，騰騰地宛然是軍鼓催人上戰場。

中間還夾着一些異樣的聲浪：是尖銳的，淒厲的，有曲折抑揚，是幾個音符組成的人們說話似的聲浪。這也是兩三天前和大風大雨一同來的，據說是狐狸的

哀嗚。

軍營早已移到小丘上。九百戍卒算是還能夠囤一堆乾燥的稻草，只這便是那兩位終天醉成泥貓的顛預軍官的唯一的路略。

軍官呢，本來也許不是那樣顛預的傢伙。縱然說不上身經大小百餘戰，但是他們的祖若父卻是當年鐵騎營中的悍將，十個年頭的縱橫奮戰掃蕩了韓，趙，魏，楚，燕，齊，給秦王政掙得了統一的天下；他們在母親肚子裏早已聽慣了鞞鼓的聲音，他們又在戎馬倉皇中長大，他們是將門之後，富農世家，披堅執銳作軍人是他們的專有權，他們平時帶領的部卒和他們一樣是富農的子弟，或許竟是同村的兒郎，他們中間有階級的意識作聯絡。然而現在，他們卻只能帶着原是『閩左貧民』的戍卒九百。是向來沒有當兵權利的『閩左貧民』，他們富農素所奴視的『閩左貧民』，沒有一點共同階級意識的『部下』！

落在這樣生疏的甚至還有些敵意的環境中的他們倆，恰又逢到這樣悶損人的

秋霖，不知不覺便成爲酒糊塗；說是『泥貓』，實在已是耗子們所不怕的『泥貓』。

半夜酒醒，聽到那樣胡笳似的風鳴，軍鼓似的雨響，又感着砭骨似的秋夜的寒冷，這兩位富農之子的軍官恍惚覺得已在萬里平沙的漠北的邊疆。聞說他們此去的目的地叫做什麼漁陽。漁陽？好一個順口的名兒！知否是大將軍蒙恬統帶三十萬兒郎到過的地方？三十萬雄兵都不會回來，知否是化作了那邊的青燐蔓草  
啣！

想不得！酒後的愁思，愈抽愈長。官中的命令是八月杪到達防地，卽今已是八月向盡。卻僅到這大澤鄉；而又是淫淫秋雨阻道。誤了期麼？有軍法！

聽說昨天從魚肚子裏發見一方素帛，硃書三個字：陳勝王！

陳勝？兩屯長之一是叫做陳勝呀。一個長大的漢子，總算是『閭左貧民』中間少有的堂堂儀表。『王』？怎麼講？

突然一切愁思都斷了線。兩軍官臉色變白，在淒暗的燈火下擡起頭來，互找

着對方的眼光。壓倒了嗚咽的風聲，騰騰的雨鬧，從遠遠的不知何處的高空闖來了尖厲的哀嗥。使你窒息，使你心停止跳躍，使你血液凝凍，是近來每夜有的狐狸叫，然而今番的是魔鬼的狐狸叫，是要撕破你的心那樣的哀嗥。斷斷續續地，是哭，是訴，是吆喝。分明還辨得出字眼兒的呀。

『說是「大楚興」囉？』

『又是「陳勝王」！』

面面觀着的兩軍官的僵硬的舌頭怯生生地吐出這麼幾個字。宿酒醒了，陳勝的相貌在兩位軍官的病酒的紅眼睛前閃動，是一張多少有點縐紋的太陽曬得焦黑的貧農的面孔。也是這次新編入伍，看他生得高大，這纔拔充了屯長。敢是有幾斤蠻力？不懂兵法。

想來陳勝倒不是怎樣可怕，可怕的那雨呀！雨使他們不能趕路，雨使他們給饑餓；天哪，再是七日七夜的雨，他們九百多人只好餓死了。在餓死的威嚇

下，光景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罷？

第二天還是淋雨。躲在自己帳裏的兩位軍官簡直不敢走動。到處可以碰着懷恨的猶視。營裏早就把魚鼈代替了米糧。雖然是一樣的裝飽了肚子，但喫得太多的魚鼈的兵士們好像性格也變成魚鼈去了。沒有先前那麼溫順，那麼沉着。騷動和怨嗟充滿了每個營房。

『怎麼好？走是走不得，守在這里讓水來淹死！』

『整天吃魚要生病的哪！』

『木柴也沒有了。今天燒身子下面墊的稻草，明天燒什麼？喫生魚罷？我們不是水獺。』

『聽說到漁陽還有兩三千里呢！』

『到了漁陽還不是一個死！』

死！這有力的符咒把各人的眼睛睜大了。該他們死？爲什麼？是軍法。因爲不是他們所定的軍法所以該他們死喲！便算作沒有這該死的軍法，到了漁陽，打了匈奴，畢竟於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自己本來也是被征服的六國的老百姓，祖國給與他們的是連年的戰爭和徭役，固然說不上什麼恩澤，可是他們在祖國內究竟算是『自由市民』，現在想來，卻又深悔當年不會替祖國出力打仗，以至被擄爲奴，喚作什麼『閭左貧民』，成年價替強秦的那些享有『自由市民』一切權利義務的富農階級掙家私了。到漁陽去，也還不是捍衛了奴視他們的富農階級的國家，也還不是替軍官那樣的富農階級掙家私，也還不是拚着自己的窮骨頭硬教那些向南方發展求活路的匈奴降而爲像他們一樣的被擄取的『閭左貧民』麼？

從來不曾明晰地顯現在他們意識中的這些思想，現在卻因爲阻雨久屯，因爲每天只喫得魚，因爲沒有了木柴，更因爲昨夜的狐狸的怪鳴，便像潮氣一般滲透了九百戍卒的心胸。

魚肚子裏素帛上寫的字，夜半風聲中狐狸的人一樣話語的嗚嗚，確也使這九百人覺得詫異。然而僅僅是詫異罷了。沒有幻想。奉一個什麼人爲『王』那樣事的味兒，他們早已嘗得夠了。一切他們的期望是掙斷身上的鐐索。他們很古怪地確信着掙斷這鐐索的日子已經到了。不是前年的事麼：東郡地方天降一塊石頭，上面七個字分明是『始皇帝死而地分』！平舒華山之陽，素車白馬獻璧的神人不是也說『明年祖龍當死』麼？當死者，既已死了？『地分』，應該該就在目前罷！

想起自己有地自己耕的快樂，這些現做了戍卒的『閭左貧民』便覺到只有爲了土地的緣故纔值得冒險拚命。什麼『陳勝王』，他們不關心；如果照例得有一個『王』，那麼這『王』一定不應當是從前那樣的『王』，一定得首先分給他們土地，讓他們自己有地自己耕。

風還是虎虎地吹着，雨還是騰騰地下着。比這風雨更洶湧的，是九百戍卒的



鼓噪，現在是一陣緊一陣地送進兩位軍官的帳幕。

覺得是太不像樣，他們兩位慢慢地踱出帳幕來，打算試一試他們的『泥貓』的威靈了。

他們擺出照例的巡視營帳的態度來，這兩位的不意的露臉居然發生了不意的效果，鼓噪聲像退落的潮水似的一點一點低下去了。代替了嘴巴，戍卒們現在是用眼睛。兩位軍官成了眼光的靶子。可不是表示敬意的什麼『注目禮』，而是憎恨的嘲笑的『看你怎麼辦』！本來未始不準備着接受一些什麼『要求』，什麼『訴說』，或竟是什麼『請示進止』，——總之，爲了切望減少孤獨之感便是『當面頂撞』也可以歡迎的他們倆，卻只得到了冷淡和更孤獨。他們不是兩位長官在自己部下的營帳內巡視，他們簡直是到了異邦，到了敵營，到了只有閃着可怖的眼光的山墟中。

是黃河一樣的深恨橫斷了部下的九百人和他們倆！沒有一點精神上的聯系。

九百人有痛苦，有要求，有期望，可是絕對不願向他們倆聲訴。

最後，兩位軍官站在營外小丘頂顛，裝作瞭望地勢。

大澤鄉簡直成爲『大澤』了。白茫茫的水面聳露出幾簇茅屋，三兩個村夫就在門前支起了魚網。更有些水柳的垂條，賣弄風騷地吻着水波。剛露出一個白頭的蘆花若不勝情似的水面顛抖着。天空是鉛色。雨脚有簪子那樣粗。好一幅江村煙雨圖呵。心神不屬地看着的兩位軍官猛覺得有些異樣的味兒兜上心窩來了。是淒涼，也是悲壯！未必全是癡獸的他們倆，從剛纔這回的巡視看出自己的地位是在『死線』上，『死』這有力的符咒在他們靈魂裏發動了另一種的力量；他們祖若父血液中的階級性突然發酵了，他們不能束手困在這荒島樣的小丘上讓奴隸們的復仇的洪水來將他們淹死！他們必得試一試最後的掙扎！

『看出來麼？不是我們死，便是他們滅亡！』

『先斬兩屯長？』

『卽無奈何，九百人一齊坑啣！』

先開口的那位軍官突然將右臂一揮，用重濁的堅決的聲調說了。

『誰給我們掘坑？』

不是異議，卻是商量進行手續，聲音是兇悍中帶沉着。

『這茫茫的一片水便是坑？』

跟着這答語，下意識地對脚下那片大水望了一眼，軍官之一是得意地微笑了；然而笑影過後，陰森更甚。睜眼睜着他的同伴，發怒似的咬着嘴唇，然後輕聲問：

『我們有多少心腹？』

呵，呵，心腹？從來是帶慣了子弟兵的這兩位，今番卻沒有一個心腹。戰國時代作了秦國的基本武力的富農階級出身的軍人，年來早就不夠分配；實在是太將軍蒙恬帶去的人太多了。甚至像『屯長』那樣的下級兵官也不得不用階級不同的

『閻左貧民』裏的人了。這事件的危險性現在卻提出在這兩位可憐的軍官面前要求一個解答。

『皇帝不該徵發賤奴們來當兵的！』

被問住了掣不出回答來的那位軍官恨恨地說，頓然感到祖若父當日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永遠成爲過去了。

『何嘗不是呵！自從商君變法以來，我們祖宗是世世代代執干戈捍衛社稷的；作軍人是光榮的職務，豈容『閻左』的賤奴們染指！始皇帝賓天後，法度就亂了。叫賤奴們也來執干戈，都是賊臣趙高的主意哪！趙高，他父母也是賤奴！』

『咳，「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這就是！』

因爲是在大澤鄉的小丘上，這兩位軍官敢於非議朝政了。然而話一多，勇敢樂觀的氣分就愈少。風是颯的更大了。總有七分溼的牛皮甲，本來就冰人，此時則竟是激骨的寒冷。忍着凍默然相對，仰起臉來讓涼雨灑去了無賴的悲哀罷！鄉

關在何處？雲山渺遠，在那兒西天，該就是咸陽罷？不知咸陽城裏此時怎樣了！羽林軍還是前朝百戰的兒郎，但是『閭左』賤奴們的洪水太大了，太大了，咸陽城不免終究要變成大澤鄉罷！

回到自己帳幕內的兩位軍官仍和出去時一樣地苦悶空虛，惘然若喪。他們這階級的將要沒落的黑影，頑固地罩在他們臉上。孤立，危殆，一場拚死活的惡鬪，已是不成問題的鐵案；問題是他們怎樣先下手給敵人一個不意的致命傷。

——先斬兩屯長？

——還有九百人呢？

——那，權且算作多少有一半人數是可以威脅利誘的罷？

——收繳了兵器，放起一把火罷？

當這樣的意念再在兩位軍官的對射的目光中閃著的時候，帳外突然傳來了這

麼不成體統的嚷鬧：

「守在這里是餓死……到了漁陽……誤期……也是死……大家幹罷，纔可以不死……將官麼……讓他們醉死！」

接着是一陣哄笑，再接着便是嘈嘈雜雜的聽不清的話響。

兩軍官的臉色全變了，嘴唇有些抖顫。交換了又一次的眼色，咬嘴唇，又剔起眉毛，統治階級的武裝者的他們倆全身都漲滿了殺氣了，然而好像還沒有十分決定怎麼開始應付，卻是陡地一陣夾雨的狂風揭開了帳門，將這兩位太早地並且不意地暴露在嚷鬧的羣衆的眼前了。面對面的鬪爭再沒有拖延緩和的可能！也是被這天公的多事微微一怔的羣衆們朝著帳內看了。是站着的滿臉通紅怒眉睜目的兩個人。但只是『兩個』人！

「軍中不許高聲！左右！拏下擾亂營房的人！」

拔出劍來的軍官大聲吆喝，衝着屯長之一叫做吳廣的走過來了。

回答是幾乎要震坍營帳那樣的羣衆的怒吼聲。也有了兵器在手的『賤奴』們一番不復馴順！像野熊一般跳起來的吳廣早搶得軍官手裏的劍，照準這長官攔腰一揮。剩下的一位被發狂似的部下攢住，歪牽了的嘴巴只洩出半聲哼。

地下火爆發了！從營帳到營帳，響應着『賤奴』們掙斷鐵鍊的巨聲。從鄉村到鄉村；從郡縣到郡縣，秦皇帝的全統治區域都感受到這大澤鄉的地下火爆發的劇震。即今便是被壓迫的貧農要翻身！他們的洪水將沖毀了始皇帝的一切貪官污吏，一切嚴刑峻法！

風是凱歌，雨是進擊的戰鼓，瀾漫了大澤鄉的秋潦是舉義的檄文；從鄉村到鄉村，郡縣到郡縣，他們九百人將盡了歷史的使命，將燃起一切茅屋中鬱積已久的忿火！

始皇帝死而地分！

## 喜劇

一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青年華的手在衣袋裏反覆數他的全部財產：四個銅子！他雖然餓得眼睛前迸出金花，然而這個，數銅子，却還沒有弄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的確只有四個銅子。



他托開他的烏黃的瘦手掌，很鄭重地把這四枚銅子呈獻給大餅攤上的山東漢子。

「那不行啦！兩個燒餅賣八個子兒，還差四子兒！嗨！」

山東漢子把一隻黑手在身上擦，怪生氣似的說，一對圓眼睛兇猛地瞧着華的面孔。

聽着這山東口音，又看見那一臉橫肉，兩顆閃着紅光的圓眼睛，青年華忍不住打一個冷噤！五年前在××路發傳單被捕時用槍柄打他的那位「八太爺」的猶相，便又在他眼前浮出來了。五年的監禁，許多老朋友的面貌漸漸從他的記憶中褪色了，但是這位「孫聯帥」部下的大兵的威容，却就從那時候槍柄的一擊深深地印入他的腦膜。現在刑滿出獄，復爲「自由之身」的第一天第一次和人發生交涉，真不料又是那樣的一臉橫肉，兩顆兇狠的眼睛，那樣的山東口音！經過了五年，這世界的一切常真並沒有絲毫的改變麼？他的昏憊的神經就感到自己的被捕

彷彿僅是昨日的事了。

托開着的一隻瘦手簌簌地抖起來了。青年華看着另一隻手裏的兩個燒餅，吞吞吐吐地說：

『八個銅子？你不要欺人！我是常買燒餅的。昨天還是兩個銅子一個——』

『哼！媽的！兩子兒一個！昨天你還買？做夢！這年頭兒！兩子兒一個！你看，不是青天白日的世界麼？什麼都漲價！你奶奶做的燒餅纔賣兩子兒一個！』

站在燒餅攤旁邊的兩三個工人都笑起來了，都轉過眼來打量着青年華。他們都是焦黃的臉，穿着破舊的藍布衣服，依然是五年前青年華見慣了的那種困苦的模式。

看見青年華儘在那裏發楞，賣餅的山東漢子也不再多說話，很乾脆的取了那四個銅子，又取回一個燒餅，就轉臉招呼別的主顧去了。青年華下意識地往地下一蹲，燒餅就往嘴裏送。

『革命！革命！喫的穿的都革貴了！他媽的革命！』

青年華猛抬起頭來，看見那個說話的藍短衫工人正在那裏掏出錢來買燒餅，嘴邊猶自浮着一層唾沫。

革命？難道當真已經革過命麼？——青年華不能相信似的向四下裏張望。不遠的街角飄揚着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雖然很破舊，而且已經褪色，在斜陽下的微風中發抖，可確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確是五年前可以算作殺頭的憑證的『青天白日滿地紅』！青年華陡然神清氣爽了，嚥下最後的一口燒餅，急忙問道：

『革過命了啊，那一年的事？』

燒餅攤的漢子以及那些個工人都一齊回過臉來，帶着一種詫異的輕蔑的冷笑。青年華覺得有申說的必要了：

『哎哎——你們看！我是剛從西牢裏放出來的。坐了五年的牢，外邊的事情我是什麼都不知道。』

『想來你是共產黨？』

工人中間的一個，含着一口燒餅輕聲問，又對他的同伴使眼色。

『不，我是國民黨員。——』

一邊說，青年華站起來了，準備着背誦自己的經驗，並且準備着聽取別人的稱讚。

但是賣燒餅的漢子做一個鬼臉，吐出濃濃的一口唾沫，忙着拏餅放到火邊去烤。藍布短衣的人們，怪樣地對青年華望一眼，也就匆匆地跑開了。

## 二

信步走了十多分鐘，青年華站在一座橋上了。橋那邊的大建築是總商會，他認得。那裏也有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懶懶地垂在旗桿上。他躊躇地踱着，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好。

猛然他想起不遠就是××同鄉會，而同鄉會的辦事人趙某却曾有一面之雅。既然無處可去，兩手又空空，那就去撞一下罷。

同鄉會號房的臉色就不對。瞪着眼對青年華看了半天，這纔懶洋洋地回答：

『趙先生不在這裏了。』

『別的辦事人也行。有要緊事，一定要見一見。』

號房的臉色更加難看了。斜過眼來又對青年華打量了半晌，然後十二分賣情面似的，拱起嘴巴朝牆上的圓形時鐘一扭，大聲說：

『你看，是什麼時候了啊？三點鐘停止辦公，常務委員早已回家。』

什麼！常務委員？青年華又詫異，又興奮。連同鄉會也是委員制了麼？他這纔更明晰地意識到世界確是換了一個樣子了。於是他好像有了把握似的提起精神說：

『那麼，我就在這裏等候吧！等到明天。我沒有地方去過夜。』

「不行，沒有這規矩！」

「沒有這規矩，也得要過一夜！」

號房冷笑了，但條地收起笑容，厲聲說：

「趕快去罷！識相點！不走，就叫巡捕！」

青年華不回答，簡直的就坐下來了。號房一面怒氣沖沖地罵，一面就跑去。

許是去叫巡捕罷？不管他！反正總得給我一個地方過夜。——青年華這麼付量着，心裏反而泰然了。

可是意外地，號房帶來的却不是巡捕，而是四十多歲的瘦男子，穿着中山裝。不知道是青年華的那一點叫人起敬，這瘦男子居然很有禮貌。

「老兄是來找趙旭老的麼？有什麼貴幹？」

「哦，哦，——這個，有一點事——」

『老兄是初到上海罷？』

『不——我是剛從西牢裏放出來的。』

『什麼！西——？』

『西牢！五年前，幹革命，在馬路上發傳單被捕，直到今天方才出來。』

『五年前？』

『是五年前。那時上海還是孫傳芳的勢力，那時國民革命軍還沒有出師北伐。』

青年華的嗓子響亮一點了，胸脯也自然而然的挺得筆直，大有憑這資格便可以到處睜覺喫飯的氣概。然而不幸，四十歲的瘦男子並沒有認識到青年華的這項資格，和這種價值；他在鼻子裏『哼』了一聲，似笑非笑地看了青年華一眼就轉過臉去申斥那個號房道：

『你辦公事越辦越老到了啊！也不看看是什麼路數，就往我這裏回！來——』

說時遲，那時快，瘦男子一邊拉長着那個「來」字調，一邊剛要向後轉走，却不料青年華已經抓住了他的胳膊。

「慢走，我的住夜問題還沒有解決。」

瘦男子不動了，也不作聲，兩粒細眼睛咕咕地亂轉。有一個當差跑進來了，號房也揩着額角的急汗挨上前來。但是瘦男子對他們擠眉弄眼，不許他們有什麼動作。他的眼光很害怕似的釘住了青年華的放着右手的那個衣袋。

眼光是會說話的，青年華突然悟到了瘦男子爲什麼這樣惴惴，忍不住仰臉狂笑起來。笑聲還沒有完，他猛覺得手裏的那條瘦胳膊像蛇一樣的滑走了，而同時幾隻粗壯的手却將他捉住了，一直將他拖走有丈把遠。

終于站住了，青年華聽得瘦男子的聲音說：

「搜他的身上！」

于是搜。結果一無所得。似乎這太意外，瘦男子反倒躊躇起來；手插在衣袋



裏，燃着了一枝捲煙。

噴出了幾口白煙以後，他毅然說：

「哼！送捕房罷！在逃的共產黨！」

「上捕房也不要緊，可是共產黨，怎麼說？」

青年華忍不住反問了。但並沒有得到回答。瘦男子已經走得連影子都不見。

一個管門巡捕模樣的酒糟鼻子的矮胖子走到青年華的身邊，拍着他的肩膀說道：

「小夥子，走罷！有話到行裏去說。白賴是不中用的！孫傳芳時代發傳單！那不是共產黨是什麼？你去問問就知道，眼前革命做官的大亨在孫傳芳時代都是很安分的，從不搗亂！我親眼看見！」

二十四小時以後，青年華又在熱鬧的馬路上徘徊了。捕頭只罵了他一頓，並不肯用拘押的方式來替他解決嚴重問題的住與食。

他也不同於昨天此時的他了。他的衣袋裏已經沒有四個銅子，他的腦袋裏却裝滿了疑問。

在他的餓得很了發花的眼前，一串一串地漂浮着大大小小的耳朵形的疑問符號，他不辨方向地信步走着。

當真這世界有點換樣了。女人們都剪了髮，胸前高高地聳起一對乳房，臉上擦得紅的紅白的白，臂膊和大腿都是光光的露在外面。影戲院異常之多，廣告上競誇着『神怪武俠新片』。

在這一切表面之下，還有什麼呢？他不很明白。雖然，有一點是確定了的：已經革過命。然而這『革命』却已經跑出他所能理解的範圍。

他呆呆地站在十字街頭的電車站上。四周圍是光臂裸腿滿身香氣的女人，是

各種的車聲和人聲，是藍的紅的刺眼的電光招牌。一種說不明白的憎恨，漸漸從他心頭湧上來了。

突然有這樣的呼聲刺進他的耳朵：

『阿要看政治消息！』

當日政治消息：

廣東政府攻打湖南！

汪精衛勾結馮玉祥閻錫山，

阿要看：共產黨攻打福建；』

青年華轉過臉去，一張新聞紙在他眼前一掙，彷彿是什麼『民生日報』。在這報面上瞥見一行大題目：『總司令昨日回南京！』

立刻他的腦海中展開一張政治地圖了。但這是五年前的『舊地圖』，北伐軍剛打到了武漢，而雄踞南京的，是姓孫的『聯帥』！

把今天的印象加上昨天的印象，更加上昨天之昨天——那就是五年前他被捕當時的景象，他簡直糊塗到不像人了！

肚子裏早就咕咕地叫，這是比什麼都急迫。怎樣解決這問題呢？青年華一揮手，好像扔去了一切的『政治消息』，便又在人堆裏亂擠，心裏盤算着怎樣方能弄到食和住。他想起孫總理的全部遺教是解決衣食住行，然而虔奉遺教的他却像喪家之狗，他不禁有點憤憤了。

這憤慨似乎很有點療飢的功效，但同時又像一個風輪似的在他腦海裏轉，使他眼睛裏看出來的人和物都變成了雙重的輪廓。

在什麼街的轉角處，他一頭撞在一個人的身上，兩個都跌倒了。

『狗東西！瞎了眼麼？』

先爬起來的一位破口大罵，用腳踢躺在地下的青年華。大概當真是餓得利害了，青年華不動，也不作聲，只翻起眼睛對那個人瞧。忽然他叫道：

「是你麼？金——我是華！」

他趕快跳起來。什麼肚子餓，什麼憤憤，一下裏都逃得精光了。

#### 四

現在青年華已經喫得很飽，並且一枝茄立克斜插在嘴角，很神氣地坐在金的會客室裏。

他噴了一口煙，對主人說：

「我真想不到這五年來有那麼多的變化。現在我都明白了。想起我們同學的時候，你是多麼持重，總不肯亂走一步，現在我佩服你畢竟是高明，見識遠大！」

「啊，那時，那時，——我也無非遵守着『忍辱負重』的古訓，甯可讓你們罵一聲『反革命』——可是，現在，你看，我還不是革命的忠實信徒！」

這樣回答了的金，仰臉噴出一口煙，電燈光射在他的胖圓臉上，亮晶晶好像一個小太陽。

青年華點頭微笑，一邊用勁吸煙，一邊看牆上掛的總理遺像，心裏油然起了這樣的感想：偉大的總理呀，你的遺教確不是不兌現的支票，虔奉你的遺教的人就可以解決衣食住行，很舒服地解決了，眼前的金。不是很好的標本麼？

但是金忽地翹起大拇指在空中劃一個圈，轉過臉來毅然說：

『不過社會上儘有許多混帳東西，還在那裏口口聲聲說捐稅太重，無法生活；嚇！他們連革命要有犧牲都不知道！這種不知不覺，不肯犧牲的人，真不配在革命政府底下做老百姓呀！』

『捐稅很重麼？』

青年華忍不住問了。無論如何，他還有點記得五年前慣熟了的標語口號。而且前天在大餅攤頭所得的印象又很無賴地浮上了他的記憶了。幸而金並沒有注意

到。微微一笑，他就回答：

『可說是不輕。但是，老華，商民是踴躍輸將的呀！他們知道贊助革命政府。只有無知無識的農工纔要喊苦。老華，你知道革命政府發了多少公債呢？九萬萬！四年之內，發了九萬萬！比北洋軍閥十五年內所發的數目多上好幾倍哪！這就是商民擁護政府的證據。——』

于是猛吸了一口煙，金又放低了聲音加一句：

『然而商民倒底還是好利，所以公債的市價統扯起來只到得五折。』

于是譚話轉了方向，講到女同志，講到跳舞場，電影明星，浴美大會，——在青年華都是聞所未聞。當真這世界是換了樣了，更適宜於尋歡作樂了。

但是正像天方夜譚裏的一個故事似的，聽飽了人間世賞心樂事的青年華，却猛然省悟到自己腰間沒有半文錢，並且今晚上睡的地方也還沒有著落。眉尖縐起來了。他吞吞吐吐地說出這樣爲難的問題。他很想問這位慇懃的主人借這麼十塊

八塊，可是倒底勇氣不足，他只說很想找點工作，聊盡革命一份子的義務。

真不料金的眉頭也繃起來了，換上一枝煙，猛力吸着，這位主人仰起臉看牆上的裸體油畫。

『我也知道有點困難。剛從那邊出來，黨裏一切情形，我還不很熟——』  
既然等不到金的回答，青年華只好搭訕着再繼續自己的『獨白』，心裏却又有點抱怨孫總理的遺教了。

『哈！有了！』

突然金跳起來喊，打斷了青年華的『獨白』，也打斷了他心裏的『抱怨』，翹起一個大拇指，金走到青年華的跟前，異常鄭重地問：

『你不是說過昨天有人誣賴你是共產黨麼？』

『唉——』

『好！你就算是共產黨，你就去自首罷！這麼一來，你的工作問題就解決



了。」

『可是我實在不是共產黨！』

『哈哈，不是算作是，却也不妨。何況往嫌疑上說，你就有幾分像。』

青年華愕然張大了嘴巴。

『你放心去照計行事罷。要是你的第一次，我們老朋友肯教你去冒險麼？現在，時間不早，你跟我去看看跳舞場罷！』

金鬆一口氣，將半枝香煙擲在痰盂裏，就哼起『麗娃麗姐』的小曲來了。

再到了馬路上時，青年華又已不同於數小時以前的他了。他的衣袋裏依然沒有半個銅子，可是他的腦袋裏却也沒有疑問，而是滿滿地裝着金錢和美女了。

## 林家鋪子

### 一

林小姐這天從學校回來就撇起著小嘴唇。她攢下了書包，並不照例到鏡臺前梳頭髮搽粉，卻倒在牀上看著帳頂出神。小花撲的也跳上牀來，挨著林小姐的腰部磨擦，咪嗚咪嗚地叫了兩聲。林小姐本能地伸手到小花頭上摸了一下，隨即翻一個身，把臉埋在枕頭裏，就叫道：

『媽呀！』

沒有回答。媽的房就在間壁，媽素常疼愛這唯一的女兒，聽得女兒回來就要搖搖擺擺走過來問她肚子餓不餓，媽留著好東西呢——再不然，就差吳媽趕快去買一碗餛飩。但今天卻作怪，媽的房裏明明有說話的聲音，並且還聽得媽在打呃，卻是媽連回答也沒一聲。

林小姐在牀上又翻一個身，翹起了頭，打算偷聽媽和誰談話，是那樣悄悄地放低了聲音。

然而聽不清，只有媽的連聲打呃，間歇地飄到林小姐的耳朵。忽然媽的嗓音高了一些，似乎很生氣，就有幾個字很聽得分明：

——這也是東洋貨，那也是東洋貨！呃！……

林小姐猛一跳，就好像理髮時候頸頸子上粘了許多短頭髮似的渾身都煩躁起來了。正也是爲了這東洋貨問題，她在學校裏給人家笑罵，她回家來沒好氣。她

一手推開了又挨到她身邊來的小花，跳起來就剝下那件新製的翠綠色假毛葛駝絨  
旗袍來，拎在手裏抖了幾下，嘆一口氣。據說這怪好看的假毛葛和駝絨都是東洋  
來的。她撩開這件駝絨旗袍，從牀下拖出那口小巧的牛皮箱來，賭氣似的扭開了  
箱子蓋，把箱子底朝天向牀上一撒，花花綠綠的衣服和雜用品就滾滿了一牀。小  
花喫了一驚，撲的跳下牀去，轉一個身，卻又跳在一張椅子上蹲著望住牠的女主  
人。

林小姐的一雙手在那堆衣服裏抓撈了一會兒，就呆呆地站在牀前出神。這許  
多衣服和雜用品越看越可愛，卻又越看越像是東洋貨呢！全都不能穿了麼？可是  
她——捨不得，而且她的父親也未必肯另外再製新的！林小姐忍不住眼圈兒紅  
了。她愛這些東洋貨，她又恨那些東洋人：好好兒的發兵打東三省幹麼呢？不  
然，穿了東洋貨有誰來笑罵。

「呢——」

忽然房門邊來了這一聲，接著就是林大娘搖搖擺擺的瘦身形，看見那亂丟了一牀的衣服，又看見女兒只穿著一件絨線短衣站在牀前出神，林大娘這一驚非同小可。心裏愈是著急，她那個『呃』卻愈是打得多，暫時竟說不出半句話。

林小姐飛跑到母親身邊，哭喪著臉說：

『媽呀！全是東洋貨，明兒叫我穿什麼衣服？』

林大娘搖著頭只是打呃，一手扶住了女兒的肩膀，一手揉磨自己的胸脯，過了一會兒，她方才掙扎出幾句話來：

『阿囡，呃，你幹麼脫得——呃，光落落？當心凍——呃——我這毛病，呃，生你那年起了這個病痛，呃，近來越發兇了！呃——』

『媽呀！你說明兒我穿什麼衣服？我只好躲在家裏不出去了，他們要笑我，罵我！』

但是林大娘不回答。她一路打呃，走到牀前揀出那件駝絨旂袍來，就替女兒

披在身上，又拍拍牀，要她坐下。小花又挨到林小姐腳邊，昂起了頭，謎細著眼睛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然後牠懶懶地靠到林小姐的腳背上，就林小姐的鞋底來磨擦牠的肚皮。林小姐一脚踢開了小花，就勢身子一歪，躺在牀上，把臉藏在她母親的身後。

暫時兩個都沒有話。母親忙著打呢，女兒忙著盤算『明天怎樣出去』；這東洋貨問題不但影響到林小姐的所穿，還影響到她的所用；據說她那隻常爲同學們豔羨的化粧皮夾以及自動鉛筆之類，也都是東洋貨，而她卻又愛這些小玩意兒比愛那小花更甚。

『阿囡，呃——肚子餓不餓？』

林大娘坐定了半晌以後，漸漸少打幾個呃了，就又開始她日常的疼愛女兒的老功課。

『不餓，嘍，媽呀，怎麼老是問我餓不餓呢，頂要緊是沒有了衣服明天怎樣

去上學！』

林小姐撒嬌說，依然那樣拳曲著身體躺著，依然把臉藏在母親背後。

自始就沒弄明白爲什麼女兒儘嚷著沒有衣服穿的林大娘現在第三次聽得了這話兒，不能再注意了，可是她那該死的打呢很不作美地又連連來了，恰在此時林先生走了進來，手裏擎著一張字條兒，臉上烏霉霉地像是塗著一層灰。他看見林大娘不住地打呢，女兒躺在滿牀亂丟的衣服堆裏，他就料到了幾分，一雙眉頭就緊緊地皺起。他喚著女兒的名字說道：

「阿秀，你的學校裏有什麼抗日會麼？剛送來了這封信。說是明天你再穿東洋貨的衣服去，他們就要燒呢——無法無天的話語，咳！」

「呢——呢——」

「真是豈有此理，那一個人身上沒有東洋貨，卻偏偏找定了我們家來生事！那一家洋廣貨鋪子裏不是堆足了東洋貨，偏是我的鋪子就犯法，一定要封存，

咄！』

林先生氣憤憤地又加了這幾句，就頹然坐在牀邊一張椅子裏。

『呃，呃，救苦救難觀世音，呃——』

『爸爸，我還有一件老式的棉襖，光景不是東洋貨，可是穿出去人家又要笑我。』

過了一會兒，林小姐從牀上坐起來說，她本來打算進一步要求父親製一件不是東洋貨的新衣，但瞧著父親的臉色不對，便又不敢冒昧。同時，她的想像中就展開了那件舊棉襖惹人訕笑的情形，她忍不住哭起來了。

『呃，呃——啊啾！——呃，莫哭，——沒有人笑你——呃，阿囡……』

『阿秀，明天不用去讀書了！飯快要沒得喫了，還讀什麼書！』

林先生懊惱地說，把手裏那張字條兒扯得粉碎，一邊走出房去，一邊嘆氣蹣脚。然而沒多幾時，林先生又匆匆地跑了回來，看着林大娘的面孔說道：



「櫥門上的鑰匙呢，給我！」

林大娘的臉色立刻變成灰白，瞪出了眼睛望著她的丈夫；永遠不放鬆她的打  
呢，忽然靜定了半晌。

「沒有辦法，只好去齋齋那些閑神野鬼了——」

林先生頓住了嘆一口氣，然後又接下去說：

「至多我化四百塊。要是黨部裏還嫌少，我拚著不做生意，等他們來封！——  
我們對過的裕昌祥，進的東洋貨比我多，足足有一萬塊錢的碼子呢，也只化了五  
百塊，就太平無事了。——五百塊！算是喫了幾筆倒賬罷！——鑰匙！咳！那一  
個金項圈，總可以兌成三百塊……」

「呃，呃，真——好比強盜！」

林大娘摸出那鑰匙來，手也顫抖了，眼淚撲簌簌地往下掉。林小姐卻反不哭  
了，瞪着一對淚眼，呆呆地出神，她恍惚看見那個曾經到她學校裏來演說而且餓

狗似的釘住看她的什麼委員，一個怪叫人討厭的黑麻子，捧住了她家的金項圈在半空裏跳，張開了大嘴巴笑。隨後，她又恍惚看見這強盜似的黑麻子和她的父親吵嘴，父親被他打了，……

『啊啲！』

林小姐猛然一聲驚叫，就撲在她媽的身上。林大娘慌得沒有工夫儘打呢。掙扎着說：

『阿囡，呃，不要哭，——過了年，你爸爸有錢，就給你製新衣服，——呃，那些很心的強盜都咬定我們有錢，呃，一年一年虧空，你爸爸做做肥田粉生意又上當，呃——店裏全是別人的錢了。阿囡，呃，呃，我這病，活著也受罪，——呃，再過兩年，你十七歲，招得個好女婿，呃，我死也放心了！——救苦救

難觀世音菩薩！呃——』

第二天，林先生的鋪子裏新換過一番布置。將近一星期不曾露臉的東洋貨又都擺在最惹眼的地位了。林先生又摹仿上海大商店的辦法，寫了許多『大廉價照碼九折』的紅綠紙條，貼在玻璃窗上。這天是陰曆臘月廿三，正是鄉鎮上洋貨店的『旺月』。不但林先生的額外支出『四百元』指望在這時候撈回來，就是林小姐的新衣服也靠托在這幾天的生意好。

十點多鐘，趕市的鄉下人一羣一羣的在街上走過了。他們臂上挽著籃，或是牽著小孩子，粗聲大氣地一邊在走，一邊在談話。他們望到了林先生的花花綠綠的鋪面，都站住了，仰起著臉，老婆喚丈夫，孩子叫爹娘，嘖嘖地誇羨那些貨物。新年快到了，孩子們希望穿一雙新襪子，女人們想到家裏的面盆早就用破，全家合用的一條面巾還是半年前的老傢伙，肥皂又斷絕了一個多月，趁這里『賣

賤貨』，正該買一點。林先生坐在賬臺上，抖擻著精神，堆起滿臉的笑容，眼睛望著那些鄉下人，又帶賄著自己鋪子裏的兩個夥計，兩個學徒，滿心希望貨物出去，洋錢進來。但是這些鄉下人看了一會，指指點點誇羨了一會，竟自懶洋洋地走到斜對門的裕昌祥鋪面前站住了再看。林先生伸長了頸子，望到那班鄉下人的背影，眼睛裏冒出火來。他恨不能拉他們回來！

『呢——呢——』

坐在賬臺後面那道分隔鋪面與『內宅』的蝴蝶門旁邊的林大娘把勉強忍住了半晌的『呢』放出來。林小姐倚在她媽的身邊，呆呆地望著街上不作聲，心頭卻是卜卜地跳；她的新衣服至少已經走脫了半件。

林先生趕到櫃臺前睜大了妬忌的眼睛看著斜對門的同業裕昌祥。那邊的四五個店員一字兒擺在櫃臺前，等候做買賣。但是那班鄉下人沒有一個走近到櫃臺邊，他們看了一會兒，又照樣的走過去了。林先生覺得心頭一鬆，忍不住望著裕

昌祥的夥計笑了一笑。這時又有七八人一隊的鄉下人走到林先生的鋪面前，其中有一位年青的居然上前一步，歪著頭看那些掛著的洋傘。林先生猛轉過臉來，一對嘴唇皮立刻嘻開了，他親自兜攬這位意想中的顧客了：

「喂，啊弟，買洋傘麼？便宜貨，一隻洋賣九角！看看貨色去。」

一個夥計已經取下了兩三把洋傘，立刻撐開了一把，熱刺刺地塞到那年青鄉下人的手裏，振起精神，使出誇賣的本領來：

「小當家，你看！洋緞面子，實心骨子，晴天落雨，耐用好看！九角洋錢一頂，再便宜沒有了！……那邊是一隻洋一頂，貨色還沒這等好呢，你比一比就明白。」

那年青的鄉下人擎著傘，沒有主意似的張大了嘴巴。他回過頭去望著一位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又把手裏的傘擲了一擲，似乎說：「買一把罷」？老頭子卻老大著急地吆喝道：

「阿大！你昏了，想買傘！一船硬柴，一古腦兒只賣了三塊多錢，你娘等著量米回去喫，那有錢來買傘！」

「貨色是便宜，沒有錢買！」

站在那里觀望的鄉下人都嘆著氣說，懶洋洋地都走了。那年青的鄉下人滿臉漲紅，搖一下頭，放了傘也就要想走，這可把林先生急壞了，趕快讓步問道：

「喂，喂，阿弟，你說多少錢呢？——再去看去，貨色是靠得住的！」

「貨色是便宜，錢不夠。」

「老頭子一面回答，一面拉住了他的兒子，逃也似的走了。林先生苦著臉，踱回到賬臺裏，渾身不得勁兒。他知道不是自己不會做生意，委實是鄉下人太窮了，買不起九毛錢的一頂傘，他偷眼再望斜對門的裕昌祥，也還是只有人站在那裏看，沒有人上櫃臺買。裕昌祥左右鄰的生泰雜貨店和萬姓糕餅店那就簡直連看的人都沒有半個。一羣一羣走過的鄉下人都挽著籃子，但籃子裏空無一物：間或

有花藍布的一包兒，看樣子就知道那是米：甚至一個多月前鄉下人收穫的晚稻也早已被地主們和高利貸的債主們如數逼光，現在鄉下人不得不一升兩升的量著貴米喫。這一切：林先生都明白，他覺得自己的一份生意至少是間接的被地主們和高利貸者剝奪去了。

時間漸漸移近正午，街上走的鄉下人已經很少了，林先生的鋪子就只做成了一塊多錢的生意，僅僅足夠開銷了『大廉價照碼九折』的紅綠紙條的廣告費。林先生垂頭喪氣走進『內宅』去，幾乎沒有勇氣和女兒老婆相見。林小姐含著一泡眼淚，低著頭坐在屋角；林大娘在一連串的打呃中，掙扎著對丈夫說：

『化了四百塊錢，——又忙了一個晚上擺設起來，呃，東洋貨是准賣了，卻又生意清淡，呃——阿囡的爺呀，……吳媽又要拿工錢——』

『還只半天呢，不要著急！』

林先生勉強安慰著，心裏的難受，比刀割還利害。他悶悶地踱了幾步，所有

推廣營業的方法都想遍了，覺得都不是路。生意清淡，早已各業如此，並不是他一家呀；人們都窮了可沒有法子。但是他總還希望下午的營業能夠比較好些。本鎮的人家買東西大概在下午。難道他們過新年不買些東西？只要他們存心買，林先生的營業是有把握的。畢竟他的貨物比別家便宜。

是這盼望使得林先生依然抖擻著精神坐在賬臺上守候他意想中的下午的顧客們。

這下午照例和上午顯然不同：街上並沒很多的人，但幾乎每個人都相識，都能夠叫出他們的姓名，或是他們的父親和祖父的姓名。林先生靠在櫃臺上，用了異常溫和的眼光迎送這些慢慢地走著談著經過他那鋪面的本鎮人。他時常笑嘻嘻地迎著常有交易的人喊道：

「呵，××哥，到清風閣去喫茶麼？小店裏大放盤，交易點兒去！」

有時被喚著的那位居然站住了，走上櫃臺來，於是林先生和他的店員就要大



忙而特忙，異常敏感地伺察著這位未可知的顧客的眼光，瞧見他的眼光警到什麼貨物上，就趕快拏出那種貨物請他考較。林小姐站在那對蝴蝶門邊看望，也常常被林先生喫出來對那位未可知的顧客叫一聲『伯伯』。小學徒送上一杯便茶來，外加一枝小聯珠。

在價目上，林先生也格外讓步；遇到那位顧客一定要除去一毛錢左右尾數的時候，也就從店員手裏拏過那算盤來算了一會兒，然後不得已似的把那尾數從算盤上撥去，一面笑嘻嘻地說：

『真不夠本呢！可是老主顧，只好遵命了。請你多作成幾筆生意罷！』

整個下午就是這麼張羅著過去了。連現帶賒，大大小小，居然也有十來注交易。林先生早已汗透棉袍。雖然是累得那麼著，林先生心裏卻恨愉快。他冷眼偷看斜對門的裕昌祥，似乎趕不上他自己鋪子的『熱鬧』。常在那對蝴蝶門旁邊看望的林小姐臉上也有些笑意，林大娘也少打幾個呃了。

快到上燈時候，林先生核算這一天的『流水賬』：上午是等於零，下午賣進十六元八角五分，八塊錢是賒賬。林先生微微一笑，但立即皺緊了眉頭了；他今天的『大放盤』確是照本出賣，開銷都沒著落，官利更說不上。他呆了一會兒，又開了賬箱，取出幾本賬簿來翻著，打了半天算盤；賬上『人欠』的數目共有一千三百餘元，本鎮六百多，四鄉七百多；可是『欠人』的客賬，單是上海的東昇字號就有七百，合計不下二千哪！林先生低聲嘆一口氣，覺得明天以後如果生意依然沒見好，那他這年關就有點難過了。他望著玻璃窗上『大放盤照碼九折』的紅綠紙條，心裏這麼想：『照今天那樣當真放盤，生意總該會見好；虧本麼？沒有生意也是照樣的要開銷。只好先拉些主顧來再慢慢兒想法提高貨碼……要是四鄉還有批發生意來，那就更好！』

突然有一個人來打斷林先生的甜蜜夢想了。這是五十多歲的一位老婆子，巍巍顛顛地走進店來，手裏擎著一個小小的藍布包。林先生猛擡起頭來，正和那老婆

子打一個照面，想躲避也躲避不及，只好走上前去招呼她道：

『朱三太，出來買過年東西麼？請到裏面去坐坐。——阿秀，來扶朱三太。』

林小姐早已不在那對蝴蝶門邊了，沒有聽到。那朱三太連連搖手，就在鋪面裏的一張椅子上坐了，鄭重地打開她的藍布手巾包，——包裏僅有一扣摺子，她抖抖簌簌地雙手捧了，直送到林先生的鼻子前，她的嘴唇脣扭了幾扭，正想說話，林先生早已一手接過那摺子，同時搶先說道：

『我曉得了。明天送到你府上罷。』

『哦，哦：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總是三個月，三三得九，是九塊罷？——明天你送來？哦，哦，不要送，讓我帶了去。嗯！』

朱三太扭著她的嘴唇脣，很艱難似的說。她有三百元的『老本』存在林先生的鋪子裏，按月來取三塊錢的利息，可是最近林先生卻拖欠了三個月，原說是到了

年底總付，今天是送灶日，老婆子要買送灶的東西，所以親自上林先生的鋪子來。看她那股扭起了一對癩嘴唇的勁兒，光景是錢不到手就一定不肯走。

林先生抓著頭皮不作聲。這九塊錢的利息，他何嘗存心白賴，只是三個月來生意清淡，每天賣得的錢僅夠開伙食，付捐稅，不知不覺就拖欠下來了。然而今天要是不付，這老婆子也許會就在鋪面上嚷鬧，那就太丟臉，對於營業的前途很有影響。

『好，好，帶了去罷，帶了去罷！』

林先生終於鬬氣似的說，聲音有點兒哽咽。他跑到賬臺裏，把上下午賣得的現錢歸併起來，又從腰包裏掏出一個雙毫，這才湊成了八塊大洋，十角小洋，四十個銅子，交付了朱三太。當他看見那老婆子把這些銀洋銅子鄭重地數了又數，而且抖抖簌簌地放在那藍布手巾上包了起來的時候，他忍不住嘆一口氣，異想天開地打算拉回幾文來；他勉強笑著說：

『三阿太，你這藍布手巾太舊了，買一塊老牌麻紗白手帕去罷？我們有上好的洗臉手巾，肥皂，買一點兒去新年裏用罷，價錢公道！』

『不要，不要；老太婆了，用不到。』

朱三太連搖手說，把摺子藏在衣袋裏，捧着她的藍布手巾包竟自去了。

林先生哭喪着臉，走回『內宅』去。因這朱三太的上門來討利錢，他記起還有兩注存款，橋頭陳老七的貳百元和張寡婦的壹百五十元：總共十來塊錢的利息，都是『不便』拖欠的，總得先期送去。他掄着指頭算日子：廿四，廿五，廿六，一到廿六，放在四鄉的賬頭該可以收齊了，店裏的壽生是前天出去收賬的，極遲是廿六應該回來了；本鎮的賬頭總得到廿八九方才有個數目。然而上海號家的收賬客人說不定明後天就會到，只有再向恆源錢莊去借了。但是明天的門市怎樣？……

他這麼低着頭一邊走，一邊想，猛聽得女兒的聲音在他耳邊說：

『爸爸，你看這塊大綢好麼？七尺，四塊二角，不貴罷？』

林先生心裏驀地一跳，站住了睜大着眼睛，說不出話。林小姐手裏托着那塊綢，卻在那裏憨笑。四塊二角！數目可真不算大，然而今天店裏總共只買得十六塊多，並且是老實照本賤賣的呀！林先生怔了一會兒，方才沒精打采地問道：

『你那來的錢呢？』

『掛在賬上。』

林先生聽得又是欠賬，忍不住皺一下眉頭。但女兒是自己寵慣了的，林大娘又抵死偏護著，林先生沒奈何只有苦笑。過一會兒他倒底嘆一口氣，輕輕埋怨道：

『那麼性急！過了年再買豈不是好！』

又過了兩天，『大放盤』的林先生的鋪子，生意果然很好，每天可以做三十多元的生意了。林大娘的打呢，大大減少，平均是五分鐘來一次；林小姐在鋪面和『內宅』之間跳進跳出，臉上紅噴噴地時常在笑，有時竟在鋪面幫忙招呼生意，直到林大娘再三喚她，方才跑進去，一邊擦着額上的汗珠，一邊興沖沖地急口說：

『媽呀，又叫我進來幹麼！我不覺得辛苦呀！媽！爸爸累得滿身是汗，嗓子也喊啞了！——剛才一個客人買了五塊錢東西呢！媽！不要怕我辛苦，不要怕！爸爸叫我歇一會兒就出去呢！』

林大娘只是點頭，打一個呢，就唸『大慈大悲菩薩』。客堂裏本就供奉着一尊盜觀音，點着一炷香，林大娘就搖搖擺擺走過去磕頭，謝菩薩的保佑，還要禱請菩薩一發慈悲，保佑林先生的生意永遠那麼好，保佑林小姐易長易大，明年就得個好女婿。

但是在鋪面張羅的林先生雖然打起精神做生意，臉上笑容不斷，心裏卻像有

幾根線牽着。每逢賣進了一塊錢，看見顧客欣然挾着紙包而去，林先生就忍不住心裏一頓，在他心裏的算盤上就加添了五分洋錢的血本的虧折。他幾次想把這個『大放盤』時每塊錢的實足虧折算成三分，可是無論如何，算來算去總得五分。生意雖然好，他卻越賣越心疼了。在櫃臺上招呼主顧的時候，他這種矛盾的心理有時竟至幾乎使他發暈。偶而他偷眼望斜對門的裕昌祥，就覺得那邊開立在櫃臺邊的店員和掌櫃嘴角上都帶着譏諷的訕笑，似乎都在說：『看這姓林的傻子呀，當真虧本放盤哪！看着罷，他的生意越好，就越虧本，倒閉得越快！』那時候，林先生便咬一下嘴唇，決定明天無論如何要把貨碼提高，要把次等貨標上頭等貨的價格。

給林先生斡旋那『封存東洋貨』問題的商會長當走過林先生鋪子的時候，也微笑着，站住了對林先生賀喜，並且拍着林先生的肩膀，輕聲說：

『如何？四百塊錢化得不冤枉呢！——可是，卜局長那邊，你也得稍稍點



綴，防他看得眼紅，也要來敲詐。生意好，妬忌的人就多；就是卜局長不生心，他們也要去挑撥呀！」

林先生謝商會長的關切，心裏老大喫驚，幾乎連做生意都沒有精神。

然而最使他心神不甯的，是店裏的壽生出去收賬到現在還沒回來，林先生是等著壽生收的錢來開銷「客賬」。上海東昇字號的收賬客人前天早已到鎮，直催逼得林先生再沒有話語支吾了。如果壽生再不來，林先生只有向恆源錢莊借款的一法，這來，林先生又將多負擔五六十元的利息，這在見天虧本的林先生委實比割肉還心疼。

到四點鐘光景，林先生忽然聽得街上走過的人們亂哄哄地在議論着什麼，人們的臉色都很惶急，似乎發生了什麼大事情了。一心惦念着出去收賬的壽生是否平安的林先生就以爲一定是快班船遭了強盜搶，他的心卜卜地亂跳。他喚住了一個過路人焦急地問道：

『什麼事？是不是栗市快班遭了強盜搶？』

『哦！又是強盜搶麼？路上真不太平！搶，還是小事，還要綁人去哪！』

那人，有名的閒漢陸和尚，含糊地回答，同時眯着半隻眼睛看林先生鋪子裏花花綠綠的貨物。林先生不得要領，心裏更急，丟開陸和尚，就去問第二個走近來的人，橋頭的王三毛！

『聽說栗市班遭搶，當真麼？』

『那一定是太保阿書手下人幹的！太保阿書是槍斃了，他的手下人多麼利害！』

王三毛一邊回答，一邊只顧走。可是林先生卻急壞了，冷汗從額角上鑽出來。他早就估量到壽生一定是今天回來，而且是從栗市——收賬程序中預定的最後一處，坐快班船回來；此刻已是四點鐘，不見他來，王三毛又是那樣說，那還有什麼疑義麼？林先生竟忘記了這所謂『栗市班遭強盜搶』乃是自己的發明了！

他滿臉急汗，直往『內宅』跑；在那對蝴蝶門邊忘記跨門檻，幾乎絆了一交。

『爸爸，上海打仗了！東洋兵放炸彈燒鬧北——』

林小姐大叫着跑到林先生跟前。

林先生怔了一下。什麼上海打仗，原就和他不相干，但中間既然牽連着『東洋兵』。又好像不能不追問一聲了。他看著女兒的很興奮的臉孔問道：

『東洋兵放炸彈麼？你從那里聽來的？』

『街上走過的人全是那麼說。東洋兵放大砲，擲炸彈，鬧北燒光了！』

『哦！那麼有人說栗市快班強盜搶麼？』

林小姐搖頭，就像撲火的燈蛾似的撲向外面去了。林先生遲疑了一會兒，站在那蝴蝶門邊抓頭皮。林大娘在裏面打呢，又是喃喃地禱告：『菩薩保佑，炸彈不要落到我們頭上來！』林先生轉身再到鋪子裏，卻見女兒和兩個店員正在談得很熱鬧。對門生泰雜貨店的老板金老虎也站在櫃臺外邊指手劃腳地講談。上海打

仗，東洋飛機擲炸彈燒了閘北，上海已經罷市，全都證實了。強盜搶快班船麼？沒有聽人說起過呀！栗市快班麼？早已到了，一路平安。金老虎看見那快班船上的伙計剛剛揹着兩個蒲包走過的。林先生心裏鬆一口氣，知道壽生今天又沒回來，但也知道好好兒的沒有逢到強盜搶。

現在是滿街都在議論上海的慘變了。小伙計們夾在鬧裏罵『東洋烏龜』！竟也有人當街大呼：『再買東洋貨就是忘八！』林小姐聽着，臉上就飛紅了一大片。林先生卻還不動神色。大家都賣東洋貨，並且大家化了幾百塊錢以後，都已經奉着特許：『只要把東洋商標撕去了就行』。他現在滿店的貨物都已經稱爲『國貨』，買主們也都是『國貨，國貨』地說着，就拿走了。在此滿街人人爲了上海的戰事而沒有心思想到生意的時候，林先生始終在籌慮他的正事。他還是不肯化重利去借莊款。他去和上海號家的收賬客人情商，請他再多等這麼一天兩天。他的壽生極遲明天晚快邊總該會到。

『林老板，你也是明白人，怎麼說出這種話來呀！現在上海開了火，說不定明後天火車就不通，我是巴不得今晚就動身呢！怎麼再等一兩天？請你今天把賬款付清，明天一早我好走。我也是喫人家的飯，請你照顧照顧罷！』

上海客人毫無通融地拒絕了林先生的情商。林先生看來是無可商量的，只好忍痛去到恆源錢莊上商借。他還恐怕那『錢糊猴』知道他是急用，要趁火打劫，高擡利息。誰知錢莊經理的口氣卻完全不對了。那癆病鬼經理聽完了林先生的申請，並沒作答，只管捧著他那老古董的水煙筒卜落落卜落落的呼，直到燒完一根紙吹，這才慢吞吞地說：

『不行了！東洋兵開仗，上海罷市，銀行錢莊封關，知道他們幾時弄得好！上海這路一斷，敵莊就成了沒腳蟹，匯劃不通，比尊處再好些的戶頭也只好不做了。對不起，實在愛莫能助！』

林先生呆了一呆，還總以為這癆病鬼經理故意刁難，無非是為提高利息作地

步，正想結結實實說幾句懇求的話，卻不料那經理又逼進一步道：

『剛才敝東吩咐過，他得的信，這次的亂子恐怕要鬧大，叫我們收緊盤子，尊處原欠五百，廿三那天又是一百，總共是六百，年關前總得掃數歸清；我們也算是老主顧，今天先透一個信，免得臨時多費口舌，大家面子上難為情。』

『哦——可是小店裏也實在為難。要看賬頭收得怎樣。』

林先生呆了半晌，這才吶出這兩句話。

『嘿！何必客氣！寶號裏這幾天來的生意比衆不同，區區六百塊錢，還為難麼？今天同老兄說明白了，總望掃數歸清，我在敝東跟前好交代。』

癆病鬼經理冷冷地說，站起來了。林先生冷了半截身子，瞧情形是萬難挽回，只好硬着頭皮走出了那家錢莊。他此時這才明白原來遠在上海的打仗也要影響到他的小鋪子了。今年的年關當真是難過：上海的收賬客人立逼着要錢，恆源裏不許宕過年，壽生還沒回來，知道他怎樣了，鎮上的賬頭，去年只收起八成，

今年瞧來連八成都捏不穩——橫在他前面的路，只有一條：『暫停營業，清理賬目！』而這條路也就等於破產，他這鋪子裏早已沒有自己的資本，一旦清理，剩給他的，光景只有一家三口三個光身子！

林先生愈想愈仄，走過那座望仙橋時，他看著橋下的渾水，幾乎想縱身一跳完事。可是有一個人在他背後喚他道：

『林先生，上海打仗了，是真的罷？聽說東柵外剛剛調來了一枝兵，到商會裏要借餉，開口就是二萬，商會裏正在開會呢！』

林先生急回過臉去看，原來正是那位存有兩伯塊錢在他鋪子裏的陳老七，也是林先生的一位債主。

『哦——』

林先生打一個冷噤，只回答了這一聲，就趕快下橋，一口氣跑回家去。

#### 四

這晚上的夜飯，林大娘在家常的一葷二素以外，特又添了一個碟子，是到八仙樓買來的紅燜肉，林先生心愛的東西。另外又有一斤黃酒。林小姐笑不離口，爲的鋪子裏生意好，爲的大綢新旗袍已經做成，也爲的上海竟然開火，打東洋人。林大娘打呃的次數更加少了，差不多十分鐘只來一回。

只有林先生心裏發悶得要死。他喝着悶酒，看看女兒，又看看老婆，幾次想把那炸彈似的惡消息宣布，然而終於沒有那樣的勇氣。並且他還不會絕望，還想掙扎，至少是還想掩飾他的兩下裏碰不到頭。所以當商會裏議決了答應借餉五千元並且要林先生攤認五十元的時候，他毫不推托，就答應下來了。他決定非到最後五分鐘不讓老婆和女兒知道那家道困難的真實情形。他的劃算是這樣的：人家欠他的賬收一個八成罷，他還人家的賬也是個八成，——反正可以藉口上海打仗，



錢莊不通。爲難的是人欠我欠之間尚差六百光景，那只有用剝肉補瘡的方法拚命放盤賣賤貨，且撈幾個錢來渡過了眼前再說。這年頭兒，誰能夠顧到將來呢？眼前得過且過。

是這麼想定了方法，又加上那一斤黃酒的力量，林先生倒酣睡了一夜，惡夢也沒有半個。

第二天早上林先生醒來時已經是六點半鐘。天色很陰沉。林先生覺得有點頭暈。他匆匆忙忙吞進兩碗稀飯，就到鋪子裏，一眼就看見那位上海客人扳起了臉孔在那里坐守『回話』。而尤其叫林先生猛喫一驚的，是斜對門的裕昌祥也貼起紅綠綠的紙條，也在那里『大放盤照碼九折』呢！林先生昨夜想好的『如意算盤』立刻被斜對門那些紅綠紙條冲一個搖搖不定。

『林老板，你真是開玩笑！昨天晚上不給我回音。輪船是八點鐘開，我還得轉乘火車，八點鐘這班船我是非走不行！請你快點！』

上海客人不耐煩地說，把一個拳頭在桌子上一放。林先生只有陪不是，請他原諒，實在是因爲上海打仗，錢莊不通；彼此是多年的老主顧，務請格外看承。

『那麼叫我空手回去麼？』

『這，這，斷乎不會。我們的壽生一回來，有多少就付多少，我要是藏落半個錢不是人！』

林先生顫着聲音說，努力忍住了滾到眼眶邊的眼淚。

話是說到盡頭了，上海客人只好不再嚕囂，可是他坐在那里不肯走。林先生急得什麼似的，心是卜卜地亂跳，近年來他雖然萬分拮据，面子上可還遮得過；現在擺一個人在鋪子裏坐守，這件事要是傳揚開去，他的信用可就完了，他的債戶還多著呢，萬一羣起傲尤，他這鋪子只好立刻關門。他在沒有辦法中想辦法，幾次請這位討賬客人到內宅去坐，然而討賬客人不肯。

天又索索地下起凍雨來了。一條街上冷清清地簡直沒有人行。自有這條街以

來，從沒見過這樣蕭索的臘尾歲盡。朔風吹著那些招牌，吶吶地響。漸漸地凍雨又有變成雪花的模樣。沿街店鋪裏的伙計們靠在櫃臺上仰起了臉發怔。

林先生和那位收賬客人有一句沒一句的閒談着。林小姐忽然走出蝴蝶門來站在街邊看那索索的凍雨。從蝴蝶門後送來的林大娘的呃呃的聲音又漸漸兒加勤。林先生嘴裏應酬着，一邊看看女兒，又聽聽老婆的打呃，心裏一陣一陣酸上來，想起他的一生簡直毫無幸福，然而又不知道坑害他到這地步的，究竟是誰。那位上海客人似乎氣平了一些了，忽然很懇切地說：

「林老板，你是個好人。一點嗜好都沒有，做生意很巴結認真。放在廿年前，你怕不發財麼？可是現今時勢不同，捐稅重，開銷大，生意又清，混得過也還是你的本事。」

林先生嘆一口氣苦笑着，算是謙遜。

上海客人頓了一頓，又接着說下去：

『貴鎮上的市面今年又比上年差些，是不是？內地全靠鄉莊生意，鄉下人窮，真是沒有法子，——呀，九點鐘了！怎麼你們的收賬伙計還沒來呢？這個人靠得住麼？』

林先生心一跳，暫時回答不出來。雖然是七八年的老伙計，一向沒有出過岔子，但誰能保到底呢！而況又是過期不見回來。上海客人看著林先生那遲疑的神氣，就笑；那笑聲有幾分異樣。忽然那邊林小姐轉臉對林先生急促地叫道：

『爸爸，壽生回來了！一身泥！』

顯然林小姐的叫聲也是異樣的，林先生跳起來，又驚又喜，著急的想到櫃臺前去看，可是心慌了，兩腿發軟。這時壽生已經跑了進來，當真是一身泥，氣喘喘地坐下了，說不出話來。林先生估量那情形不對，嚇得沒有主意，也不開口。

上海客人在旁邊皺眉頭。過了一會兒，壽生方才喘着氣說：

『好險呀？差一些兒被他們抓住了！』

『到底是強盜搶了快班船麼？』

林先生驚極，心一橫到逼出話來了。

『不是強盜。是兵隊拉夫呀！昨天下午趕不上趁快班，今天一早趁航船，那裏知道航船聽得這裏要捉船，就停在東柵外了。我上岸走不到半里路，就碰到拉夫。西面寶祥衣莊的阿毛被他們拉去了。我跑得快，抄小路逃了回來。他媽的，性命交關！』

壽生一面說，一面撩起衣服，從肚兜裏掏出一個手巾包來遞給了林先生，又說道：

『都在這裏了。栗市的那家黃茂記很可惡，這種戶頭，我們明年要留心！』  
我去洗一個臉，換件衣服再來。』

林先生接了那手巾包，捏一把，臉上有些笑容了。他到賬臺裏打開那手巾包來，先看一看那張『清單』，打了一會兒算盤，然後點檢銀錢數目：是大洋十一

元，小洋二百角，鈔票四百二十元，外加卽期莊票兩張，一張是規元五十兩，又一張是規元六十五兩。這全部都付給上海客人，照賬算也還差一百多元。林先生凝神想了半晌，斜眼偷看了坐在那里吸煙的上海客人幾次，方才歎一口氣，割肉似的拿起那兩張莊票和四百元鈔票捧到上海客人跟前，又說了許多話，方才得到上海客人點一下頭，說一聲『得啦』，

但是上海客人把莊票看了兩遍，忽然笑著說道：

『對不起，林老板，這莊票，費神兌了鈔票給我罷！』

『可以，可以。』

林先生沒口回答，慌忙在莊票後面蓋了本店的書柬圖章，派一個伙計到恆源莊去取現，並且叮囑了要鈔票。又過了半晌，伙計卻是空手回來，恆源莊把票子收了。但不肯付錢；據說是扣抵了林先生的欠款。天是在當真下雪了。林先生也沒張傘，冒雪到恆源莊去親自交涉。結果是徒然。

「林老板，怎樣了呢？」

看見林先生苦著臉跑回來，那上海客人很不耐煩地問了。

林先生幾乎想哭出來，沒有話回答，只是歎氣。除了央求那上海客人再通融，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壽生也來了，幫著林先生說。他們賭咒：下欠的三百多元，趕明年初十邊一定匯到上海。是老主顧了，向來三節清賬，從沒半句話，今兒實在是意外之變，大局如此，沒有辦法，非是他們刁賴。

然而不添一些，到底是不行的。林先生忍痛又把這幾天內賣得的現款湊成了五十元，算是總共付了四百五十元，這才把那位叫人頭痛的上海收賬客人送走了。

此時已有十一點了，天還是飄飄揚揚落著雪。買客沒有半個。林先生納悶了一會兒，和壽生商量本街的賬頭怎樣去收討。兩個人的眉頭都皺了，都覺得本鎮的六百多元賬頭收起來真沒有把握。壽生挨著林先生的耳朵悄悄地說道：

「聽說南柵的聚隆，西柵的和源，都不穩呢！這兩處欠我們的，就有三百光景，這兩筆倒要預先防着，喫下了可不是玩的！」

林先生臉色變了，嘴唇有點抖。不料壽生把聲音再放低些，支支吾吾地說出了更駭人的消息來：

「還有，還有討厭的謠言，是說我們這裡了。恆源莊上一定聽得了這些風聲，這才對我們逼得那麼急。說不定上海的收賬客人也有點曉得——只是，誰和我們作對呢？難道就是斜對門麼？」

壽生說著，就把嘴向裕昌祥那邊呶了一呶。林先生的眼光跟著壽生的嘴也向那邊瞥了一眼，心裏直是亂跳，哭喪著臉，好半天說不出話來。他的又麻又痛的心裏感到這一次他準是毀了！——不毀纔是作怪：黨老爺敲詐他，錢莊壓迫他，同業又中傷他，而又要喫倒賬；憑誰也受不了這樣重重的磨折罷？而究竟爲了什麼他應該活受罪呀！他，從父親手裏繼承下這小小的鋪子，從沒敢浪費；他，做



生意多麼巴結；他，沒有害過人，沒有起過歹心！就是他的祖上，也沒害過人，做過歹事呀！然而他直如此命苦！天老爺沒有眼睛！

『不過，師傅，隨他們去造謠罷，你不要發急。荒年傳亂話，聽說是鎮上的店鋪十家有九家沒法過年關。時勢不好，市面清得不成話，素來硬朗的鋪子今年都打飢荒，也不是我們一家困難！天塌壓大家，商會裏總得議個辦法出來；總不能大家一齊拖倒！弄得市面更加不像市面。』

看見林先生急苦了，壽生姑且安慰着，忍不住也歎了一口氣。

雪是愈下愈密了，街上已經見白。偶而有一條狗垂着尾巴走過，抖一抖身體，搖落了厚積在毛上的那些雪，就又悄悄地夾著尾巴走了。自從有這條街以來，從沒見過這樣冷落淒涼的年關！而此時，遠在上海，日本軍的重砲正在發狂地轟燬那邊繁盛的市廛！

淒涼的年關！終於也過去了。鎮上的大小鋪子倒閉二十八家。內中有一家『信用素著』的綢莊。欠了林先生三百元貨賬的聚隆與和源也畢竟倒了。大年夜的白天，壽生到那兩個鋪子裏磨了半天，也只拿了二十多塊來；這以後就聽說沒有一個收賬員拿到半文錢，兩家鋪子的老板都躲得不見面了。林先生自己呢，多虧商會長一力斡旋，還無須往鄉下躲，然而欠下恆源錢莊的四百多元非要正月十五以前還清不可；並且又訂定了苛刻的條件：從正月初五開市那天起，恆源就要派人到林先生鋪子裏『守提』，賣得的錢，八成歸恆源扣賬。

新年那四天，林先生家裏就像一個冰窖。林先生常常嘆氣，林大娘的打呃像連珠炮。林小姐雖然不打呃，也不嘆氣，但是呆呆地好像害了多年的黃病。她那件大綢新旗袍，爲的要付吳媽的工錢，已經上了當舖了；小學徒從清早七點鐘就

去那家唯一的當舖門前守候，直到九點鐘方才從人堆裏拏了兩塊錢擠出來。以後，當舖就止當了。兩塊錢！這已是最高價。隨你值多少錢的貴重衣飾；也只能當得兩塊呢！叫做『兩塊錢封門』。鄉下人忍着冷剝下身上的棉襖遞上櫃臺去，那當舖裏的伙計拏起來抖了一抖，就直丟出去，怒聲喊道：『不當！』

元旦起，是大好的晴天。關帝廟前那空場上，照例來了跑江湖趕新年生意的攤販和變把戲的雜耍。人們在那些攤子面前懶懶地拖着腿走，兩手捫著空的腰包，就又懶懶地走開了。孩子們拉住了娘的衣角，賴在花炮攤前不肯走，娘就給他一個老大的耳光。那些特來趕新年的攤販們連伙食都開銷不了，白賴在『安商客寓』裏，天天和客寓主人吵嘴。

只有那班變把戲的出了八塊錢的大生意；黨老爺們喚他們去點綴了一番『昇平氣象』。

初四那天晚上，林先生勉強籌措了三塊錢，辦一席酒請鋪子裏的『相好』喫照

例的『五路酒』，商量明天開市的辦法。林先生早就籌思過熟透：這鋪子開下去呢，眼見得是虧本的生意；不開呢，他一家三口兒簡直沒有生計，而且倒底人家欠他的貨賬還有四五百，他一關門就更難討取；惟一的辦法是減省開支，但捐稅派餉是逃不了的，『敲詐』尤其無法躲避，裁去一兩個店員罷，本來他只有三個伙計，壽生是他的左右手，其餘的兩位也是怪可憐見的，況且辭歇了倒底也不夠招呼生意。家裏呢，也無可再省；吳媽早已辭歇，他覺得只有硬着頭皮做下去，或者靠菩薩的保佑，鄉下人春蠶熟，他的虧空還可以補救。

但要開市，最大的困難是缺乏貨品。沒有現錢寄到上海去，就拿不到貨，上海打得更利害了，賒賬是休轉這念頭。賣底貨罷，他店裏早已淘空，架子上那些裝衛生衣的紙盒就是空的，不過擺在那裏裝幌子。他鋪子裏就剩了些日用雜貨，臉盆毛巾之類，存底還厚。

大家喝了一會兒悶酒，抓腮挖耳地想不出好主意。後來談起開天來，一個伙

計忽然說：

『亂世年頭，人比不上狗！聽說上海閘北燒得精光，幾十萬人都只逃得一個光身子。虹口一帶呢，燒是還沒燒，人都逃光了，東洋人兇得很！不許搬東西。上海房錢漲起幾倍，逃出來的人都到鄉下來了。昨天鎮上就到了一批，看樣子都是好好的人家，現在卻弄得無家可歸！』

林先生搖頭嘆氣。壽生聽了這話，猛的想起了一個好辦法；他放下了筷子，拏起酒杯來一口喝乾了，笑嘻嘻對林先生說道：

『師傅，聽得阿四的話麼？我們那些臉盆，毛巾，肥皂，襪子，牙粉，牙刷，就可以如數銷清了。』

林先生瞪出了眼睛，不懂得壽生的意思。

『師傅，這是天大的機會。上海逃來的人，總還有幾個錢，他們總要買些日用的東西，是不是？這筆生意，我們趕快去張羅！』

壽生接着又說，再篩出一杯酒來喝了，滿臉是喜氣。兩個伙計也省悟過來了，哈哈大笑，只有林先生還不很了然。近來的逆境已經把他變成糊塗。他惘然問道：

『你拏得穩麼？臉盆，毛巾，別家也有，——』

『師傅，你忘記了！臉盆毛巾一類的東西只有我們存底獨多！裕昌祥裏拏不出十隻臉盆，而且都是揀贖貨。這筆生意，逃不出我們的手掌心的了！我們趕快多寫幾張廣告到四柵去分貼，逃難人住的地方——噯，阿四，他們住在什麼地方？我們也要去貼廣告。』

『他們有親戚的住到親戚家裏去了，沒有的，還借住在西柵外繭廠的空房子。』

叫做阿四的伙計回答，臉上發亮，很得意自己的無意中立了大功。林先生這時也完全明白了，心裏一快樂，就又靈活起來。他馬上擬好了廣告的底稿，專揀

店裏有的日用品開列上去，約莫也有十幾種。他又摹倣上海大商店賣「一元貨」的方法：把臉盆毛巾牙刷牙粉配成一套賣一塊錢，廣告上就大書「大廉價一元貨」。店裏本來還有餘剩下的紅綠紙，壽生大張的裁好了，拏筆就寫。兩個伙計和學徒就亂烘烘地拏過臉盆毛巾牙刷牙粉來裝配成一組。人手不夠，林先生叫女兒出來幫着寫，幫着紮配，另外又配出幾種「一元貨」，全是零星的日用必需品。

這一晚上，林家鋪子裏直忙到五更左右，方才大致就緒。第二天清早，開門鞭炮響過，排門開了，林家鋪子布置得又是一新。漏夜趕起來的廣告早已漏夜分頭貼出去。西柵外繭廠一帶是壽生親自去布置，哄動那些借住在繭廠裏的逃難人，都起來看，當做一件新聞。

「內宅」裏，林大娘也起了個五更，盜觀音面前點了香，林大娘爬着磕了半天響頭。她什麼都禱告全了，就只差沒有禱告菩薩要上海的戰事再擴大再延長，好多來些逃難人。

一切都順利，一切都不出壽生的預料，新正開市第一天就只林家鋪子生意很好，到下午四點多鐘，居然賣了一百多元，是這鎮上近十年來未有的新記錄。銷售的大宗，果然是『一元貨』，然而洋傘橡皮雨鞋之類卻也帶起了銷路。並且那生意也做的乾脆有味。雖然是『逃難人』，卻畢竟住在上海，見過大場面，他們不像鄉下人或本鎮人那麼小格式，他們買東西很爽利，拏起貨來看了一眼，現錢交易，從不揀來揀去，也不硬要除零頭。

林大娘看見女兒興沖沖地跑進來誇說一回，就爬到盜觀音面前磕了一回頭。她心裏還轉了這樣的念頭：要不是歲數相差一半多，把壽生招做女婿倒也是好的！說不定在壽生那邊也時常用半隻眼睛看着這位斷熟的十五歲『師妹』。

只有一點，使林先生掃興；恆源莊毫不顧面子地派人來提取了當天營業總數的八成。並且存戶朱三阿太，橋頭陳老七，還有張寡婦，不知聽了誰的德惠，都借了『要量米喫』的藉口，都來預支息金；不但支息金，還想拔一點存款呢！但也



有一個喜訊，聽說又到了一批逃難人。

晚餐時，林先生特添了兩碟葷菜，酬勞他的店員。大家稱讚壽生能幹。林先生雖然高興，卻不能不惦念着朱三阿太等三位存戶要提存款的事情。大新年碰到這種事，總是不吉利。壽生憤然說：

『那三個懂得什麼呢！還不是有人從中挑撥！』

說着，壽生的嘴又向斜對門呶了一呶。林先生點頭。可是這三位不懂什麼的，倒也難以對付：一個是老頭子，兩個是孤苦的女人，軟說不肯，硬來又不成，林先生想了半天覺得只有去找商會長，請他去和那三位寶貝講開。他和壽生說了，壽生也竭力贊成。

於是晚飯後算過了當天的『流水賬』，林先生就去拜訪商會長。

林先生說明了來意後，那商會長一口就應承了，還誇獎林先生做生意的手段高明，他那鋪子一定能夠站住，而且上進。摸着自己的下巴，商會長又笑了一

笑，個過身體來說道：

『有一件事，早就想對你說，只是沒有機會。鎮上的卜局長不知在那裏見過令愛來，極爲中意；卜局長年將四十，還沒有兒子，屋子裏雖則放着兩個人，都沒生育過，要是令愛過去，生下一男半女，就是現成的局長太太。呵，那時，就連我也沾點兒光呢！』

林先生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難題，當下怔住了做不得聲。商會長卻又鄭重地接着說：

『我們是老朋友，什麼話都可以講個明白。論到這種事呢，照老派說，好像面上不好聽；然而也不盡然。現在通行這一套，令愛過去也算是正的。——況且，卜局長既然有了這個心，不答應他，有許多不便之處。答應了，將來倒有巴望。我是替你打算，才說這個話。』

『咳，你怕不是好意勸我仔細！可是，我是小戶人家，小女又不懂規矩，高

攀卜局長，實在不敢！」

林先生硬着頭皮說，心裏卜卜亂跳。

「哈，哈；不是你高攀，是他中意。——就這麼罷，你回去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這裏且攔着，看見卜局長時，就說還沒機會提過，行不行呢？可是你得早點給我回音！」

「嗯——」

籌思了半晌，林先生勉強應着，臉色像是死人。

回到家裏，林先生支開了女兒，就一五一十對林大娘說了。他還沒說完，林大娘的呃就大發作，光景鄰舍都很聽得清。她勉強抑住了那些湧上來的呃，喘氣著說道：

「怎麼能夠答應，呃，就不是小老婆，呃，呃——我也捨不得阿秀到人家去做媳婦！」

『我也是這個意思，不過——』

『呃，我們規規矩矩做生意，呃，難道我們不肯，他好搶了去不成！呃——』

『不過他一定要來找訛頭生事！這種人比強盜還狠心！』

林先生低聲說，幾乎落下眼淚來。

『我拚了這條老命！呃！救苦救難觀世音呀！』

林大娘顫着聲音站了起來，搖搖擺擺想走。林先生趕快攔住，沒口地叫道：

『往那裏去？往那裏去？』

同時林小姐也從房外來了，顯然已經聽見了一些，臉色灰白，眼睛死瞪瞪地。林大娘看見女兒，就一把抱住了，一邊哭，一邊打呃，一邊喃喃地掙扎着喘

着氣說：

『呃，阿囡，呃，誰來搶你去，呃，我同他拚老命！呃，生你那年我得了這  
個——病，呃，好容易養到十五歲，呃，呃，死也死在一塊兒！呃，早給了壽生

多麼好呢！呢！強盜，不怕天打的！

林小姐也哭了，叫着『媽』！林先生搓着手嘆氣。看看哭得不像樣，窄房淺屋的要驚動鄰舍，大新年也不吉利，他只好忍着，一肚子氣來勸母女兩個。

這一夜，林家三口兒都沒有好生睡覺。第二天一早，林先生還得起來做生意，在一夜的轉側愁思中，他偶而聽得屋面上一聲響，心就卜卜地跳，以為是卜局長來尋他生事來了；然而定了神仔細想起來，自家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又沒犯法，只要生意好，不欠人家的錢，難道好無端生事，白詐他不成？而他的生意呢，眼前分明有一線生機。生了個女兒長的還端正，卻又要招禍！早些定了親，也許不會出這岔子？——商會長是不是肯真心幫忙呢？只有懇求他設法——可是林大娘又在打呃了，咳，她這病！

天剛發白，林先生就起身，眼圈兒有點紅腫，頭裏發昏。可是他不能不打起精神招呼生意。鋪面上靠壽生一個倒底不行，這小夥子近幾天來也就累得夠了。

林先生坐在賬臺裏，心總不定。生意雖然好，他卻時時渾身的肉發抖。看見面生的大漢子上來買東西，他就疑惑是卜局長派來的人，來偵察他，來尋事；他的心直跳得發痛。

卻也作怪，這天生意之好，出人意料。到正午，已經賣了五六十元，買客們中間也有本鎮人，那簡直不像買東西，簡直是搶東西；只有倒閉了鋪子拍賣底貨的時候纔有這種光景。林先生一邊有點高興，一邊卻也看着心驚，他估量起來是『這樣的好生意氣色不正』。果然，在午飯的時候，壽生就悄悄告訴道：

『外邊又有謠言，說是你拆爛污賣一批賤貨，撈到幾個錢，就打算逃走！』  
林先生又氣又怕，開不得口。突然來了兩個穿制服的人，直闖進來問道：

『誰是林老板？』

林先生忙忙站了起來，還沒回答，兩個穿制服的拉住他就走。壽生追上去，想要攔阻，又想要探詢，那兩個人厲聲吆喝道：

『你是誰？滾開！黨部裏要他去問話！』

## 六

那天下午，林先生就沒有回來。店裏生意忙，壽生又不能抽空身子儘自去探聽，裏邊林大娘本來還被瞞着，不防小學徒漏了嘴，林大娘那一急幾乎一口氣死去。她又死不放林小姐出那對蝴蝶門兒，說是：

『你的爸爸已經被他們捉去了，回頭就要來搶你！呢——』

她只叫壽生進來問底細，壽生瞧着情形不便直說，只含糊安慰了幾句道：

『師母，不要着急，沒有事的！師傅到黨部裏去理直那些存款呢。我們生意好，怕什麼的！』

背轉了林大娘的面，壽生悄悄告訴林小姐，『到底爲什麼，還沒得個準信兒，』他叮囑林小姐且安心伴着『師母』，外邊事有他呢。林小姐一點主意也沒

有；壽生說一句，她就點一下頭。

這樣又要招顧外面的生意，又要挖空心思找出話來對付林大娘不時的追詢，壽生更沒有工夫去探聽林先生的下落。直到上燈時分，這才由商會長來給他一個信：林先生是被黨部扣住了，爲的外邊謠言林先生打算捲款逃走，然而林先生除有莊款和客賬未清外，還有朱三阿太，橋頭陳老七，張寡婦三位孤苦人兒的存款共計六百五十元沒有保障，黨部裏是專替這些孤苦人兒謀利益的，所以把林先生扣起來，要他理直這些存款。

壽生嚇得臉都黃了，呆了半晌，方才問道：

『先把人保出來，行麼？人不出來，那裏去弄錢來呢？』

『嘿！保出人來，你空手去，讓你保麼？』

『會長先生，總求你想想法子，做好事。師傅和你老人家向來交情也不差，

總求你做做好事！』



商會長皺着眉頭沉吟了一會兒，又端着壽生半晌，然後一把拉壽生到屋角裏悄悄說道：

「你師傅的事，我豈有袖手旁觀之理。只是這件事現在弄僵了！老實對你說，我求過卜局長出面講情，卜局長只要你師傅答允一件事，他是肯幫忙的；我剛才到黨部裏會見你的師傅，勸他答應，他也答應了，那不是事情完了麼？不料黨部裏那個黑麻子真可惡，他硬不肯——」

「難道他不給卜局長的面子？」

「就是呀！黑麻子反而嚕哩嚕囉說了許多，卜局長幾乎下不得臺。兩個人鬧翻了！這不是這件事弄得僵透？」

壽生歎了口氣，沒有主意；停一會兒，他又歎一口氣說：

「可是師傅並沒犯什麼罪。」

「他們不同你講理！誰有勢；誰就有理！你去對林大娘說，放心，還沒喫

苦；不過要想出來，總得化點兒錢！」

商會長說着，伸兩個指頭一揚，就匆匆地走了。

壽生沉吟着，沒有主意；兩個伙計攆住他探問，他也不回答。商會長這番話，可以告訴『師母』麼？又得化錢？『師母』有沒有私蓄，他不知道；至於店裏，他很明白，兩天來賣得的現錢，被恆源提了八成去，剩下只有五十多塊，濟得什麼事！商會長示意總得兩百。知道還夠不夠呀；照這樣下去，生意再好些也不中用。他覺得有點灰心了。

裏邊又在叫他了，他只好進去瞧光景再定主張。

林大娘扶住了女兒的肩頭，氣喘喘地問道：

「呃，剛才，呃——商會長來了，呃，說什麼？」

「沒有來呀！」

壽生撒一個謊。

『你不用瞞我，呃——我，呃，全知道了；呃，你的臉色嚇得焦黃！阿秀看見的，呃！』

『師母放心，商會長說過不要緊。——卜局長肯幫忙——』

『什麼？呃，呃——什麼卜局長肯幫忙！——呃，呃，大慈大悲的菩薩，呃，不要他幫忙！呃，呃，我知道，你的師傅，呃呃，沒有命了！呃，我也不要活了！呃，只是這阿秀，呃，我放心不下！呃，呃，你同了她去！呃，你們好好的做人家！呃，呃，壽生，呃，你待阿秀好，我就放心了！呃，去呀！他們要來搶！呃——狠心的強盜，觀世音菩薩怎麼不顯靈呀！』

壽生睜大了眼睛，不知道怎樣回話。他以為『師母』瘋了，但可又一點不像瘋。他偷眼看他的『師妹』，心裏有點跳；林小姐滿臉通紅，低了頭不作聲。

『壽生哥，壽生哥，有人找你說話！』

小學徒一路跳著喊進來。壽生慌忙跑出去，總以為又是商會長什麼的來了，

那里知道竟是斜對門裕昌祥的掌櫃吳先生：『他來幹什麼？』壽生肚子裏想，眼光釘住在吳先生的臉上。

吳先生問過了林先生的消息，就滿臉笑容，連說『不要緊』。壽生覺得那笑臉有點異樣。

『我是來找你划一點貨色——』

吳先生收了笑容，忽然轉了口氣，從袍子裏摸出一張紙來。是一張橫單，寫著十幾行，正是林先生所賣『一元貨』的全部。壽生一眼瞧見就明白了，原來是個把戲呀！他立刻說：

『師傅不在，我不能作主。』

『你和你師母說，還不是一樣！』

壽生躊躇不能回答。他現在有點懂得林先生之所以被捕了。先是謠言林先生要想逃，其次是林先生被扣住了，而現在卻是裕昌祥來挖貨，這一連串的線索都

明白了。壽生想來有點氣，又有點怕，他很知道。要是答應了吳先生的要求，那麼，林先生的生意，自己的一番心血，都完了。可是不答應呢，還有什麼把戲來，他簡直不敢想下去了。最後，他姑且試一試說。

『那麼，我去和師母說，可是，師母女人家專要做現錢交易。』

『現錢麼？哈，壽生，你是說笑話罷？』

『師母是這個脾氣，我也是沒法。最好等到明天再談罷。剛才商會長說，卜局長肯幫忙講情，光景師傅今晚上就可以回來了。』

壽生故意冷冷的說，就把那張橫單塞還吳先生的手裏。吳先生臉上的肉一跳，慌忙把橫單又推回到壽生手裏，一面沒口應承道：

『好，好，現賬就是現賬。今晚上交貨，就是現賬。』

壽生皺著眉頭再到裏邊，把裕昌祥要挖貨的事情對林大娘說了，並且勸她：

『師母，剛才商會長來，確實說師傅好好的在那里，並沒喫苦；不過總得化

幾個錢，才能出來。店裏只有五十多塊。現在裕昌祥來挖貨，照這單子上看，總也有一百五十塊光景，還是挖給他們罷，早點救師傅出來要緊！」

林大娘聽說又要化錢，眼淚直淌；那一陣呢，當真打得震天響，她只是搖手，說不出話，頭靠在桌子上，把桌子搥得怪響。壽生瞧來不是路，悄悄的退出去，但在蝴蝶門邊，林小姐追上來了，她的臉色像死人一樣白，她的聲音抖而且啞，她急口地說：

『媽是氣糊塗了！總說爸爸已經被他們弄死了！你，你趕快答應裕昌祥，趕快救爸爸——壽生哥，你——』

林小姐說到這裏，忽然臉一紅，就飛快地跑進去了。壽生望著她的後影，呆立了半分鐘光景，然後轉身，下決心擔負這挖貨給裕昌祥的責任，至少『師妹』是和他一條心要這麼辦了。

夜飯已經擺在店鋪裏了，壽生也沒有心思喫，立等著裕昌祥交過錢來，他挈

一百在手裏，另外身邊藏了八十，就飛跑去找商會長。

半點鐘後，壽生和林先生一同回來了。跑進『內宅』的時候，林大娘看見倒嚇一跳。認明是當真活的林先生時，林大娘急急爬在盜觀音前磕響頭，比她打呃的聲音還要響。林小姐光著眼睛站在旁邊，像是要哭，又像是要笑。壽生從身邊掏出一個紙包來，放在桌子上說：

『這是多下來的八十塊錢。』

林先生嘆了一口氣，過一會兒，方才有聲沒氣地說道：

『讓我死在那邊就是了，又化錢弄出來！沒有錢，大家還是死路一條！』

林大娘突然從地下跳起來，著急地想說話，可是一連串的呃把她的話塞住了。林小姐忍住了聲音，抽抽咽咽地哭。林先生卻還不哭，又歎一口氣，梗咽著說：

『貨是挖空了；店開不成，債又逼的緊——』

『師傅！』

壽生叫了一聲，用手指蘸著茶，在桌子上寫了一個『走』字給林先生看。

林先生搖頭，眼淚撲索索地直淌；他看看林大娘，又看看林小姐，又歎一口氣。

『師傅，只有這一條路了。店裏併湊起來，還有一百塊，你帶了去，過一兩個月也就夠了；這裏的事，我和他們理直。』

壽生低聲說。可是林大娘卻偏偏聽得了，她忽然抑住了呢，搶著叫道：

『你們也去！你，阿秀！放我一個人在這裏好了，我拼老命！呢！』

忽然異常少健起來，林大娘轉身就跑到樓上去了。林小姐叫著『媽』，隨後也追了上去。林先生望著樓梯發怔，心裏感到有什麼要緊的事，卻又亂麻麻地總是想不起。壽生又低聲說：

『師傅，你和師妹一同走罷！師妹在這裏，師母不放心的！她總說他們要來



搶——

林先主淌著眼淚點頭，可是打不起主意。

壽生忍不住眼圈兒也紅了，歎一口氣，繞著桌子走。

忽然聽得林小姐的哭聲。林先生和壽生都一跳。他們趕到樓梯頭時，林大娘卻正從房裏出來，手裏捧一個皮紙包兒。看見林先生和壽生都已在樓梯頭了，她就縮回房去，嘴裏說「你們也來，聽我的主意」。她當著林先和壽生的跟前，指著那紙包說道：

「這是我的私房，呢，光景有兩百多塊。分一半你們拏去。呢。阿秀，我做主配給壽生！呢，明天阿秀和她爸爸同走。呢，我不走！壽生陪我幾天再說。

呢，知道我還有幾天活，呢，你們就在面前拜一拜，我也放心！呢——」

林大娘一手拉著林小姐，一手拉著壽生，就要他們「拜一拜」。

都拜了，兩個人臉上飛紅，都低著頭。壽生偷眼看林小姐，看見她的淚痕中

含着一些笑意，壽生心頭卜卜地亂跳了，反倒落下兩滴眼淚。

林先生鬆一口氣，說道：

『好罷，就是這麼。可是壽生，你留在這裏對付他們，萬事要細心！』

## 七

林家鋪子終於倒閉了。林老板逃走的新聞傳遍了全鎮。債權者中間的恆源莊首先派人到林家鋪子裏封存底貨。他們又搜尋賬簿。一本也沒有了。問壽生。壽生躺在牀上害病。又去逼問林大娘。林大娘的回答是連珠炮似的打呃和眼淚鼻涕。爲的她到底是『林大娘』，人們也沒有辦法。

十一點鐘光景，大羣的債權者在林家鋪子裏吵鬧得異常利害。恆源莊和其他的債權者爭執怎樣分配底貨。鋪子裏雖然淘空，但連『生財』合計，也足夠償還債權七成，然而誰都只想給自己爭得九成竟至於十成。商會長說得舌頭都有點僵硬

了，卻沒有結果。

來了兩個警察，擎着木棍站在門口吆喝那些看熱鬧的閒人。

『怎麼不讓我進去？我有三百塊錢的存款呀！我的老本！』

朱三阿太扭著癩嘴唇和警察爭論，巍顛顛地在人堆裏擠。她額上的青筋就有小指頭兒那麼粗。她擠了一會兒，忽然看見張寡婦抱著五歲的孩子在那里哀求另一個警察放她進去。那警察斜著眼睛，假裝是調弄那孩子，卻偷偷地用手背在張寡婦的乳部揉摸。

『張家嫂呀——』

朱三阿太氣喘喘地叫了一聲，就坐在石階沿上，用力地扭著她的癩嘴唇。

張寡婦轉過身來，找尋是誰喚她；警察卻用了褻昵的口吻叫道：

『不要性急！再過一會兒就進去！』

聽得這句話的閒人都笑起來了。張寡婦裝作不懂，含著一泡眼淚，無目的地

又走了一步，卻好看見朱三阿太坐在石階沿上喘氣。張寡婦跌撞似的也到了朱三阿太的旁邊，也坐在那石階沿上，忽然就放聲大哭，她一邊哭，一邊喃喃地訴說

著。

『阿大的爺呀，你丟下我去了，你知道我多麼苦！強盜兵打殺了你，前天是三週年……絕子絕孫的林老板又倒了鋪子，——我十個指頭做出來的百幾十塊錢，丟在水裏了，也沒響一聲！啊啾！窮人命苦，有錢人心狠——』

看見媽哭，孩子也哭了，張寡婦摟住了孩子，哭的更傷心。

朱三阿太卻不哭；弩起了一對發紅的已經回陷的眼睛，發瘋似的反覆說著一句話：

『窮人是一條命，有錢人也是一條命；少了我的錢，我拚老命！』

此時有一個人從鋪子裏擠出來，正是橋頭陳老七。他滿臉紫青，一邊擠，一邊回過頭去嚷罵道：

「你們這夥強盜看你們有好報！天火燒，地火爆，總有一天現在我陳老七眼睛裏呀！要喫倒賬，就大家喫，分攤到一個邊皮兒也是公平，——」

陳老七正罵得起勁，一眼看見了朱三阿太和張寡婦，就叫著她們的名字說：

「三阿太，張家嫂，你們怎麼坐在這裏哭，貨色，他們分完了！我一張嘴吵不過他們十幾張嘴，這班狗強盜不講理，硬說我們的錢不算賬，——」

張寡婦聽說，哭得更加苦了。先前那個警察忽然又蹶過來，用木棍子撥著張寡婦的肩膀說：

「喂，哭什麼？你的養家人早就死了，現在還哭那一個！」

「狗屁，人家搶了我們的，你這東西也要來調戲女人家麼？」

陳老七怒沖沖地叫起來，用力將那警察推了一把。那警察睜圓了怪眼睛，揚起棍子就想要打。閒人們都大喊，罵那警察。另一個警察趕快跑來，拉開了陳老

七說：

「你在這裏吵，也是白吵。我們和你無怨無仇，商會裏叫來守門，喫這碗飯，沒有辦法。」

「陳老七，你到黨部裏去告狀罷！」

人堆裏有一個聲音這麼喊。聽聲音就知道是本街有名的閒漢陸和尚。

「去，去！看他們怎樣說。」

許多聲音亂哄了。但是那位作調人的警察卻冷笑，扳著陳老七的肩膀道：

「我勸你少找點麻煩罷。到那邊，中什麼用！你還是等候林老板回來和你算賬，他倒不好白賴。」

陳老七虎起了臉孔，弄得沒有主意了。經不住那些閒人們都竄竄著「去」，他就看著朱三阿太和張寡婦說道：

「去去怎樣？那邊是天天大叫保護窮人的呀！」

「不錯。昨天他們扣住了林老板，也是說防他逃走，窮人的錢沒有著落！」

又一個主張去的拉長了聲音叫。於是不由自主似的，陳老七他們三個和一羣閒人都向黨部所在那條路去了。張寡婦一路上還是啼哭；咒罵打殺了她丈夫的強盜兵，咒罵絕子絕孫的林老板，又咒罵那個惡狗似的警察。

快到了目的地時，望見那門前排立著四個警察，都擎著棍子，遠遠地就吆喝道：

『滾開！不准過來！』

『我們是來告狀的，林家鋪子倒了，我們存在那裡的錢擎不到——』

陳老七走在最前排，也高聲的說。可是從警察背後突然跳出一個黑麻子來，怒聲喝打。警察們卻還站着，只用嘴威嚇。陳老七背後的閒人們大噪起來。黑麻子怒叫道：

『不識好歹的賤狗，我們這裏管你們那些事麼？再不走，就開鎗了！』

他躁著脚喝那四個警察動手打。陳老七是站在最前，已經挨了幾棍子。閒人

們大亂，朱三阿太老邁，跌倒了，張寡婦慌忙中落掉了鞋子，給人們一冲，也跌在地下，她連滾帶爬躲過了許多跳過的和踏上來的脚，站起來跑了一段路，方才覺到她的孩子沒有了。看衣襟上時，有幾滴血。

『啊喲！我的寶貝！我的心肝！強盜殺人了，玉皇大帝救命呀！』

她帶哭帶嚷的快跑，頭髮紛散；待到她跑過那倒閉了的林家鋪面時，她已經完全瘋了！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八日作完。





## 小 巫

### 一

姨太太是姓凌。但也許是姓林，誰知道呢，這種人的姓兒原就沒有一定，愛姓什麼就是什麼。

淮門來那一天，老太太正在喫孫女婿送來的南湖菱；姨太太悄悄地走進房來，又悄悄地磕上頭去，把老太太嚇了一跳。這是不吉利的兆頭。老太太心裏很

不舒服。姨太太那一頭亂蓬蓬的時髦頭髮，也叫老太太眼裏難受。所以雖然沒有正主兒的媳婦，老太太一邊喫着菱，一邊隨口就叫這新來的女人一聲『菱姐』！

是『菱姐』！老太太親口這麼叫，按照鄉風，這年紀不過十來歲姓凌或是姓林的女人就確定了是姨太太的身分了。

菱姐還有一個娘。當老爺到上海辦貨，在某某百貨公司裏認識了菱姐而且通過交情以後，老爺曾經允許菱姐的娘：『日後做親戚來往』。菱姐又沒有半個兄弟哥哥，娘的後半世靠着她。這也是菱姐跟老爺離開上海的時候說好了的。但現在一切都變了。老太太自然不認這門『親』。老爺也壓根兒忘了自己說過的話。菱姐幾次三番乘機會說起娘在上海不知道怎樣過日子，老爺只是裝聾裝啞；有時不耐煩了，他就瞪出眼睛說道：

『嘖！她一個老太太有什麼開銷！難道幾個月工夫，她那三百塊錢就用完了麼？』

老爺帶菱姐來時，給過她娘三百塊大洋。老太太曾經因為這件事和老爺鬧架。她當着十年老做的何媽面前，罵老爺道：

『到上海馬路上拾了這麼一個不清不白的臭貨來，你也化三百塊錢麼？你拏洋錢當水潑！四因出嫁的時候，你總共還化不到三百塊；衣箱是假牛皮的，當天就脫了蓋子，四因夫家到現在還當做話柄講。到底也是不吉利。四因養了二胎，都是百日裏就死掉了！你，你，現在販黑貨，總共積得這麼幾個錢，就大把大把的亂化；阿彌陀佛，天——雷打！』

老太太從前也是著名的『女星宿』。老爺有幾分怕她。況且，想想化了三百大洋弄來的這個『菱姐』，好像滋味也不過如此，並沒比鎮上半開門的李二姐好多少，這錢真化得有點冤枉。老爺又疼錢又挨罵的那一股子氣，就出在菱姐身上。那一回，菱姐第一次領教了老爺的拳脚。扣日子算，她被稱為『菱姐』剛滿兩個月。

菱姐確也不是初來時那個模樣兒了。鎮上沒有像樣的理髮店，更其不會燙頭髮。菱姐那一頭燙得蓬鬆鬆的時髦頭髮早就睏直了，一把兒紮成個鴨屁股，和鎮上的女人沒有什麼兩樣。口紅用完了，修眉毛的鑷子弄壞了，鎮上都買不出，老爺幾次到上海又不肯買。菱姐就一天一天難看，至少是沒有什麼比衆不同的迷人力量。

老爺又有特別不滿意菱姐的地方。那是第一次打了菱姐後兩天，他喝醉了酒，白天裏太陽耀光光的，他拉住了菱姐斷纏，忽然看見菱姐肚皮上有幾條花紋。老爺是酒後，這一來，他的酒醒了一半。他喘着氣，不動了，問菱姐爲什麼肚皮上有花紋。菱姐閉着眼睛不回答。老爺看看她的奶，又看看她的眉毛，愈看愈生疑心，猛然跳起來，就那麼着把菱姐拖在樓板上，重重的打了兩下耳光，咬着牙根罵道：

『臭婊子？還當你是原封貨呢！上海開旅館那一夜虧你裝得那麼像！』

菱姐那裏敢回答半個字，只是悶住了聲音哭。

這回事落進了老太太的耳朵，菱姐的日子就更加難過。明罵暗罵是老太太每天功課。有時罵上了風，竟忘記當天須得喫素，老太太就越發拍桌子搥條凳，罵的菱姐簡直不敢透氣兒。黃鼠狼拖走了家裏的老母鷄，老太太那口怨氣也往菱姐身上呵。她的手指尖直戳到菱姐臉上，厲聲罵道：

『臭貨！狐狸精！白天幹那種事，不怕罪過！怪道黃鼠狼要拖鷄！觸犯了太陽菩薩，看你不得好死，不要臉的騷貨！』

老爺却不怕太陽菩薩。雖然他的疑心不能斷根，他又偏偏常要看那叫他起疑的古怪花紋。不讓他看時一定得挨打，讓他看了，他喘過氣後也要擰幾把。這還算是他並沒起惡心。碰到他不高興時，老大的耳括子刷幾下，咕嚕咕嚕一頓罵。一個月的那幾天裏，他也不放菱姐安靜。哀求他：『等過一兩天罷！』沒有一次不是白說的。

菱姐漸漸得了一種病。眼睛前時常一陣一陣發黑，小肚子隱隱地痛。告訴了老爺。老爺冷笑，說這不算病。老太太知道了，又是逢到人便三句兩頭發作：

「騷貨自己弄出來的病；天老爺有眼睛！三百塊錢丟在水裏也還響一聲！」

二

老爺爲的販貨，上海這條路每月總得去一次。三天五天，或是一星期回來，都沒準。那時候，菱姐直樂得好比刀下逃命的犯人。雖然老太太的朝罵夜罵是比老爺在家時還要兇，可是菱姐近來一天怕似一天的那樁事，總算沒有人強逼她了。和她年紀彷彿的少爺也是個饞嘴。小丫頭杏兒見少爺是老鼠見了貓兒似的會渾身發抖。覷着沒有旁人，少爺也要偷偷地搔菱姐的手掌心，或是摸下巴，捫一捫胸脯。菱姐是不會生氣的，也不敢聲張，只是漲紅了臉逃走。少爺望着她逃走了，却也不追。

比少爺更難對付的，是那位姑爺，——老太太常說的那個四囤的丈夫。看樣子，就知道他的牛勁兒也和老爺差不多。他也叫着『菱姐』。即使是在那樣利害的老太太跟前，他也敢在桌子底下擰菱姐的腿兒。菱姐躲這位姑爺，就和小杏兒躲少爺差不多。

姑爺在鎮上的公安局裏有點差使。老爺不在家的時候，姑爺來的更勤，有時腰間掛一個小皮袋，菱姐認得那裏面裝的是手鎗。那時候，菱姐的心就卜卜亂跳，又覺得還是老爺在家好了，她盼望老爺立刻就回家。

鎮上有保衛團，老爺又是這裏面的什麼『董』。每逢老爺從上海辦貨回來，那保衛團裏什麼『隊長』就來見老爺。隊長是兩個，賊忒忒的兩對眼睛也是一有機會就往菱姐身上溜。屋子裏放着兩個大蒲包，就是老爺從上海帶來的貨。有一次，老爺聽兩個隊長說了半天，忽然生氣喊道：

「什麼！他坐喫二成，還嫌少，還想來生事麼？他手下的幾個癆病鬼，中什



麼用！要是他硬來，我們就硬對付！明天輪船上有一百斤帶來，你們先去守口子，打一場也不算什麼，是他們先不講交情！——明天早晨五點鐘！你們起一個早。是大家的公事，不要怕辛苦！」

『弟兄們——』

『打勝了，弟兄們每人賞一兩土！』

老爺不等那隊長說完，就接口說，還是很生氣的樣子。

菱姐站在門後聽得出神，不防有人在她肩頭擰了一把。『啊啾——』菱姐剛喊出半聲來，立刻縮住了。擰她的不是別人，是姑爺！淫邪的眼光釘住在菱姐臉上，好像要一口吞下她。可是那門外又有老爺！菱姐的心跳得忒忒地響。

姑爺勉強捺住一團火，吐一口唾沫，也就走了。他到前面和老爺嘰咕說了半天話。後來聽得老爺粗聲大氣說：

『混賬東西！那就幹了他！明天早上，我自己去走一趟。』

于是姑爺怪聲笑。菱姐聽去那笑聲就像貓頭鷹叫。

這天直到上燈時光，老爺的臉色鐵青，不多說話。他拏出一枝手鎗來，拆卸機件，看了半天；又裝好，又上足了子彈，幾次拏在手裏，描準了，像要放。菱姐走過他身邊時，把不住腿發抖。沒等到喫夜飯，老爺就帶着鎗出去了。菱姐心口好像壓了一塊石頭，想來想去只是害怕。

老太太坐在一個小小的佛龕前，不出聲的唸佛，手指尖掐着那一串念佛珠，掐得非常快。佛龕前燃旺了一爐檀香。

捱到二更過，老爺回來了，臉色是青裏帶紫，兩隻眼睛通紅，似乎比平常小了一些，頭上是熱騰騰的汗氣，離開他三尺就嗅到酒味。他從腰裏掏出那支手鎗來，拍的一聲攢在桌子上。菱姐抖着手，替他脫衣服。老爺忽然擺開一雙臂膊，捲住了菱姐的腰，提空了往床上擲去，哈哈地笑起來了。這是常有的事，然而此刻却意外。菱姐不知道是吉是凶，仰躺在床上不敢動。老爺走近來了，發怒

似的扯開了菱姐的衣服，右手捏定那支烏油油的手鎗。菱姐嚇得手腳都軟了，眼睛却睜得挺大。衣服都剝光，那冰冷的鎗口就按在菱姐胸脯上。菱姐渾身直抖，床格格地響。聽得老爺說：

『先掣你來試一下。看老子的鎗好不好。』

菱姐耳朵裏噙一聲響，兩行眼淚淌下她的面頰。

『沒用的騷貨，怕死麼？嚇——老子還要留着玩幾天呢！』

老爺怪聲笑着說，隨手把鎗移下去，在菱姐的下部戮了一下。菱姐痛叫一聲，自以爲已經死了。老爺一邊猶笑，一邊把口一張，就吐了菱姐一身和一床。老爺身體一歪，就橫在床裏呼呼地睡着了。

菱姐把床鋪收拾乾淨，縮在床角裏不敢睡，也不能睡。她此時方才覺得剛才要是砰的一鎗，對穿了胸脯，倒也乾淨。她偷偷地拿起那支手鎗來，看了一會兒，閉了眼睛，心跳了一會兒，到底又放開了。活着是喫苦，死也是怕的！

四更過後，大門上有人打得蓬蓬響。老爺醒了，瞪直眼睛聽了一會兒，撈起手鎗來跑到窗口，開了窗喝道：

『你媽的！不要吵吵鬧鬧！』

『人都齊了！』

隔着一個天井的大門外有人回答。老爺披上皮袍，不扣鈕子，攔腰束上一條縐紗大帶子，收緊了，插上手鎗，就匆匆地下去。菱姐聽得老爺在門外和許多人問答了幾句，又聽得老爺罵『混蛋』，全夥兒都走了。

菱姐看天上，疎落落幾點星，一兩朵凍住了的灰白雲塊。她打了一個寒噤，迷迷胡胡回到床上，拉被窩來蓋了下身，心裏想還是不要睡着好，可是不多時就朦朧起來，靠在床欄上的頭，歪擱在肩膀上了。她立刻就做夢：老爺又開鎗打她，又看見娘，娘抱住了她哭，娘發狂似的抱她……菱姐一跳驚醒來，沒有了娘，却確是有人壓在她身上，胡胡地輕聲兒哼着；煤油燈光下她警眼看見了那人

的面孔，她嚇得臉都黃了。

『少爺！你——』

她避過那拱上她面孔來的嘴巴，她發急地叫。

少爺不作聲，兩手扭過菱姐的面孔來，眼看着菱姐的眼睛，又把嘴唇拱上去。菱姐的心亂跳，喘着氣說：

『你不走，我就要叫人了！』

『看你叫！老頭子和警察搶土，打架去了；老奶奶不來管這些閒事！』

少爺賊忒忒地說，也有點氣喘。他放了菱姐的面孔，就往下部抄摸。他雖然也不過十六七歲，力氣却比菱姐大。

『你——這是害我——』

菱姐含着眼淚輕聲說，任憑他擺佈。桌子上的煤油燈漸漸黑下去，油乾了。

窗外却漸漸泛出魚肚白。鷄啼聲從大井裏起來，一聲，兩聲；接着是鄰家的鷄也

囉了，接着是四下裏都是喔喔的啼聲了。

『快點啲！』

黑暗中菱姐的聲音輕輕抖着說；過了許久時候，她又嘆一口氣。少爺却是笑。

忽然街上有亂烘烘的人聲，從遠而近；接着就聽得大門上蓬蓬地打得震天響。菱姐心裏那一急，什麼都不顧了。她猛一個翻身，推落了少爺，就跑去關房門。沒等她關上，少爺也已經跑到房門邊，只說一句『你弄昏了麼？』就溜出去了。

菱姐胡亂套上一件衣，就把被窩蒙住了頭，蜷曲在床裏發抖。聽樓底下是嚷得熱鬧。一會兒，就嚷到她房門外。菱姐猛跳起來，橫了心，去開房門一看，五六個人，內中有老爺和姑爺。

老爺是兩個人抬着。老爺的皮袍前襟朝外翻轉，那雪白的灘皮長毛上有一堆

血凍結了。把老爺放在床上後，那幾個都走了，只留着姑爺和另一個，那是隊長。老爺在床上像牛叫似的喚痛。隊長過去張一眼，說道：

『這傷，鎮上恐怕醫不好。可是那一鎗真怪！他們人都在前面，這旁邊打來的一鎗真怪！這不是流彈。開鎗的人一定是描準了老頭子放。可是那狗局長也被我們幹得痛快！』

菱姐蹲在床角裏却看見隊長背後的姑爺扁着嘴巴暗笑。

老太太在樓底下摔傢具嚷罵：

『報應得好。獨犯太陽菩薩！都是那臭貨！進門來那一天，我就知道不吉利！請什麼郎中，打死那臭貨就好了！打死她！』

三

日高三丈，鎮上人亂烘烘地都說強盜利害。商會打長途電話給縣裏，說是公

安局長『捕盜』陣亡，保衛團董『協捕』也受重傷。縣裏轉報到省，強盜就變成了土匪，『聚衆二三百，出沒無常，槍械犀利。』省裏據報，調一連保安隊來『協剿』。保安隊到鎮那一天，在街上走過，菱姐也看見。她不大明白這些兵是來幫老爺的呢，還是來幫姑爺。不知道憑什麼，她認定老爺是被姑爺偷偷地打了一鎗。可是她只是在肚子裏想，便是少爺面前她也不會說過。

老爺的傷居然一天一天好起來了。小小一顆手鎗子彈還留在肉裏，傷口却已經合縫。菱姐惟恐老爺好全了，又要強逼她。老爺那股牛勁兒，她當真怕。

背着人，她要少爺想個法子救她。少爺也沒有法子，反倒笑她。

又過了幾天，老爺能夠走動了。菱姐心慌得飯都吃不下。

老爺却也好像有心事，不和菱姐過分廝纏。隊長中間的一個，常來和老爺談話。聲音很低，老爺時常縐眉頭。有一次，菱姐在旁邊給老爺弄燕窩，聽得那隊長說：



『商會裏每天要供應他們三十桌酒飯，到現在半個多月，商會裏也化上兩千多塊錢了。商會裏的會長老李也是巴不得他們馬上就開拔，可是那保安隊的連長說：上峯是派他來剿匪的，不和土匪見一仗，他們不便回去銷差。——』

『哼！他媽的銷差！』

老爺咬緊了牙根說，可是眉頭更繃得緊了。隊長頓一下，挨到老爺耳朵邊又說了幾句，老爺立刻跳起來喊道：

『什麼！昨天他們白要了三十兩川土去，今天他們得步進步了麼？混蛋！』

『還有一層頂可惡。他們還在半路裏搶！我們弟兄派土到幾家大戶頭老主顧那裏去，都被他們半路裏強搶去了。他們在這裏住了半個月，門路都熟了！』

『咄！那不是反了！』

老爺重拍一下桌子，氣沖沖說，臉上的紅筋爆起，有小指頭那麼粗。菱姐看着心裏發慌，好像老爺又要拏鎗打她。

『再讓他們住上半個月，我們的生意全都完了；總得趕快想法子！』

隊長嘆一口氣說。老爺跟着也嘆一口氣。後來兩個人又唧唧噥噥地說了半天，菱姐看見老爺面上有點喜色，不住的點頭。臨走的時候，那隊長忽然叫着老爺的諱名說道：

『太歲爺，你放心！我們悄悄地裝扮好了去，決不會露馬脚，還是到西北鄉去的好，那裏的鄉下老還有點油水，多少我們也補貼補貼。』

『那麼，我們巡風的人要格外小心。打聽得他們拔隊出鎮，我們的人就得趕快退；不要當真和他們交上一手，鬧出笑話來！』

老爺再三叮囑過後，隊長就走了。老爺板起臉孔坐在那裏想了半晌，就派老媽子去找姑爺來。菱姐聽說到『姑爺』，渾身就不自在。她很想把自己心裏疑惑的事對老爺說，但是她到底沒有說什麼，只自管避開了。

姑爺和老爺談了一會兒，匆匆忙忙就去。在房門邊碰到菱姐時，姑爺做一個

鬼臉，露出一口大牙齒望着菱姐笑，菱姐渾身汗毛直豎，就像看見一條吐舌頭的毒蛇。

晚飯時，老爺忽然又喝酒。菱姐給老爺斟一杯，心裏就添一分憂愁。她覺得今晚上又是難星到了。却是作怪，老爺除了喝酒以外，並沒別的舉動。老爺這次用小杯，喝的很慢很文雅，時時放下杯子，側着耳朵聽。到初更時分，忽然街上來了蒲蓬蒲蓬的脚步聲，中間夾着有人喊口令。老爺酒也不喝了，心事很重的樣子歪在床上叫菱姐給他捶腿。又過了許多時候，遠遠地傳來劈拍劈拍的槍聲。老爺驀地跳起來，跑到窗前看，西北角上隱隱有一片火光。老爺看過一會兒，就自己擎大碗倒酒喝了一碗，搖搖頭，伸開兩隻臂膊。菱姐知道這是老爺要脫衣服了，心裏不由的就發抖。但又是作怪，老爺躺在床上讓菱姐捶了一會腿，竟自睡着了。

第二天，菱姐在廚房裏聽得挑水的癩頭阿大說，昨夜西北鄉到了土匪，保安

隊出去打了半夜，捉了許多通土匪的鄉下人來，還有一個受傷的土匪，都押在公安局裏。

老太太又在前面屋子裏拍桌子大罵：

『寵了個妖精，就和嫡親女婿生事了！觸犯太陽菩薩——』

菱姐把桂圓蓮子湯端上樓去，剛到房門外，就聽得老爺厲聲說道：

『你昏了！對我說這種話！』

『可是上回那一槍你還嫌不夠？』

是姑爺的咬緊了牙齒的聲音；接連着幾聲叫人發抖的冷笑，也是姑爺的聲音。菱姐心亂跳，腿却還在走，可是，看見姑爺一揚手就是烏油油的一支手槍對準了老爺，菱姐腿一軟，渾身的血就都好像凍住。只聽得老爺喝一聲：

『殺胚！你敢——』

砰！

菱姐在這一聲裏就跌在房門邊，眼睛瞪出，像是死白的魚珠。她還看見姑爺猶起面孔，大踏步從她身邊走過，以後她就人事不知。

#### 四

槍殺的是老爺，不是菱姐；但菱姐却病了，神智不清。她有兩天工夫，熱度非常高；臉像喝酒一般通紅，眼睛水汪汪地直瞪。她簡直沒有喫東西，胡言亂語，人家聽不懂。第三天好些了，人是很乏力似的，昏昏地睡覺。快天黑的時候，她忽然醒來覺得很口渴，她看見小杏兒爬在窗前看望。她不明白自己爲什麼躺在床上；過去的事，她完全忘了。她想爬起來，可是身體軟得很。

『杏兒！爬在那里看什麼。留心老爺瞧見了打你呢！』

菱姐輕聲說，又覺得肚子餓。小杏兒回頭來看着她笑。過了一會兒，小杏兒

賊忒嘻嘻地說道：

『老爺死了！喏——就橫在這裏的，血，一大淌！』

菱姐打一個寒噤，她的記憶回復過來了。她的心又卜卜跳，她又不大認得清人，她又迷迷胡胡像是在做夢了。她看見老爺用鎗口戳在她胸脯上，她又看見姑爺滿面殺氣舉起槍對準了老爺，末後，她看見一個面孔——猶起了眉毛的一個面孔，對準她瞧。是姑爺！菱姐覺得自己是喊了，但自己聽得那喊聲就像是隔着幾重牆。這姑爺的兩隻手也來了。揭去被窩，就剝她的衣服。腿被分開了。菱姐半昏半醒中覺得下部痛得就像刀割一樣。她呻吟。她覺得手和腿都不是她的了。後來，一個重東西壓上她的胸脯，她又昏迷過去了。

這回再清醒過來時，菱姐自以為已經死了。房裏已經點了燈。有一個人影橫在床上。菱姐看明白那人是少爺，背着燈站在床前，離她很近。菱姐呻吟着說：

『我不是死了麼？』

『那裏就會死呢！』

少爺做一個鬼臉回答，一隻手就伸到菱姐的被窩裏了。菱姐身體動一下，更輕聲的說：

『不要——我渾身都有點兒酸痛。我——記得——姑爺——』

『他剛剛出去。我用一點小法兒騙他走。』

『你這——小鬼！』

菱姐讓少爺嗅她的面孔，輕聲說，嘴唇上有點笑意。她又覺得肚子餓了。

聽少爺說，菱姐方才知道老爺的『團董』位子已經由姑爺接手。而且在家裏，姑爺也是什麼事都管了去。菱姐怔了一會兒，忍不住問少爺道：

『你知道老爺是怎樣死的？』

『老頭子是自己不小心，手槍走火，打了自己。』

『誰說的？』

『姐夫說的。老奶奶也是這麼說。她說老頭子觸犯了太陽菩薩，鬼使神差，

開槍打了自己。還有，你也觸犯太陽菩薩，老頭子死了要你到陰間閻王前去做見證，你也死去了兩三天，就爲的這個。」

菱姐呆起臉想了半天，然後搖搖頭，把嘴唇湊在少爺耳朵上說：

「不是的！老爺不是自己打的！你可不要說出去，——我明明白白看見，是姑爺開槍打死了老爺的！」

少爺似信不信的，看着菱姐的面孔。過了一會兒，他淡淡的說：

「管他是怎樣死的。死了就算了！」

「噯，我知道姑爺總有一天還要打死你！也有一天要打死我。」

少爺不作聲了，眯細了眼睛看菱姐的面孔。

「總有一天他要打的。要是他知道了我和你——有這件事！」

菱姐說着，就輕輕嘆一口氣。少爺低了頭，沒有主意。菱姐又推少爺道：

「看你還賴着不肯走，他要回來了！」



『嘻，你想他回來麼？今天他上任，晚上他們請他在半開門李二姐那裏喝酒，還回來麼？嚇，你還想他回來呢！』

『嚼舌頭——』

菱姐笑着罵了一聲，也就不再說什麼。可是少爺到底有點膽怯，鬼混了一陣，也就走了。菱姐昏昏沉沉睡了不知多少時候，被一個人推醒來，就聽得街上人聲雜亂，劈拍劈拍的聲音很近，就像大年夜放鞭炮似的。那人却是少爺，臉色慌張，拉起菱姐來，一面慌慌張張的說：

『當真是土匪來了！你聽！槍聲音！就在西柵口打呢！』

菱姐心慌，說不出話來，只瞪直了眼睛看窗外。一抹金黃色的斜陽正掛在窗外天井裏的牆角。少爺催她穿衣服，一面又說下去：

『前次老頭子派人到北西鄉去搶了，又放火；保安隊又去捉了幾個鄉下人來當做土匪；這回真是土匪來了！土匪裏頭就有前次遭冤枉的老百姓，他們要殺到

我們家裏來——」

一句話沒完，猛聽得街上發起喊來，夾着店舖子收市關店的木板碰撞的聲音。少爺撒下了菱姐，就跑下樓去。菱姐抖着腿，挨到靠街的一個窗口去張望，只見滿街都是保安隊，慌慌張張亂跑，來不及「上板」關門的舖子裏就有他們在那裏搶東西。砰！砰！他們朝關緊的店門亂放槍。菱姐腿一軟，就坐在樓板上了，一泡尿淌了滿地。却好這時候，少爺又跑進來了，一把拖住菱姐就走，氣喘喘地喊道！

『土匪打進鎮了！姐夫亂槍打死！——噯，怎麼的，你的兩條腿！』

老太太還跪在那小小的佛龕跟前磕頭。少爺不管她，死拖住了菱姐從後門走了。菱姐心裏不住的自己問自己：『到那裏去？到那裏去？』可是她並沒問出口。她又想着住在上海的娘，兩行眼淚淌過她的灰白的面頰。

突然，空中響着噓，噓，噓的聲音。一顆流彈打中了少爺，像一塊木頭似

的，少爺跌倒了，把菱姐也拖翻在地。菱姐爬一步，抱住了少爺看時，又一顆流彈來了，穿進她的胸脯。菱姐臉上的肉一歪，不會喊出一聲，就仰躺在地上不動了，她的嘴角邊閃過了似恨又似笑的些微綉紋。

這時候，他們原來的家裏冲上一道黑煙，隨後就是一亮，火星亂飛。

一九三二年，二月，廿九日。

## 騷動

就在吳老太爺遺體入殮的那天下午，離開上海二百多里水路的雙橋鎮上，一所陰沉沉的大房子裏，吳蓀甫的舅父曾滄海正躺在鴉片榻上生氣。這位五十多歲的老鄉紳，在本地是有名的『土皇帝』。自從四十歲上，他生了一位寶貝兒子以後，他那種貪財吝嗇刻薄的天性就特別發揮。可惜他這位兒子雖然名爲『家駒』，實在還比不上一條『家狗』，因此早該是退休享福的曾滄海卻還不能優遊歲月，甚至柴米油鹽等等瑣細，都得他老人家操一份心。

而最近兩三年來，他的運氣也不行。第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雙橋鎮上飄揚的時候，嚷得怪響亮怪熱鬧又怪認真的『打倒土豪劣紳』，確使曾滄海一驚，並且爲萬全計，也到上海住過幾時。後來那些嚷嚷鬧鬧的年青人逃走了，或是被捕了，雙橋鎮上依然滿眼熙和太平之盛，可是曾滄海的『統治』卻從此動搖了；另一批不吶喊着要『打倒土豪劣紳』的年青人已經成了『新貴』，並且一步一步的從曾滄海那里分了許多『特權』去。到現在，曾滄海的地位降落到他自己也難以相信：『雙橋鎮上的『新貴』們不但和他比肩而南面共治，甚至還時時排擠他呢！『真是人老不值錢了！』——曾滄海被擠緊了的時候，只能這樣發牢騷，同時用半個眼睛屬望於他的寶貝兒子家駒。

這天下午，曾滄海躺在花廳裏的煙榻上生氣，卻並不是又受了鎮上『新貴』們的排擠，而是因爲吳蓀甫打來的『報喪』急電到的太遲。這封急電遞到他手裏的一剎那間，他是很高興的；想到自己無論如何是鼎鼎望族，常在上海報上露名字的

孫甫是嫡親外甥，而且打了急電來，——光景是有要事相商，這就比昨天還是拖鼻涕的毛小子的鎮上『新貴』們顯見得根基不同了。但當他翻譯出電文來是『報喪』，他那一段高興就轉爲滿腔怒氣。第一，竟是一封不折不扣的普通報喪電，而不是什麼商量地方上的大事，使他無從揣在懷裏逢人誇耀；第二，是這電報到得豈有此理的太慢；第三，那位寶貝外孫吳孫甫也不把老舅父放在眼裏了，只來了這麼一通聊以塞責的電報，卻並沒專派一條小火輪來請他去。如果他還是往日那樣的威焰，在此時一怒之下，大概那位攔誤了他們曾吳兩府要電的本地電報局長總該倒楣的了；但現在『人老不值錢』的曾滄海除了瞪眼睛吹鬍子，更沒有別的辦法。

他霍地從煙榻上爬起來，在屋子裏踱了幾步，拏起那張電報，到光線好些的長窗邊再仔細看。愈看愈生氣了，他覺得至少非要辦一下那個『玩忽公務』的電報局長不可。但此時，他的長工阿二進來了，滿頭是汗，一身是泥。瞧着曾滄海的

臉色不對，這阿二就站在一邊粗聲喘氣。

「哦，你回來了麼？我當是七里橋搬了家，你找不到；——我還打算派警察去尋你呢！留心！你再放肆下去，總有一天要送你到局裏去嚐嚐滋味！」

曾滄海側着頭看定了阿二，冷冷地威嚇地說。這樣的話，他是說慣了的，——每逢阿二出去辦事的時間耽擱得長久了一點，曾滄海總是這一套話，倒並不是作真；但此時剛剛碰在他的氣頭上，加之阿二只顧站在那里抹臉喘氣，竟不照向來的慣例，一進來就報告辦事的結果，曾滄海可就動了真氣。他提高了他那乾啞的嗓子，跺着腳罵道：

「畜生難道你的死人嘴上貼了封皮麼？——討來多少呢？」

「半個錢也沒有。——七里橋今天傳鑼開會——」

阿二突然縮住，撩起藍布短衫的衣襟來，又抹臉兒；在他的遮黑了的眼前，立刻又湧現出那個幾千人的大會，無數的鋤頭紅旗，還有同樣紅的怕死人的幾千

隻眼睛；在他耳邊，立刻又充滿了鏗鏘鏘的鑼聲，和暴風似的幾千條喉嚨裏放出來的咆哮怒吼。他的心像漲大了似的卜卜地跳得他全身發熱氣。

可是這一切，曾滄海想也不會想到的。他看見阿二不說下去，就又怒冲冲地喝道：

『管他們開什麼屁會！你是去討錢的。你不對他們說麼：今天不解清，明天曾老爺就派警察來捉人！你不對他們那些混帳東西說麼——什麼屁會！』

『那麼，你派警察去罷！你殺我的頭，我也不去了！七里橋的人，全進了會，……他們看見我，就知道我是替你討鄉賬去的，他們罵我，不讓我回來，還要我……』

阿二也氣冲冲地說，而且對於他的『老爺』竟也稱起『你』來了。這不是一件小事。然而一心關念着討債不着的曾滄海卻竟忽略了這個不懂規矩，他截斷了阿二的话，拍着桌子怒喊：



『狗屁的會！陳老八，他是狗屁的農民協會的委員；他自己也放印子錢，怎麼我放的債就讓鄉下人白賴呢！我倒要去找陳老八講講這個理！——哼！天下沒有這種理！一定是你這狗奴才躲懶，不會到七里橋去！明天查出來要你的狗命——』

『不是陳老八的那個會。另是一個。只有七里橋的自家人知道，鎮上人還沒聽得過呢！他們今天第一次傳鑼開會，幾千人，全是赤足短衣，沒有一個穿長衫的，全是道地的鄉下窮人……』

阿二忽然對於曾滄海的威嚇全沒怕懼，反而興高采烈的說起來了；但他又突然住了嘴，爲的他一眼看見曾滄海臉色變成死白，手指簌簌地抖，一個跟踉就躺在煙榻上，閉了眼睛，——這平常日子威風凜凜的老爺也會像鬪敗的公雞似的垂頭喪氣，阿二在會府做長工十年以來還是第一次看見呢！

阿二反倒沒有了主意。他是一個老實人，一眼看着曾滄海那種『死相』，一面

他就想到假使嚇死了這個鴉片煙老頭子，那他的罪過可不小，天上的菩薩要不要折他的壽？然而他是白擔憂。躺在榻煙上的曾滄海猛的睜開眼來，眼是凶狠狠地閃着紅光，臉色也已經變成鐵青；他跳起來，隨手抓住了鴉片煙槍氣吼吼地搶前一步，照準阿二的頭上就打過去，發狂似的罵道：

『你這狗奴才！你也不是好東西！你也敢造反麼？』拍！——一聲響，那枝象牙鴉片煙槍斷成兩段。可並沒打中阿二的頭。阿二揮起他的銅鐵般的臂膊一格，就躲過了。他渾身的血被這一擊逼成沸滾。他站住了，睜圓了眼睛。曾滄海舞着那半段鴉片煙槍，咆哮如雷，一手搶起一支錫燭台，就又劈面擲過去。燭台並沒命中，但在掉到地下的時候，燭台頂上的那支銅針卻刺着了阿二的小腿，見了血了！忿火從阿二的眼睛中射出來。『打死那盤剝窮人的老狗！』——一句從七里橋聽來的話驀地又兜上阿二的心窩。他捏緊了拳頭。要是曾滄海再逼上一步，阿二準定要幹的！

但此時忽然一片哭罵聲從花廳後面爆發了，跟着便是一個妖媚的少年女子連哭帶嚷闖進來，撲在曾滄海身上，幾乎把這老頭子撞倒在地。

『幹什麼；阿金！』

曾滄海扶着桌子氣急敗喪地喊。那時候，又一位高大粗壯的少年婦人也趕進來了！聽不清楚的嚷罵的沸聲充滿了這小小的三開間的花廳。曾滄海搖着頭，嘆一口氣，便去躺在煙榻上閉了眼睛。雖然他是遠近聞名的包攬訴訟的老手，但對於自己家裏這兩個女人——他的非正式的小老婆和他的兒媳中間的糾紛，他卻永遠不能解決，並且只能付之不聞不問。

阿二已經走了。兩個女人對罵。奶媽抱了曾滄海的孫子，還有一粗做女僕，都站在花廳前滴水簷下的石階邊靜聽。曾滄海捧起另一枝烟槍，滋滋——地抽煙。一面在心痛那枝斷成兩半的象牙老槍，一面又想起七里橋的什麼會了。現在他頗有點後悔剛才的『失態』；現在他的老謀深算走了這麼一個方向：共產黨煽動

七里橋的鄉下人開會，大概其志不在小罷？可是鎮上有一營兵，還有保衛團，怕什麼？借此正好請公安局捉幾個來辦一下！——賴債的都算他是共產黨……還有，鎮上竟沒人知道這回事，平常排擠他老人家頂利害的那幾位『新貴』也還睡在鼓中呢！——想到這里，曾滄海的黑而且瘦的臉上浮出笑容來了。他已經想好了追還他的高利貸本息的好方法，並且又算好了怎樣去大大地揭露一下『新貴』們的糊塗混帳；他們竟還不知道七里橋有了共產黨，他們管的什麼事哪！

『好！就是這麼辦。叫他們都嚐嚐老子的辣手！哈，哈！』

曾滄海想到得意處將煙槍一放，忍不住叫了出來，又連聲哈哈大笑。這枯啞的笑聲在花廳裏迴蕩，很單調地射進他的耳朵。他這才意識到兩個女子的吵鬧已經在不知什麼時候無條件終止了。他愕然四顧，這才又發見阿金獨坐在煙榻對面的方桌子邊，用手帕蒙住了面孔，像在那里哭。

『阿金！』

曾滄海低聲喚着。沒有回答。覺得爲難了，曾滄海懶懶地坐了起來，正想走過去敷衍幾句，阿金卻突然露出臉來對曾滄海使一個白眼！她並沒在那里哭，不過眼眶稍稍有點紅。

『明天我就回鄉下去；賴在這裡挨罵挨打真是賤骨頭麼？』

阿金尖着聲音說，猛的哭起來了！是沒有眼淚的乾哭。

『啊，啊！吵什麼啊！我，沒有力氣和那種婆娘吵鬧！回頭等阿駒來，叫他去管束罷！是他的老婆，應該要他去管束！——叫阿駒打她一頓，給你出氣罷，好了，好了，阿金！犯不着和那種蠢貨一般見識。——你去看看燕窩粥燉好了沒有。我要喫了出去辦公事！』

曾滄海一面說，一面就踱到了阿金身邊，用他那染滿煙漬的大袖子在阿金面上拂了幾拂，算是替她揩眼淚。阿金把頭扭了兩扭，斜着眼睛，撲嗤一笑：

『哼！你的話，算得數麼？』

『怎麼不算數！我說要辦什麼人，就一定要辦！我做老爺的，就不用自己動手。——上次你的男人吵上門來，不是我答應你重重辦他麼？後來不是就叫警察辦了他麼？不過自己的媳婦總不好送局去辦，應該叫兒子辦。回頭阿駒來了，我就叫他結結實實打那個辣婆娘！我的話，向來說出算數。』

『噯，說出算數！上月裏就答應給我一個金戒指，到現在還沒——』

『哎，哎，那另是一件事了！那是買東西，不是辦人；——金戒指，究竟有什麼好？戴在手上，不會叫手舒服。我把買金戒指的錢代你放在錢莊上生利息，不是好多了麼？好了，快去看燕窩粥罷。等我出去了回來，就給你一個錢莊的存摺：一百塊錢！還不好麼？』

似乎『一百』這數目確有點魔力，阿金帶幾分滿足的意思走了。這里曾滄海暗  
暗匿笑，佩服自己的外交手腕，再騎到煙榻上，精神百倍地燒起一個很大的煙泡  
來。

可是煙泡剛剛上了斗，還沒抽得半口，裏邊的吵鬧又爆發了。這回却還夾着一個男子的叱罵聲，是曾滄海的寶貝兒子出場了。曾滄海好像完全沒有聽得，鄭重地捧着煙槍，用足勁兒就抽，不料裏邊拂拂揚揚的嚷罵聲中却跳出一句又尖又響的話，直鑽進了曾滄海的耳朵：

『不要臉的騷貨！老的不夠煞火，又迷上了小的；我就讓了你麼？』

這是兒媳的聲音。接着却聽得阿金笑。突然又是兒子狂吼，兒媳又哭又罵。以後就是混成一片的哭罵和廝打。

曾滄海捧着煙槍忘記了抽，呆呆地在吟味那一句『老的不夠煞火』。雖說這些事不比錢財進出，他頗能達觀，然而倒底心裏有些酸溜溜地怪不舒服。此外更有一點使他老大掃興：原來兒子的肯打老婆，却不是『敬遵嚴命』，而是別有緣故。這對於兒子的威權之失墜又使他逐漸感得悲哀了。

俄而沉重的脚步聲驚醒了曾滄海的沉思。兒子家駒，一個相貌極醜的野馬似

的十九歲青年，站在曾老頭子的面前了。將手裏的一本什麼書拍的丟在一張椅子裏，這會家駒就在煙榻旁邊的方凳上坐了，臉對着他的父親。

『阿駒，吳府上老太爺死了。你的孫甫表哥有電報來。你在鎮上反正沒有事，明天就到上海去弔喪，帶便托孫甫給你找個差使。他交游廣闊，軍界政界都有熟人。』

不等兒子開口，曾滄海就先把剛剛盤算好的主意慢慢地說了出來！可是什麼『老的，小的，煞火』，還是在他心裏糾纏不清。

『我不去！我有要緊使用，馬上給我幾十塊錢！』

『什麼！又來要錢了！哎，你不知道錢財來的不容易呀！什麼使用？先要說個明白！』

曾滄海吃驚地說，一骨碌就翻身坐起來。但是兒子並不立刻回答，先在腰間掏摸了一會兒，就掏出一小塊黑色的硬紙片來，一直送到他老子的鼻子邊，很傲



慢地喊道：

『什麼使用，我就要大請客啦！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曾滄海眼快，並又心靈，一瞧那黑色硬紙片，就知道是『中國國民黨黨證』；這一樂非同小可，他一手奪過來，揉了揉眼睛，湊在煙燈上仔細再看。可不是當真！『某省某縣第某區黨員證第二十三號，』上面還粘貼着曾家駒的小影。——『還是第二十三名呢！』老頭子欣欣然自言自語的說，從煙盤裏拏過那付老光眼鏡來戴好了，又仔細驗看那印在黨證上面的黨部關防的印文。末了，這纔恭而敬之的遞到兒子跟前交還這證書，連聲鄭重囑咐：

『收藏好了，收藏好了！』

接着，他又呵呵大笑，拍著兒子的肩膀說：

「這就出山了！我原說的，虎門無犬種；——自然要大請客囉！今晚上你請小朋友。幾十塊錢怕不夠罷？回頭我給你一百。明晚，我們的老世交，也得請一

次。慢着，還有大事！——抽完了這筒煙再說。」

于是老頭子興沖沖地爬上煙榻，呼呼地用勁抽煙！曾家駒滿臉得意，却揀不出話來吹，便也往煙榻上一橫。他當真很小心地把黨員證藏在內面衣服的口袋裏。但他這重視黨證的心理和曾滄海就有點不同；他知道有了這東西，便可以常常向老頭子逼出大把的錢來放開手面化用。

曾滄海一口氣抽完了一筒煙，拏起煙盤裏的茶壺來，嘴對嘴汨汨地灌了幾口，放下了茶壺，輕聲說道：

『阿駒！我探得了一個重要消息，正想上公安局去報告。現在就派你去罷！你剛進了黨，正要露露臉，辦一件大事，掛一個頭功！——哈，機會也真湊巧，今天是雙喜臨門了！』

聽說是要他到公安局去辦什麼事，曾家駒就楞住了。他瞪出一對圓眼睛，只顧呆呆地對着他父親瞧。顯然是他對於這件事十二分的不踴躍，並且也不知道怎

樣去和公安局打交道。

「嚶，——還有幾分上場怯！」

曾滄海又愛惜又責備似的說，接連搖了兩次頭；於是他突又轉口問道：

「阿駒，你知道鎮上的私煙燈共有多少？前街雜貨店裏的三姑娘做的那幾戶客人？還有，卡子上一個月的私貨漏進多少？」

曾家駒又是瞠目不能對答。他原也常逛私娼，例如前街的三姑娘之類；可是要問他某某私娼做的幾戶客人或是私煙燈有多少，漏稅的私貨有多少，那他是做夢也沒想到過。

曾滄海拍着大腿呵呵地笑了：

「怎麼？到底年青人不知道隨時隨地留心。嚶，阿駒，你現在是黨老爺了，地面上的情形一點不熟悉，你這黨老爺怎麼幹得下去呀！你自己不去鑽縫兒，難道等着人家來請麼？——不過，你也不用發憂，還有你老子是「識途老馬」，慢慢

地來指撥你罷！」

小曾的臉，現在紅起來了。也許是聽了老子的『庭訓』，有點慚愧；但也許是一百塊錢尚未到手，有點不耐煩。他堵起了嘴，總不作聲。恰好那時候，他的老婆抱着小孩子進來了，滿臉的不高興，將小孩子放在一張椅子上，用一支臂膊扶著，轉臉就對她的丈夫看，似乎有什麼話要講。

但是小孩子不讓她開口，哇哇地哭起來了；同時一泡尿直淋，滴滿了一椅子，又滴到地上，淅淅作響。

曾家駒緘了眉頭，臉上的橫肉一條一條都起了稜，猛的一跳就從烟榻上坐起來，正想叱罵他的老婆，却瞥眼看見撒了一泡尿的小孩子的脚下有一本書，——正是他剛才帶來的那一本，小孩子的兩隻腳正在這書面亂踢亂踏。

『嘿！小畜生！』

曾家駒一聲怒吼，蹠步跳到孩子身邊，粗暴地從孩子的脚下扯出那本書來看

時，已經是又濕又破碎，不成樣子了。孩子的身體一掙，幾乎倒撞下椅子來，但是作怪地反倒停止了哭嚷，撲在母親懷裏，只把一張小嘴張得很大。

從兒子手裏看明白了那本濕淋淋的書原來是三民主義的時候，曾滄海的臉色陡的變了。他跳起來踩着腳，看着兒子的臉，連聲叫苦道：

『糟了！糟了！這就同前清時代的聖諭廣訓一樣的東西，應該供在大廳裏天然几上的香爐面前，才是正辦，怎麼讓小孩子撒了尿呀，給外邊人曉得了，你這腦袋還保得住麼？該死，糟了！』

此時被嚇啞了的孩子也哇的一聲哭出來了。曾家駒原也不很了然于父親的叫苦連天，但總之是覺得事情糟，而且很生氣，一手揪住了老婆就打。孩子和母親的哭聲，小曾的叫罵，混成一片，幾乎將這小花廳漲破。曾滄海搖頭嘆氣，却又猛然想起還有大事須上公安局去一趟，便在沸鬧聲中抖抖衣服走了。

街上照常熱鬧。這雙橋鎮，有將近十萬的人口，兩三家錢莊，當舖，銀樓，還有吳蓀甫獨力經營的電力廠，米廠油坊。這都是近來四五年內興起來的。

曾滄海一面走，一面觀看那新發達的市面，以及種種都市化的娛樂，便想到現在掙錢的法門比起他做『土皇帝』的當年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如果這兩三年的他，不走黑運，那麼，在這繁華的局面下，怕不是早已撈進十萬八千麼？雖說現在已經有了捲土重來的希望，他仍然不免有點悵悵。他的脚步就慢起來了。到得太白樓酒館的前面，因為人多，他簡直站住了。

忽然人叢中有一位拉住了曾滄海，劈頭問道：

『這個時候你上那里去呀？』

曾滄海回頭一看，認得是土販李四；在某一點上，和這李四原是不拘形跡的密友，但此時在衆目昭彰的大街上，這李四竟拉拉扯扯直呼『你』，簡直好像已經

和曾滄海平等了，這在常以『鼎鼎望族』自誇的曾滄海委實覺得太難堪了。但是又不便發作。跟着雙橋鎮的日漸都市化，這李四的潛勢力也在一天一天膨漲。有『土』斯有『財』，便也有『實力』：老地頭蛇的曾滄海豈有不知道？因此他雖然老大不高興，却竭力忍住了，反倒點頭招呼微笑着回答：

『到公安局去有點公事。』

『不用去了！今天是去一件攔一件的了！』

李四很賣弄的說，並且語氣中還有幾分自大的意味，好像他就是公安分局長。

『爲什麼？難道分局長換了人麼？』

曾滄海實在忍不下去了，也用了幾分譏諷的口吻冷冷地反問。可是話剛出口，他又後悔不該得罪這位神通廣大的李四。

然而幸氣得很，李四並沒覺到曾滄海的話中有核；他一把拉着曾滄海走到太白樓斜對面冷清些的地段，把嘴巴靠近曾滄海耳朵邊，悄悄地說道：

「難道你沒有聽得風聲麼？」

「什麼風聲？」

「七里橋到了共匪，今晚上要搶鎮！」

曾滄海心裏一跳，臉色也變了；但他這喫驚，並不是因為聽說七里橋有共匪，而且要搶鎮；他是在痛心他的獨得之秘已經不成其爲『秘』，因而他的或他兒子的『頭功』沒有指望了。可是他畢竟是老手，心裏一跳以後，也就立刻鎮靜起來，故意搖頭，表示不相信。

「你不相信麼？老實告訴你，這個消息，現在還沒有幾個人知道。我是從何營長的小公館裏得來的。營長的姨太太已經避到縣裏去了，還是雇的王麻子的船，千真萬確！」

李四悄悄地又接着說，十分熱心關切的樣子。

現在曾滄海的臉色全然灰白了；他這才知道局勢是意外地嚴重。在先他聽得



長工阿二說七里橋的鄉下人傳鑼開會，還以為不過是赤手空拳的鄉下人而已，此時才明白當真還有槍炮俱全的共匪。他的恐懼就由被人奪了『頭功』一轉而為身家性命之危了。他急口問：

『共匪有多少槍呢？』

『聽說有百來枝槍罷。』

曾滄海心下一鬆，想到他的邀功計劃雖然已成畫餅，可是危險也沒有，他就笑了一笑，看着李四的鬼鬼祟祟的面孔很坦然很大方地說：

『百來條槍麼？怕什麼！駐紮在這裏的省防軍就有一營！』

『一營！哼！三個月沒關餉！』

『還有保衛團呢！』

『十個裏倒有十一個是鴉片煙老槍！——勸你把細點，躲開一下罷，不是玩的！本來前兩天風聲就緊。只有你整天躲在煙榻上抱阿金，這才知道。——』

也許沒事，可是總得小心見機。不瞞你說，我已經吩咐我的手下人都上了子彈，今晚上不許睡覺。」

這麼說着，李四就匆匆地走了。

曾滄海站着沉吟了一回兒，決不定怎麼辦。想到一動總得化錢，他就打算姑且冒險留着；想到萬一當真出了事，性命危險，便也想學學何營長的姨太太。後來轉念到『報功』總已不成，上公安局也沒意思，便決定先回家再定辦法。

家裏却有人在那里等。曾滄海在蒼茫的暮色中一見那人領下有一撮小鬍子，便知道是吳府總管費小鬍子費曉生。

『好了，滄翁回來了。無事不敢相擾，就爲的三先生從上海來了信，要我調度十萬銀子，限三天內解去。只好來和滄翁相商。』

費小鬍子開門見山就提到了錢，曾滄海不禁呆了一下。費小鬍子却又笑嘻嘻接着說：

「我已經查過賬了。滄翁這是一萬二，都是過期的莊款。本來我不敢向滄翁開口，可是三先生的信裏口氣十分嚴厲，我又湊不齊，只好請滄翁幫幫我的忙了，感謝不盡。」

曾滄海的臉色陡然放下來了。他本來就深恨這費小鬍子。他早就揚言，費小鬍子替吳府當了幾年總管，已經喫肥了；而且費小鬍子又挑撥他們甥舅間的感情，所以他做老舅父的只能在外甥錢莊上掛這麼區區一萬多銀子的賬，現在看見費小鬍子竟搨着什麼『三先生』的牌頭來上門討索，曾滄海覺得非懲他一下不可了。當下他就冷冷地回答：

「曉生兄，你真是忠心。我一定要告訴葆甫另眼看待你！——說來真叫人不敢相信，我的老姊丈一到上海就去世了！我這裏來了急電，要我去主持喪事。——今晚上打算就動身。一切我和葆老三面談，竟不必你費心了！」

「是。老太爺故世的消息，我們那裏也接了電報，却不知道原來是請滄翁去

主持喪事。」

費小鬍子笑着說，不提到錢了；可是他那淡淡的微笑中，却含着一些猜透了曾滄海心曲似的意味。他站起來正要告辭，突然被曾滄海阻止：

「不忙。再坐坐罷，還有幾句話呢！——嚶，孫老三要解十萬銀子去，想來是應急用；現在你調到了多少呢？你報個賬給我聽聽。」

「不過半數。五萬塊！還是大前天接到三先生的快信。」

費小鬍子復又坐下，仍舊笑嘻嘻的說，可是那語調中就有對於曾滄海的盤問很不痛快的氣味。這費小鬍子也是老狐狸，很知道吳蓀甫早就不滿意這位老舅父。不過到底是吳蓀甫的嫡親舅父，在禮貌上費小鬍子是不敢怠慢的；現在看見曾滄海居然又進一步，頗有「太上主人」自居的神氣，費小鬍子就覺得這位老舅父未免太不識相了。

然而曾滄海的「不識相」尙有更甚於此：

『還只有五萬！想來你沒有解出去罷？拿來！今晚上我帶了去！』

費小鬍子的眉毛一跳，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摸着領下的小鬍子，瞅着曾滄海的瘦臉兒。

曾滄海却堅決地又接下去說：

『馬上去拿來交給我。一切有我負責任！——你知道麼？七里橋到了共匪，今晚上要搶鎮。這五萬銀子決不能放在鎮上過夜的。孫老三的事就和我自己的事一樣，我不能袖手旁觀。』

『哦——那個，今天一早就有這風聲，我已經打電報給三先生請示辦法。萬一今晚上有什麼風吹草動，我也早已想好了辦法。這是我份內應盡的職務，怎麼勞動滄翁呢！』

『萬一出了事，你擔的下這個責任？』

『是！滄翁的美意，心領謝謝！』

費小鬍子毅然回答，又站起身來想走。但他的眼珠一轉，忽又坐下，轉看着曾滄海那張又恨恨又沮喪的臉孔問道：

『滄翁從那裏得的消息今晚上一定要出事呢？』

『何營長親口告訴我的。他也是剛得了密報，而且——好像何營長也有點心慌。你知道王麻子的大船到縣裏是載的什麼人？』

『是何營長的姨太太到縣裏回拜縣長夫人。——哦，原來如此！然而滄翁恐怕還沒知道就在今天兩點鐘的時候，何營長向商會擔保鎮上的治安他負完全責任。不過，他說，「弟兄們已經三個月沒關餉，總得點綴點綴，好叫他們起勁；」他向商會籌借三萬塊——』

『商會答應了沒有？』

『自然答應。已經送去了。——呀，天黑下來了。還有要事……滄翁什麼時候動身？也許不能夠趕到埠頭上恭送了，恕罪，恕罪！』

說着。費小鬍子一揖到地，就急急忙忙的走了。

會滄海假意送到大廳的滴水簷前，就回轉來大生氣。他咬緊了牙關只是哼，在那座空廓落落的大廳上轉圈子。過去的三小時內，他使了多少心計，不料全盤落空了。尤其是這最後的五萬元不能到手，他把費小鬍子簡直恨同殺父之讐！

他垂頭尋思報復的計策，脚下就穿過了一條長廊，走到花廳階前了。裏面的煙榻上一燈如豆，那一粒淡黃色的火焰不住的在跳。他冒冒失失地闖進去，忽然一陣響動，那煙榻上跳起兩個人影來，在煙燈的昏光下，他看得很清楚，一個是他的寶貝兒子家駒，另一個便是阿金。

『畜生！』

會滄海猛喝一聲，便覺得眼前昏黑，腿發軟，心裏却像火燒。他本能地扶住了一張椅子，便軟癱在椅子裏了。他的幾莖稀鬍子簌簌地抖動。

到他再能夠看清楚眼前的物象時，阿金已經不見了，只有會家駒蹲在煙榻上

像一匹雄狗，眼睛灼灼地望着他的老子。窒息似的沉默在這花廳裏重甸甸地停滯了。

兒子的逆倫，阿金的無恥，費小鬍子的可惡，又是七里橋共匪的威脅：同時在曾滄海的腦子裏翻滾，正不知道怎樣咆哮發威才好。最後還是醋勁佔了優勢。曾滄海拉開他的破嗓子罵道：

「畜生！就算你嘴饞，有本事到外邊去弄幾個玩玩，倒也罷了，叫你在家裏喫現成的麼？混帳！弄大了肚子，算是你的兄弟呢？算是你的兒子呀！阿金這騷貨——」

可是他不得不停止了。砰，砰！砰，砰！槍聲從遠處來，立刻愈繁愈密，像是大年夜的爆竹。曾滄海猛一跳，發瘋似的喊起來：

「完了！完了！糟了！糟了！——小畜生！還不趕快跑出去看看，在那一方，離開多少路……」



曾家駒不作聲，反把身體更縮得緊些。忽然一個人帶哭帶嚷跑進來，頭髮披了滿面，正是阿金。一把扭住了曾滄海，這少年女子就像一條蛇似的纏在老頭子身上，哭着嚷着：

『都是少爺害了我呀！我是不肯，他，他——』

曾滄海用盡力氣一個巴掌將阿金打開，氣得說不出話來。這時槍聲更加近了，吶喊的人聲也聽得見了。曾家駒的老婆抱着小孩子也是啼啼哭哭的跑進來，後面跟着一長串女人：奶媽，粗做娘姨，丫頭，都是亂撞亂竄地叫着：

『強盜殺來了！強盜殺來了！救命呀！救命呀！』

只有一盞烟燈的黃豆大光焰照着的這座花廳，頓時沸亂得不可開交：男人和女人，又和桌子和椅凳，亂撞亂碰；女人嚷叫，小孩子號哭，中間夾着曾滄海的啞而發抖的怒吼。

忽然槍聲聽不見了，只有遠遠的轟鬧的人聲。花廳外邊梧桐樹上的老鴉拍著

翅膀撲撲地響，有幾隻還撲進花廳裏來。一羣女人也都不嚷叫了，只有小孩子還在哭。曾滄海覺得心頭一鬆，警眼看見烟榻上還擺着那本淋過孩子尿的三民主義，他就一手搶了來，高頂在頭上，撲通一聲就跪了下去，急口地禱告道：

『總理在上，總理陰靈在上，保佑，保佑你的信徒呀！』

禱告還沒完，槍聲又震耳而起，比前更密更響更近了。卜卜卜卜卜卜——機關槍聲也起來了。沒有一個心不發抖。曾滄海蹶然躍起，三民主義掉在地下。一聲不響，這老頭子沒命的就往裏邊跑。可是正在這時候，阿二跑進來，當胸一撞，曾滄海就跌在地下。阿二什麼也不管，只是氣喘喘地叫道：

『躲到後面去罷！躺在菜園裏，躺在地下！槍珠利害！街上全是兵了！前門後門全是兵了！』

『什麼？共匪打退了麼？』

不知是那里來的力氣，曾滄海一躍而起，拉住了阿二問。

「是兵和保衛團開火啦！兵和兵又打起來了！」

「放屁！滾你的罷！」

曾滄海一聽不對頭，便又突然擺出老爺的威風來。可是猛一回頭，看見院子裏映得通紅，什麼地方起火了！卜卜卜卜卜卜——機關槍的聲音跟着又來。曾滄海料來大事已去，便喝令媳婦和奶媽等快去收拾細軟，他自己拿起那烟燈，跑到花廳右角的一張桌子邊，打開一個文書箱，把大束的田契，借據，存摺，都往口袋裏塞。直到此時蹲在烟榻上不動也不作聲的曾家駒霍地一跳過來，也伸手到文書箱裏去撈摸了。忽然一片聲吶喊像從他們腳邊爆出來。曾滄海一慌，手裏的東西都落在地下。他顧不得兒子，轉身就往裏面跑，薄暗中却又劈頭撞着了一個人，一把扭住了曾滄海，尖着聲音叫：

「老爺救救我呀！我——心只跟着老爺——」

這又是阿金。同時一片火光飛也似的從外邊搶進花廳來，火光中瞧見七八個

人，都是一手拿火把，一手拿大刀。阿金立刻認出其中一人正是她的丈夫，心裏一慌，腿就軟了，不知不覺的就坐在地下，捧著頭，縮成了一團。曾滄海乘此機會，臉也不回的沒命逃走，轉瞬間就看不見了。

『不要臉沒良心的婆娘，也有這一天麼！老畜生在那裏？』

阿金的丈夫搶前一步，掀起阿金的頭髮，惡狠狠地問。阿金只是哭。另外兩個人已經捉住了曾家駒，推他到一個青年人的跟前；這人雖然也是農民打扮，却很清秀，腰間佩着手槍。

『老狗逃到後面去了！』

『進寶！不用去追！我們放在後面的人都認得他！』

幾個人雜亂地嚷，他們的火把，畢畢剝剝地響，濃烟瀰漫了一屋子。

這時候，曾家駒的老婆披散着頭髮從裏面衝出來，一眼看見丈夫被人捉住，便拚命撲過去。但已經有人從背後揪住了她的頭髮，猛力一掙，厲聲問道：

『幹什麼？』

『幹什麼呀！你們捉我的男人幹什麼？』

曾家駒的老婆坐在地下發瘋似的叫。突然她回頭看見阿金蹲在旁邊，她就地一滾，便抓住了阿金，猛的在阿金肩頭咬了一口，扭成一團打起來了。

『都是你這騷貨闖下來的禍事呀！——老的，小的，全要，——打死你！』

火把和喊聲又從花廳後面來了。三個人拖着曾滄海，其中一個便是阿二。曾滄海滿身是灰，只叫饒命！阿金的丈夫趕上去對準那老頭兒的臉上就是一拳，咬緊着牙齒說：

『老狗！你也要命麼？』

『打死他！咬死這老剝皮！』

憤怒像暴風似的捲起來了。那些人的眼睛裏都放出要喫人似的兇光。但是那位佩手槍的青年走過來攔住了衆人，很威嚴地喝道：

「不要鬧，先要審他！」

「審他！審他！老剝皮放印子錢，老剝皮強奪我們的田地！」

「老狗強佔了我的老婆！叫警察打我！」

「他叫警察捉過我們許多人！我們要活活地咬死他！」

「哈！看來你又是國民黨？」

那位青年的聲音朗朗地在紛囂中響了起來。

曾滄海心裏一跳。不知道憑什麼，他忽然斷定他是有了希望了；他振作起全身的精神，在熊熊的火把光中望着那位青年的面孔，奮然說：

「不是，不是！我最恨國民黨！孫傳芳時代，我幫助他捉過許多國民黨！槍斃過許多！你不信，你去調查！——眼前的阿二他就知道！阿二，阿二——」

「可是你現在一定是！你的兒子幹什麼的？」

青年截住了曾滄海的自辯，回頭看那個野馬似的曾家駒。

『我不是！我不是！』

曾家駒沒命的叫。可是他的叫聲還沒完，那邊打得疲倦了暫時息手的兩個婦人中的一個——阿金，忽然跳起來，發狂似的喊道：

『你是，你是！你剛才還拿出一片黑紙來嚇誘我，你害死人了——！進寶，饒了我呀！他們逼我嚇我，他們勢頭大！』

『臭婆娘！進寶不要理她！』

幾個聲音就夾進來吆喝。那時機關槍又卜卜卜地從空中傳來。佩手槍的青年轉臉向外邊看了一眼，就拔出手槍，提高嗓子壓住了衆人的喧嘩，發命令道：

『留兩個人在這裏看守。曾剝皮和他的兒子帶到革命審判所，走！』

于是火把和脚步声一齊往外邊去了。癡癡地坐在地下的曾家駒的老婆忽然跳起來，大哭着追上去。却在花廳簷前被什麼東西一絆，她就跌倒了。留守的阿二

和另一個農民趕上前拉她起來，好像安慰她似的粗厲地喊道：

「你發瘋了麼！不干你的事！冤有頭，債有主！到後面去罷！不許亂跑！」

當下曾滄海父子被拖着推着似的跑出曾府所在的小街，進到大街上，就看見三三五五的農民，頸間都圍着一條紅布，手裏擎着各式各樣的武器，在大街上亂跑。迎面來了一夥人，沒有槍，也帶住一個人，却是李四。曾滄海正待拋過一個眼色去和李四打招呼，兩下裏一擦肩就過去了。曾滄海他們却是向西去。繁密的槍聲也是從西面來。機關槍聲每隔二三分鐘便卜卜卜地怒吼着。店鋪和住戶都關了門，從門縫裏透出一點點的燈光。勁風挾着黑煙吹來，有一股焦臭，大概是什麼地方又起火了。

轉了一個灣，過不去了。前面不遠就是宏昌典當的高牆。曾滄海父子和押着他們的七八個人被圍裹在一大羣雜色的隊伍裏了。擎着各種各樣武器的農民，也



有頸間束着紅布條的兵，都擠在這街角。忽然從宏昌典當的高牆上放出一條紅光來，卜卜卜卜卜——那火繩一樣的東西向四面掃。驀地，這「火繩」掠近曾滄海父子所在的那個街角了！

「散開！放槍！」

「有一個聲音在人堆裏怒喊。管押着曾滄海父子的人們也趕快躲到街邊的簷下，都伏倒在地上。步槍聲從他們身邊四周起來了。曾滄海已經像一個死人，只是眼睛還睜得很大。他的兒子驚惶地癡癡的望着前面的機關槍火光。這時候，宏昌的後面忽然捲起一片猛烈的槍聲，一縷黑煙也從宏昌當的更樓邊沖上天空，俄而紅光一亮，火頭就像活的東西，從濃煙中竄出來。宏昌當裏起火了！卜卜卜——機關槍的火繩就掃向那邊去：有猛烈的槍聲，有火燒的那邊！但同時一片聲震耳的吶喊，突然從這邊爆起來：

「衝鋒呀！衝鋒呀！踏平宏昌當！」

無數的人形，從地上跳起來，從街角的掩蔽處，從店舖的簷下，衝出來，像一陣旋風，向着前面不遠的宏昌當滾過去。拍！拍！拍！手溜彈的爆裂聲！卜卜卜——機關槍的火繩又掃過來了！然而衝鋒的人們已經逼近了，宏昌當的牆邊，在那一股冲天直上的大火柱下看得很明白。而這火柱又在很快地擴大，將要和機關槍吐出來的火舌相連接了。機關槍還在卜卜卜地狂放。但比這卜卜卜地更響，簡直要震倒了一切似的，現在是衝鋒的吶喊，和大火中木材爆裂的聲音了。

管押着曾氏父子的幾個人也已經衝上前去。但立刻又退下兩個來，身上都帶着傷。他們拖住了曾氏父子向後退，可是還不到十多步遠，宏昌當高牆上的機關槍最後一次又掃射過來，四個人都仆倒了。又一羣農民和兵的混合隊伍從後面飛奔而來，在這四個人身上踏過，直撲向宏昌當那方面。

機關槍聲漸漸稀薄了。

曾家駒伏在地上，最初以爲自己是死了；後來試把手腳動一下，奇怪！手腳依然是好好的，身上也沒覺到什麼痛。他坐起來看看他的身邊，兩個農民都沒有聲息。曾滄海蜷曲着身子，半個臉向上，嘴巴張得很大，嘴裏淌出血來。曾家駒呆了一回兒，忽然跳起來，撒腿就跑。

他慌慌張張跑進了一條冷僻小巷的時候，脚下絆着什麼東西，他就跌倒了。可是像彈簧似的他又立刻跳了起來。他下意識地回頭向宏昌當那方面看：火焰直冲高空，半邊天都紅了。槍聲還是斷斷續續地響，夾着一陣一陣的吶喊。似乎意識到是什麼一回事，並且將要有怎樣的結果，他的心跳了。正在沒有計較，他的腳又碰着了橫在地下的那個東西。他本能地看了一眼。原來是一個死人，頸間束着紅布條，手裏還抓住了一支手槍。一個好主意忽然在曾家駒心頭展開。他趕快從死人頸間解下那紅布條，綰在自己頸子上，又從死人手裏撈得了那支手槍，便再向前跑。

現在槍聲差不多沒有了，只是那呼呼的火燒宏昌當的聲音，木材的爆裂，以及嘈雜的人聲，從遠遠傳來。這條小巷子却像死的一樣，所有的人家都閉緊了大門，連燈光都沒有一點。曾家駒一面走，一面像覓食的野狗似的向左邊右邊看。將近巷底的時候，他突然站住了。前面有一所樓房裏閃着燈光。他躊躇了一會兒，便上前去打門，眼裏射出兇光來。

「你回來了嗎？阿彌陀佛！店裏怎樣？」

一個青年女子的聲音出來開門了。但當她看見是一個不相識者滿臉殺氣擎起手槍對準她，狂喊一聲，她就往裏面跑。曾家駒追進去，一句話不說。追過了院子，在點着燈火的屋子前，那婦人就跌倒了。曾家駒也不管她，飛快地闖進屋子，迎面又看見一個老婦的驚慌的緢臉在他眼前一掙，似乎還哼了一聲「啊呀！」這老婦人倒退幾步，就縮在屋角裏，索索地在那裏發抖。

曾家駒像鬼趕在背後似的又衝上樓去，跑進一間臥室。也點着燈，床上白布

帳子低垂。曾家駒一手撩開帳子，就看見紅噴噴的小孩子的臉兒露在綠綢的夾被外邊。他旋風似的將這綠綢夾被扯了一下，突然又旋風似的趕到床前的衣櫥前，打開櫥門，伸手就在櫥裏掏摸。

『媽呀！媽呀！』

床上的小孩子忽然哭叫起來了。這聲音使得曾家駒一跳。他糊裏糊塗舉起手槍來對床上放射了。劈！——槍聲在這小房間裏更顯得慘厲可怕。曾家駒自己也猛一驚，手槍就掉在樓板上。可是床裏的小孩子却哭得更利害。同時，房外樓梯上脚步音響了，帶哭帶嚷的青年婦人奔進房來。她撲到床上，抱起那孩子偎在懷裏，便像一尊石像似的靠在床前的停火小桌子旁邊，癡癡地對着曾家駒著。

曾家駒下意識地拾取那手槍來，再對準那婦人和孩子；他的臉鐵青，他的心卜卜地跳而且漲大。但此時那老婦人也抖索索地跑進來，撲通跪在樓板上，喃喃

地說：

「老爺，大王！饒了命罷……饒了命罷！……首飾，錢……」

「掣來！掣來！」

曾家駒迸出這麼兩句來，他自己也似乎心定了，手槍口便朝着樓板。

青年婦人懷裏的小孩子又哭出聲音來，把頭鑽在婦人的胸口，低聲叫「媽」了。直覺到自己的小寶貝還是活着，那青年婦人的慘白的臉上忽然浮出一絲安慰的微笑。

曾家駒心裏又是一跳。從這可愛的微笑中，他忽然認出眼前這婦人就是大街上錦華洋貨店的主婦，是他屢次見了便引動邪念的那個婦人！一股慾火便燒得全身的血都發熱。他看看這婦人，又看看自己手裏的手槍，走前一步，飛快地將這婦人掀倒在床上，便撕她的衣服。被這意外的攻擊所驚悸，那婦人只是啞口地抗拒着；懷抱中的小孩也放開了，她雙手護着她的下體，在那裏翻滾，在那里掙

扎。她的眼睛直瞪着，無表情地看着曾家駒的兇邪臉孔。小孩子爬在床角，驚怖到哭不出聲音來。

『大王！大大王！饒命罷，饒命呀！饒了她罷！做做好事呀！』

老婦人抖着聲音沒命地叫，跌跌撞撞的跑了來，抱住了曾家駒的腿，拚命地搖；一些首飾和銀錢豁拉拉地掉在樓板上。

『滾開！』

曾家駒怒叫着，猛力一脚踢開了老婦人。同時，嗤——的一聲，青年婦人身上的薄衣服也已經撕下，露出了雪白的肉體。也就在這時候，青年婦人下死勁一個翻滾，又一挺身跳起來，忘記了自己似的赤條條地站着，發狂似的喊道：

『我認得你的！認得你的！你是曾剝皮的兒子！我認得你的！』

曾家駒突然臉色全變了。他慌慌張張拾起那支擺在床沿上的手槍，就對準那青年婦人開了一響。槍聲過後，只聽得那婦人苦悶地哼了一聲，身體一歪，倒在

牀腳邊，從她的雪白的胸脯上骨都都地冒出了鮮血。

接着是剎那間死一樣的沉默。然後像是覺醒了似的，曾家駒扔下手槍，胡亂地從樓板上撈起幾件首飾和銀錢，一溜烟逃走了。





## 叩門

答，答，答！

我從夢中跳醒來。

——有誰在叩我的門？我迷惘地這麼想。我側耳靜聽。聲音沒有了。頭上的電燈洒一些淡黃的光在我的惺忪的臉上。紙窗和簾子依然是那麼沉靜。

我翻了個身，朦朧地又將入夢，突然那聲音又將我喚醒。在答，答的小響外，這次我又聽得了呼——呼——的巨聲。是北風的怒吼罷？抑是「人」的覺醒？

我不能決定。但是我的血沸騰。我似乎已經飛出了房間，跨在北風的頸上，晝然驅馳於長空！

然而巨聲卻又模糊了，低微了，消失了；蛻化下來的只是一段寂寞的虛空。

——只因爲是虛空，所以纔有那樣的巨聲呢！我啞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睜大了眼，緊裹在沉思中。許多面孔，錯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許多人聲，嘈雜地在我耳邊爭訟。驀地一切都寂滅了，依然是那答，答，答的小聲從窗邊傳來，像有人在叩門。

『是誰呢？有什麼事？』

我不耐煩地呼喊了。但是沒有回音。

我捻滅了電燈。窗外是青色的天空閃耀着幾點寒星。這樣的夜半，該不會有什麼人來叩門，我想；而且果真是有什麼人呀，那也一定是妄人：這樣喚醒了

人，却沒有回音。

但是打斷了我的感想，現在門外是殷殷然有些像雷鳴。自然不是蚊雷。蚊子的確還有，可是躲在暗角裏，早失卻了成雷的氣勢。我也明知道不是真雷，那在目前也還是太早。我在被窩內翻了個身，把左耳朵貼在枕頭上，心裏疑惑這般般的聲音只是我的耳朵的自鳴。然而忽地，又是——

答，答，答！

這第三次的叩聲、在冷空氣中擴散開來，格外的響，頗帶些淒厲的氣分。我無論如何再耐不住了，我跳起身來，拉開了門往外望。

什麼也沒有。鐮刀形的月亮在門前池中送出冷冷的微光，池畔的一排櫻樹，裸露在凝凍了的空氣中，輕輕地顫着。

什麼也沒有，只一條黑狗爬在門口，側着頭，像是在那里偷聽什麼，現在是很害羞似的垂了頭，慢慢地挨到簷前的地板下，把嘴巴藏在毛茸茸的頸間，縮做

了一堆。

我暫時可憐這灰色的畜生，雖然一個忿忿的怒斥掠過我的腦膜：

是你這工於吹聲吠影的東西，醜人作怪似的驚醒了人，卻只給人們一個空

虛！

## 霧

霧遮沒了正對着後窗的一帶山峯。

我還不知道這些山峯叫什麼名兒。我來此的第一夜就看見那最高一座山頭顛的像鑽石裝成的寶冕似的燈火。那時我的房裏還沒有電燈，每晚上在暗中默坐，凝望這半空的一片光明，使我記起了兒時所讀的童話。實在的呢！這排列得很整齊的依稀分爲三層的火球，襯着黑魘魘的山峯的背景，無論如何，是會引起非人間縹緲的思想。

但在白天看來，卻就平凡得很。並排的五六個山峯，差不多高低，就只最西的一峯戴着一簇房子，其餘的僅只有樹；中間最大的一峯竟還有濯濯地一大塊，像是癩子頭上的瘡疤。

現在那照例的晨霧把什麼都遮沒了；就是稍遠的電線桿也躲得毫無影踪。

漸漸地太陽光從濃霧中鑽出來了。那也是可憐的太陽呢！光是那樣的淡薄。隨後牠也躲開，讓白茫茫的濃霧吞噬了一切，包圍了大地。

我詛咒這抹煞一切的霧！

我自然也討厭寒風和冰雪。但和霧比較起來，我是甯願後者呵！寒風和冰雪的天氣能夠殺人，但也刺激人們活動起來奮鬥。霧，霧呀，只使你苦悶，使你頹唐闌珊，像陷在爛泥淖中，滿心想掙扎，可是無從着力呢！

旁午的時候，霧變成了牛毛雨，像簾子似的老是掛在窗前。兩三丈以外，便只見一片煙雲——依然遮抹一切，只不是霧樣的罷了。沒有風。門前池中的殘荷

梗時時忽然急劇地動搖起來，接着便有紅鯉魚的活潑潑地跳躍劃破了死一樣平靜的水面。

我不知道紅鯉魚的軌外行動是不是爲了不堪沉悶的壓迫？在我呢，既然沒有呆呆的太陽，便寧願有疾風大雨，很不耐這愁霧的後身的牛毛雨老是像簾子一樣掛在窗前。

十二，十四，二八。





## 浴池的 Sketch

沿池子的水面，伸出五個人頭。

因為池子是圓的，所以差不多等距離地排列着的五個人頭便構成了半規形的『步哨線』，正對着池子的白石槽旁的冷水龍頭。這是個擦得耀眼的紫銅質的大傢伙，雖然關着嘴，可是那轉柄的節縫中卻蚩蚩地飛迸出兩道銀線一樣的細水，斜射上去約有半尺高，然後亂紛紛地落下來，像是些極細的珠子。

五歲光景的一對女孩子就坐在這個冷水龍頭旁邊的白石池岸上，正對着我們

五個人頭。水蒸氣把她們倆的臉兒薰得紅噴噴地，頭上的水濕了的短髮是墨黑黑地，肥胖的小身體又是白生生地。她們倆像是孿生的姊妹。坐在左邊的一個的肥白的小手裏擎着個橙黃色透明體的肥皂盒子；她就用這小小的東西舀水來澆自己的胸脯。右邊的一個呢，捧了一條和她的身體差不多長短的毛巾，在她的兩股中間揉摩。

雖是這麼幼小的兩個，卻已有大人的風度，然而多麼嫵媚。

這樣想着，我側過臉去看我左邊的一個人頭。這是滿腮長着黑森森的鬍子根的中年漢子的強壯的頭。他挺起了眼睛往上瞧，似乎頗有心事。

我再向右邊看。最近的一個正把滴水的毛巾蓋在臉上，很艱辛地喘氣。再過去是三角臉的青年，將後頸枕在池子的石岸上，似乎已經入睡。更過去是一張肥胖的圓臉，毫無表情地浮在水面，很像個足球。

忽然那邊的鑛泉水池裏豁刺刺一片水響，冒出個黃臉大漢來，胸前有一叢黑

毛。他擡着頭，似乎想出來，卻又蹲了下去。

大概是驚異着那邊還有人，兩個小女孩子都轉過頭去了。拏肥皂盒的一個的小臉兒正受着冷水龍頭逃出來的水珠。她似乎覺得有些癢罷，她慢慢地舉起手來搔了幾下，便又很正經地舀起水來澆胸脯。

一九二九，二，六日。



## 自選集後記

這個集子剛剛編選完畢，擺在桌子上，就來了一位朋友。他拿起目錄來看了一遍，就說道：

『太單薄了！』

『再也選不出來了！你看我那篇「回顧」呀，我是那樣一個選法，所以不能再多了！』

我回答，心裏却覺得我已經選得太多。

朋友側著頭想了一會兒，笑起來了。

『我記得你發表過一篇騷動，爲什麼不選進去呢？』

『哦，哦——可是那騷動原是長篇小說子夜裏的一章……』

『不相干！那一篇實在很像個獨立的短篇。我早就覺得你那子夜裏這一章是插進去的；跟前後又沒有發生有機的關係。』

『我也笑了。於是我就採取了這位朋友的意見。於是本書就有了一個特別的例外。』

茅盾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